

陸大叢書

殲滅勝利

陳儀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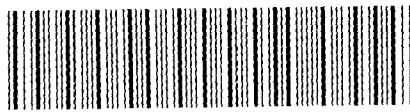


德國艾福特中將著

魏譚 國家 瑛駿 校

陸軍大學校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31278

譯者序



歷來講兵法者，莫不以戰史爲根據，良以戰爭非空中樓閣，徒憑幻想而不求實際，奚啻閉門而造車？是以古今軍事學家咸窮究曩昔戰蹟，潛心研討其教訓，再從而發揚光大之，以求適合於將來，蓋無古不能啓今，有舊始克生新也。我國古代戰史誠足啓迪後人，然類皆無火器之戰爭，殊難完全適用於今日，故今之研究戰史者，均注重使用火器後之戰爭，而以泰西戰史爲主。但火器效能屢有變更，交通狀況亦常更易，益以通信方法之改良，以及各種技術之進步，遂使用兵之法發生變化，苟墨守陳法，泥古不化，則必隔闕鑿枘，難望切合時代。本書所論內綫作戰與外綫作戰之優劣，係根據戰史教訓，參酌現代情形，加以正確論斷，舉凡歷代名將關此之議論，俱廣爲搜羅，博採衆說而詳細批評之，以求得殲滅勝利之肯定結論，決非率爾操觚者可比。著者任德國參謀本部戰

史編纂處處長，其敘戰史如數家珍，讀者須對往昔戰事具有印象，方能了解體會之。拙譯殲滅戰與運動戰中之大軍騎兵二書，可供讀斯書之參考，若先讀此兩書，然後閱本書，庶幾容易明瞭，至於熟習戰史之兵家，固無需乎此也。

魏國珽謹識

原敘

參謀本部戰史編纂處曾於一九〇三年出版一書，檢討自斐德禮大王（Friedrich der Grosse）以來歐洲戰爭用何種方法求得會戰勝利，研究結果獲得結論云：「舊日之事實，係向敵軍側面衝擊，並危害其背後，可期極大之勝利，此種教訓現已重新證明其不誤。」

今茲所討論者亦約略相似，即在現代情形下探討完成殲滅勝利之基本條件是也。所謂殲滅勝利者，非僅指普通會戰勝利而言，故研討之鵠的，爲於主會戰中完全殲滅敵軍，及主會戰前之作戰，此乃將略之最高目標也。

戰史編纂處出版之書，名曰「會戰勝利」，其所提出之問題過於廣泛，研究所得之結論亦太褊狹，當時尙極受往日思想之束縛，而漸漸於拿破崙兵法與毛奇兵法之區別。故

「會戰勝利」一書對於現代兵法之中心問題，即大軍分離作戰之問題，未能爲充分明瞭之敷陳，要知欲求殲滅敵軍，必須由多方面集中攻擊，始能達到最高發展，惜該書未確實認識之耳。夫欲求最大勝利，通常一方面包圍敵軍及危害其背後，不足以達成之，而由各方面攻擊，自古卽爲完全勝利之最有希望方式，史蒂芬（Schliöfen）伯爵最先認識之，已於其坎拿（Cannae）之研究中證明之矣。彼之教訓云：若不能在正面與兩側面及背後向敵前進，則應至少由三方面甚或僅由兩方面攻擊之，此種攻擊在有利條件下亦能包圍敵軍；但期待最大勝利之理想會戰計畫，則應永爲四方面攻擊。至於現代數百萬大軍之多方面攻擊，究應如何實施，最近二十五年來之戰爭，始予此問題以答覆。

以今日軍隊之衆多，作戰區域之廣大，以及決勝會戰之曠日費時，不能復用局地包圍或由戰鬥正面迂回，以實行多方面之攻擊，而須由大軍展開地域之縱深，遂行此種攻擊，並在分離正面各別集中大軍以開始之，此卽促成會戰計畫之作戰是也。如能集結由不同方向前進之兵力，以實施會戰，使敵蒙受由多方面之集中壓迫，則今日統帥已盡其

分內之能事，此與毛奇時代無甚差別。故現今大軍各部由不同方向前進時之策應，乃企圖殲滅勝利之作戰之最重要條件。基本會戰條件誠自古未嘗變化，但達到完全勝利之方法與手段，則已有變更。現代統帥能如何包圍殲滅其敵軍，坎拿會戰之往事不足以表示之，而已有決勝效力或可有決勝功效之最近戰役方足以表現之，如東普魯士戰役中一九一四年夏季之作戰，一九一五年秋季對塞爾維亞之作戰，一九一六年年終對羅馬尼亞之作戰，以及晚近蘇俄對波蘭之戰爭是也。

關於大軍統帥之學理，應由最新戰史之教訓，推論適於現今集中作戰之原則。職是之故，曾在軍學評論月刊中發表許多論文，以研討大軍分離作戰之協同動作，茲彙集成書而就各要點引伸之，命名曰殲滅勝利，庶幾前後貫通，俾讀者容易明瞭集中攻勢之歷史沿革。

由多方面集中前進達到最高效力之殲滅攻擊，發軔於細勒西亞軍（譯者按卽布律西爾(Blicher軍)部，由克勞塞維茲(Krauswitz)教導之，並由毛奇與史蒂芬發展之，

坦能堡會戰即歸功於此，願德軍指揮部在目前戰爭中亦確保其曩昔之優點，跋子望之。

著者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殲滅勝利

目錄

- 譯者序……………(一)
- 著者原序……………(一)
- 一、緒言……………(一)
- 二、斐德禮大王時代之問題……………(三)
- 三、拿破崙時代之問題……………(八)
- 四、拿破崙與毛奇中間時代之兵法……………(三二)

- 五、毛奇對於此問題之解答……………(四二)
- 六、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更迭時德國軍事著作中關於拿破崙……………(六)
- 七、與毛奇作戰方法之辯論以及高爾慈與石里普亭兩將軍之……………(六四)
- 八、意見……………(七三)
- 九、史蒂芬之教訓……………(九八)
- 十、最近戰爭中之集中作戰……………(一三五)
- 十一、結論……………(一三五)

附圖共十八(第一至第十二圖應插於文內因印刷關係與其餘七圖俱附釘書後)

殲滅勝利

德國艾福特中將著
魏國珽譯

一、緒言

世界戰前數十年內之軍事著述中，曾對集中兵力於會戰之問題熱烈辯論。彼時軍事著作家莫不參加意見。溯自十九世紀初葉以來，大軍數量逐漸增多，一般趨勢係於最初集中時及前進時將兵力分開，統帥部之任務，則爲適時集結分離之大軍各部，以遂行會戰，至於集結地點是否在預料敵軍接近己軍之場所之前方，抑或位於此場所內，乃當時討論之問題。醉心拿破崙兵法者贊成在會戰地前方集結兵力，崇拜毛奇戰略者主張在會戰地集結兵力；前法之優點爲不致蒙受單獨挫敗，安全性較大，後者則比較冒險，但可期較大之勝利。

旋爭論超出原來問題，而研討外線作戰是否優於內線作戰。所謂作戰線（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之簡稱）者，自十八世紀末葉軍事學說中已有此名稱，即大軍由作戰根據地趨赴其作戰目標之途徑是也。按約米尼 Jomini（法國上將，爲有名軍事學家）學說之定義，如大軍位於兩個或多數分離軍之中間，則此一軍處於外線，反之數個分離軍在外線運動。代表舊日拿破崙戰法者之見解，以爲內線作戰優越，其目的係以集中兵力先後擊破敵軍之各部。但代表毛奇戰略者則謂外線作戰之特別優點，在乎由多方面前進攻擊之集中效力，在內線之敵如不能迅速先後擊破由外線向其突進之大軍各部，則在戰略上被包圍，最後在戰術上亦被包圍。故爲外線作戰辯護者，斷定此種方法成功時可一蹴而成就極大之效果，然亦不諱言是種作戰方法常有危險。

關於集結分離兵力於會戰之紛歧意見，以及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之優劣爭辯，迄上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尙未澈底澄清，故將當日爭論之思想再詳加研討，並根據世界戰經驗及晚近戰爭，以確定實戰對於從前學理上議論所予之答覆，諒不無裨益也。

二、斐德禮大王時代之問題

十八世紀上半葉內之絕對戰略法則，爲集結所有用於同一戰場之兵力於一指揮部之下，並於會戰前集中之，即基於任何原因而兵力分散於較廣大之區域時亦然。若數國參加同一戰爭，則成立許多戰場，而由各國分別指揮之。彼時統帥尙未計及同盟各軍自不同方向趨赴共同會戰之協同動作，如有時應在一戰場上增強兵力，則一軍取安全道路開往他軍處，以與之會合，然後共同實行會戰。馬爾勃勞 Marlborough 及外根 Eugene（或譯英文音爲友金）親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曾如此動作，斐德禮大王敵方陸軍之作戰亦如是。即斐德禮大王通常亦遵守此戰略方法，其對俄法分遣之一部兵力，多半與對奧軍所用之主力缺乏戰略上連繫；但大王不拘泥成法，有時違背之，而以分離之大軍各部由不同方向開入戰場，例如巴維利亞 *Bavaria* 爵位承繼戰爭中即如此。是役大王之

作戰計畫，偶然與一八六六年普魯士軍闖入波希米亞 Bohemia 之計畫相似（參閱附圖一與附圖二）。一七七八年奧軍之位置，幾與一八六六年六月杪奧軍之配置相同，但因戰爭目的不同以及軍隊與軍事狀況變更，而結果各異。

附圖一、二、三（原書插於此處，因印刷關係均附釘書後。）

一七五七年斐德禮大王向波希米亞之進軍（參閱附圖三），乃以分離兵力作戰之有價戰例，當時彼所選擇之方法，係將分離集中之各部向前方敵境內集結，在彼時乃一非常之補救方法，為學理所不許，即爾後亦排斥之。

論者每謂一七五七年戰役大王預先計畫就緒，早已成竹在胸，殊不知斯種作戰方法當時尚未通行，不過偶然發生，後世不察顛末，故為此錯誤之評判耳。夫欲詳論統帥之決心，必想像彼時足以限制其行為之一般戰爭觀念，始能得正確之論斷，蓋此種攷慮常可洞悉勝敗之原因，較諸不十分真確之戰爭事實，往往更宜於啓迪後人而增長其知識也。

普軍於一七五六——五七年冬季駐紮勞士慈 Lausitz 與細勒西亞 Schlesien 境內，當時認爲法軍之威脅不甚嚴重，溫特飛爾德 Winterfeldt 及史威爾林 Scheverin 建議於大王，及早對奧軍採取主動，奪取其波希米亞北部之倉庫。斐德禮以爲攻擊奧軍倉庫，乃迫使奧軍在其築城外會戰之方法，於是決心以所有兵力侵入波希米亞。歷史上有名計畫最後形成之態勢，卽以四部兵力由薩克遜 Sachsen 西部與中部及由勞士慈與細勒西亞開入波希米亞，再會合爲兩兵團，一在婁包士慈 Lobositz 與布丁 Budin 間匯集，一在雍格崩慈勞 Jung = Bunzlau 附近匯集，然後此兩兵團用集中前進以趨赴會戰。

克勞塞維茲 Clausewitz 雖尙未讀閱斐德禮大王之書札，然其判斷頗爲正當，彼謂大王侵入波希米亞之企圖，僅爲使奧軍蒙受重大損失，以保戰役其餘部分之優勢。大王戰勝奧軍後誠有利用內線之利益，而後可轉向其他敵軍，但據斐德禮爾後自己陳述，彼於一七五七年開入波希米亞時未嘗以巴拉克 Praga（或譯爲布拉格）決勝會戰爲目標。迨由各部分離兵力之協力成功而發生集中作戰，并在巴拉克會戰中獲得初未預料之勝利，始

將大王計畫逐漸提高。後世回溯此戰役之經過，每易認為自始即企圖藉集中前進之效力壓迫奧軍於巴拉克而擊攘之，殊不知彼時距此思想尙遙遠也。

至於由薩克遜與細勒西亞同時前進，在正面攻擊，並向敵軍背後施行攻擊，以取協同動作，大王無關此之記載。但斐德禮之書札中曾表示由不同方向前進應密切連絡，各分離縱隊須彼此互相支援，其於一七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致史威爾林元帥之書內，即言開赴波希米亞之企圖，乃同時集中侵入，一縱隊可為其他縱隊之聲援，使被襲擊之敵軍不知應付何方。

惟令各部兵力盡量時分離，以嚮在正面側面或敵軍背後同時由多方面進行攻擊，則大王猶無此思想，彼意在會戰前集結全體兵力，係屬自然需要，故彼勉勵史威爾林及溫特飛爾德曰，切莫忘與貝維恩 *Bayern* 親王在伊塞爾河 *Isar* 畔會合，並占領雍格崩 慈勞，然後趨往易河 *Eider*。岸在來特美里慈 *Leitmeritz* 或美爾尼克 *Melnik* 附近與大王親自指揮之軍會師。

吾人如欲探討斐德禮大王使用新戰略方法之原因，則須首要觀察奧地利與普魯士（包括普軍占領之薩克遜）間之國境形勢，緣普魯士疆土之一部突入敵國內，此種局勢足以影響戰略也。當斐德禮大王準備一七五七年戰役計畫時，普軍各部包圍波希米亞王國之態勢，本來已近於由多方面同時前進開始向駐在波希米亞奧軍攻擊之思想。假令先將普軍兵力集結於基綫上，則喪失寶貴之時間，且多半犧牲出敵不意之利益，而襲擊奧軍岡大王特別切要之圖也。斐德禮於一七五七年四月十日致函於英王云：「布朗內（Brown）若聞吾軍由各方面開入波希米亞，必驚惶失措而陷於紊亂，其部隊將受各方面之壓迫，並喪失其所有倉庫，迫其不得不在其陣地外應戰。」斐德禮大王為熟習戰史者，深知出敵意表通常可致勝利，是役作戰經過已證實大王見解之正當。至於處內綫敵軍對於大軍分離各部之威脅，斐德禮當然亦完全明瞭，但彼以為此種危險並不甚大，蓋知奧軍分散於冬季駐紮地內，普軍可在其集結以前占先着，且普軍訓練較優，數目較多，並由老部隊編成也。

雖然，以分離大軍之新穎思想，就當時戰爭特性及軍備情形觀之，究屬極大冒險之舉，無惑乎彼時與爾後諍者非議之也。茲僅引證拿破崙（Napoleon）之評論，該氏於其七年戰爭之評判中謂大王成多數縱隊分布寬三十五哩（按此哩為地理上之德里，等於七四二〇・四四公尺）正面上進軍，經長時分離行進後在敵軍要塞壁壘面前集結，係錯誤之舉，蓋依原則各軍團永不可在近敵處集結也。拿破崙囚居於聖希利納（St. Helena）島時曾記載云，斐德禮此役所以有豐富之收穫者，實幸運使然，兩軍會合前本來應遭各個擊破，分別被驅出波希米亞。普魯士參謀部公佈論七年戰爭之刊物，亦謂普軍之全般主要作戰綫應由勞士慈發起。

三、拿破崙時代之問題

研究戰史時常見一種新思想必經過甚久時間始能樹立根基，殊令人驚異。分離縱隊

互相支援之原則，在今日視之，乃當然之思想，但斐德禮大王以後時代無此觀念，而不知由一七五七年戰役取得關此之教訓以利用之，十八世紀末諸次革命戰爭之經過即表現此種情形。惟一七九六年春季法軍戰役計畫係例外，而為新舊思想之混合，依該計畫應配置三個獨立軍，一軍歸拿破崙指揮，位於義大利，一軍歸莫律 (Moreau) 指揮，位於萊茵河 Rhein 上游，一軍歸約爾旦 Jourdan 指揮，在萊茵河中游至杜塞爾道夫 Dusseldorf。此計畫乃卡爾諾 Carnot 所擬就，該氏出其新異思想，預定由義大利戰場與德意志戰場出發，以期彼此策應。但卡爾諾未嘗計及三部法軍應由不同方向前進，最後匯集於共同戰場，以殲滅敵軍（以後毛奇元帥所建議德義軍對法國之作戰計畫即如此）。然卡爾諾究自一七五七年斐德禮戰役學得少許，其心目中之作戰方法，以為分離各軍應互相支援，努力藉側面威脅以迫敵逐步後退，並占領地域，如是可望使反復被包圍及損失其倉庫之敵軍終歸瓦解。惟事實則與卡爾諾所想像者完全不同，以分離兵力作戰時之特別困難，係在使大軍各部之運動彼此協同一致，此於以騎兵為最迅速通信工具之時代，

無疑乃極端困難之問題。一七九六年內之大軍運動，未由一共同高級指揮機關嚴格指導，缺乏協調步驟。拿破崙在上義大利獲勝，對於阿爾卑斯山 *Alpen* 迤北之戰事並未發生戰略上影響，約爾且在于爾慈堡 *Wienzburg* 附近被卡爾 *Karl* 大公爵戰敗，退回萊茵河，而在伊薩爾河 *Isar* 岸較敵軍有兩倍以上優勢之莫律，不相度友鄰軍情形，亦在德意志戰場上採取有力攻勢，以改善狀況，反倣效約爾且，亦向其出發陣地退却。拿破崙爾後論一七九六年在德意志之法軍戰役，謂是役乃違反原則依照錯誤方法實施之戰爭，其意蓋以爲指定用於德意志戰場上之法軍兵力分成兩個獨立軍，實屬不當，而歸咎於莫律之行動者殊鮮。拿破崙之見解與彼時觀念並無差別，其大半會戰計畫僅有一作戰根據地，并努力於會戰中向敵軍配備之一點施行集團壓力，以求決戰。法軍雖於一戰役開始時成分離兵團，拿破崙仍極注重各軍團於會戰前確實集結，但法皇爲偉大之實行家，有時亦利用偶然呈現之機會，藉分離兵力之協同動作，由不同正面攻擊敵軍（例如包岑 *Battle of Bautzen* 會戰）。拿破崙會戰計畫中以分離部隊在會戰中協力爲企圖者，則爲數不多，例如法

皇於一八〇六年十二月內擬在那流河 *Zarem* —— 布格河 *Bug* 與烏克拉河 *Ukra* 下游間與俄軍會戰，彼自己攻擊俄軍正面，而令貝爾納道特 *Bernadotte* 向烏克拉河下游敵軍右側面前進，是役法軍兵力實緣相距一百七十里之維士杜拉河 *Weichsel* 兩主要渡河點——瓦薩（即華沙）*Warschau* 與托倫 *Thorn* ——而分離。惟遠大包围運動易發生弊端，此處亦不能例外，即敵軍未以主力位於拿破崙所預料之處是也。一軍團撲空，另一軍團遇優勢敵軍，其他一軍團則未適時到達命令指定地點，於是普爾士斯克 *Pultusk* 戰役告終，並未使俄軍遭受真正挫敗，且俄軍方面之指揮與部隊果有同等價值者，則法軍恐難免敗衄之虞矣。

一八〇七年一月杪與二月初向阿命士太音 *Allenstein* 前進時，拿破崙亦故意長時保持其兵力之分離，以圖在正面攻擊及由雙方包围奔尼格森 *Bennigsen* 軍而殲滅之。但因俄軍統帥適時由其養肯道夫 *Junkendorf* 附近陣地撤退，故法皇之集中前進部署徒勞無功，不得不再行分開，以便獲得作戰上之自由。

附圖四（原書插於此處，因印刷關係附釘書後。）

但一八〇九年四月內勒根斯堡 *Rosenburg* 戰役中，拿破翁放棄最初企圖之後退集中，不調集其右翼（馬森納 *Massena*）於軍之中央，而令其向敵軍經蘭慈胡特 *Landskrot* 至埃格米爾 *Eggenstein* 之作戰綫前進，則收穫甚大戰果。埃格米爾附近之勝利，乃統帥企圖以作戰上分離兵力在共同戰場上協同動作之給果。一七五七年斐德禮大王所揣想分離縱隊之互相支援，已於是役獲得偉大發展，而此思想遂成爲制勝之新戰略方法。

由上述拿破崙作戰各例所得之戰略上知識，已經爾後戰爭中許多戰例證實，迄今仍屬有效。自埃格米爾會戰以來，確知由兩正面攻擊最好自大軍展開地域之縱深用分離兵力集中前進以達成之。此外由是會戰之經過，得知集中前進尙未必足以使敵於會戰中陷於二三火力之間，必敵軍擁集於狹小地區，而如史蒂芬 *Schliiffen* 伯爵所謂促成殲滅戰，始能收此效果。

普爾士斯克戰役所昭示者，爲包圍如迂繞過遠，因而使各部兵力之協同動作發生問

題，則以分離兵力作戰亦可失敗。苟捕捉敵軍之網過於稀疏，或網眼擴張太寬，使敵能逃逸，則捕網分裂而不得成功。自奔尼格森由阿倫士太音退却以來，適時撤退遂成爲逃避包圍威脅之常用新式作戰方法。

拿破崙之敵軍方面，亦約於同時發現以分離兵力作戰之新戰略思想。

一八〇七年春季普愛勞 Pr. Eylau 會戰間及會戰後在巴爾騰士太音 Barstein 舉行之各次會議中，沙恩侯斯特 Scharnhorst 建議同盟各軍由不同正面前進，即除兩登陸軍團——一爲在哈諾維爾 Hannover 之英軍，一爲在波美爾 Pommern 之瑞典軍——與在帕薩爾基河 Passarge 及阿勒河 alle 畔之普俄軍外，預期之同盟奧軍應派遣一軍團向易北河 Elbe 下游前進至得騷 Dessau，由俄軍加強之奧軍主力則應在加里西亞 Galizien 維士杜拉河上游集中。關於此種分離兵力之運用，沙恩侯斯特出其新穎思想，要求各部不可無所動作，而須不斷搏擊敵軍，其言曰：「若坐視不動，則在中央之敵將以優勢兵力忽而應付此部，忽而轉向他部，壓迫此部而彼部不能爲其害。」故以分離兵力作戰

所含之危險，普軍參謀長最先擬就之外綫作戰方案內已明白認識之，即各部尙未會合時此部或他部可被優勢兵力迫戰而被擊破是也。是以適時實施內綫作戰，乃對抗以分離兵力集中作戰之最有效方策，誠屬至理。

嗣後沙恩侯斯特復將其作戰方法改進，彼於一八一三年三月初在加里石 Kalisch 俄軍本營內所擬之作戰計畫，預定一側翼軍歸魏特根士太音 Wittgenstein 指揮，應由波美爾經栢林向馬格得堡 Magdeburg 前進，另一側翼軍歸布律西爾 Blücher 指揮，應由細勒西亞 Schlesien 通過勞士茲 Lausitz 向德勒士登 Dresden 行進，中央之主力軍應以三日行程距離跟進，依乎情況與此一側翼軍或他一側翼軍連繫。

此次彼所建議之作戰方法，與從前通行者迥異，因其方法與尋常不同，故於實施時發生許多滯礙，主力軍較預定之距離落後甚遠，以致不能對馬格得堡附近義大利總督所率之軍施行痛擊。

沙恩侯斯特前後建議之作戰上分離，並非基於求殲滅勝利之企圖而由多方面實施攻

擊，蓋此種觀念在彼時尙屬不可思議，至一八六六年後軍事思想界內始有此見解也。故沙恩侯斯特之以分離兵力作戰，亦如斐德禮大王僅係由於地理上之形勢，而不欲調集兵力於基綫上以損失時間耳。拿破崙時代雖有用分離大軍之作戰，然斯種作戰方法祇視爲不得已之辦法，就當時軍事狀態（道路網不發達，缺乏現代通信工具，下級指揮官能力不充足）論之，此等戰略方式洵屬甚爲危險之手段，故僅於例外時用之。但沙恩侯斯特之計畫，可證明彼已顧慮大軍之增多，而努力尋覓指揮大部隊之較機動方法，則屬無疑者也。

實際十九世紀初葉之長期戰爭時代，大軍之行進益需要分離部署，爾後毛奇樹立之原則，所謂戰略特性在乎部署分離行進而顧慮適時之集結者，拿破崙時代已有此教義，不過由毛奇重行提醒在長時承平中忘却之戰爭經驗耳。「分進合擊」之原則，後世認爲係毛奇所發明，然一攷史籍，實濫觴於沙恩侯斯特，該氏爲偉大思想家，早已創此思想，殊令人驚異，其言曰：「戰爭中應團結其兵力，而以不分離爲用兵之原則，此種意見

良屬錯誤。反之須謹慎分開其兵力，並迫敵亦行分開，然後集中襲擊敵軍之各部，此乃一般法則，惟善用兵者能之耳。故吾之所謂戰略原則者，萬不可集中配置，而要求集中擊敵。」上述沙恩侯斯特之思想，嗣後毛奇僅繼續發揮之，其言論如下：「廣集大軍乃不幸之事，若於會戰直前聚集兵力，則屬正當。但在敵軍面前復行分開，則爲危險之舉，且不能長時聚集。良好統帥部之困難任務，乃在保持大軍之分離狀態，而使其能適時集結。關於此點無通用之法則，因每次任務不同故也。」但戰爭中大軍不在乎聚集一處而要在協同動作之思想，於毛奇戰略中始達到完全明瞭之境地。當十九世紀初葉令各軍分離行進時，實未擬用此法創造一種新戰略體系，而僅藉此適應當時作戰之一般需要，蓋拿破崙時代約自一八〇五年以來，兵力增加，大軍運動不能復取長時團結之形式，而由倉庫給養改爲徵發亦要求於休止及前進時分散兵力也。拿破崙亦常用分離行進之新法，最顯著者爲一八〇五年向多瑙河 Donau 之進軍。故「分進合擊」之原則，原非新戰略方法，而係指揮大軍之基本條件。

以分離兵力實施作戰之問題，其發展過程中以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之作戰計畫爲重要階段，此即歷史上所謂特拉亨貝爾格 *Trachenberg* 作戰計畫是也。擬此著名計畫者有許多聞人，其經過情形對於吾人研究之問題極關重要。第一次計畫係由普魯士侍從武官長克內塞貝克 *Krusebeck* 與俄將吳爾康斯基 *Wolkonsky* 在加里石本營內起草，預定由兩個分離軍對自易北河 *Elbe*。中游前進之法皇拿破崙作戰，一爲俄普軍，一爲奧軍，前者在薩克遜與細勒西亞及波希米亞間邊境山地以北，後者在該山地以南。無論拿破崙對此兩軍中之任何一軍，總有其敵軍之一軍在其側面。

拿破崙先對何軍，可聽其自擇，至於被攻擊之軍應如何動作——是否應固守抑或應退避——，則未提及，但按原則未被攻擊之軍應毫不猶豫向法軍側背前進。

當中間休戰期內，史瓦爾岑堡 *Schwarzenberg* 侯爵之參謀長拉德慈基 *Radetzky* 提出一備忘錄（一八一三年六月十日），聲明主要在乎擊破拿破崙之主力，故彼駁斥在德意志及義大利之雙方奧軍攻勢，而要求在德意志戰場上盡量加強奧軍主力。拉德慈基

預料拿破崙先將對奧軍，故依照該氏意見應以同盟軍部隊增強奧軍，使其成爲最強大之兵團；此主力軍之任務，應爲向拿破崙採取攻勢，其他部分則於拿破崙主力被擊敗以前取守勢。但拉德慈基亦擬聽法皇主動而先等候其攻勢，至於同盟軍各部之協同動作，其計畫內未嘗提及。

同時在來心巴赫 Reichenbach 同盟軍新本營內成立一種與從前考慮迥異之計畫，此計畫出於俄將托爾 Toll 之手（一八一三年六月九日）。該氏預定用大軍三部，一在波希米亞，一在細勒西亞，一在柏林南方，並聲明互相援助之極端重要；但要求被拿破崙攻擊之軍應固守，蓋彼意戰爭須由主會戰結束，而全體兵力俱應參加之也。托爾經各君主批准後將此計畫持往奧軍統帥部，預定如拿破崙先對史瓦爾岑堡侯爵，則以同盟軍之二萬五千人增援之。史瓦爾岑堡與拉德慈基於六月十四日同意托爾之計畫，於是大軍各部互相支援之思想，遂爲全般參戰者所採納矣。

但以後數星期內各方面屢有新異計畫，以致意見紛歧。奧軍以爲自己特別受威脅，

要求同盟軍由細勒西亞與波希米亞撤退。侍從武官長克內塞貝克亦主張大量增援奧軍，建議以在細勒西亞之同盟軍與在波希米亞之奧軍會合；但遭其他普魯士軍官之反對，彼等以為柏林受威脅，因此顧慮而需要在北方配置一較強大之軍，由瑞典世子指揮之。吾人苟一研討此種建議，則見其將同盟軍全體兵力分為二部，但非如托爾與拉德慈基所商議者在細勒西亞與波希米亞（柏林僅有薄弱之掩護隊），而在波希米亞與馬爾克 *Mark*。如是則在波希米亞有全體兵力三分之二，在馬爾克有全部兵力三分之一，因是普魯士完全失去左右戰局之影響，故普王不能接受此建議。

攻勢思想逐漸消失，史瓦爾岑堡侯爵不欲由波希米亞取攻勢，而擬在埃格爾河 *Eger* 後方集中，僅採取攻勢態度，即由俄普聯軍對易北河取「形勢上之攻勢」，而僅由貝爾納道特 *Bernadotte* 以「有力之攻勢」將法皇驅出易北河左岸。同盟各軍之意見既不一致，乃不得不召集一般軍事會議，該會議係於七月十一日與十二日在特拉亨貝爾格舉行。此次會議規定所有同盟三軍（最大者在波希米亞，次大者在柏林南方，歸貝爾納道特指

揮，最弱者（細勒西亞）俱應向敵軍主力所在之處採取攻勢，而以敵主力駐紮地爲其會合點。每軍應信賴他軍之援助以實行會戰，惟細勒西亞軍須取比較謹慎之行動，不可捲入嚴重之戰鬥。由此觀之，是較從前各次對法同盟戰爭中所擬之計畫已大有進步，蓋關於所有三軍運動之戰略目標，不確定爲地理上地點，而稱爲拿破崙主力也。

但此勇敢解決辦法尙未得澈底實行，其間拉德慈基（七月七日）曾擬一比較謹慎之計畫，終採取之以爲同盟軍最後作戰計畫。特拉亨貝爾格會議本議定僅最弱之軍謹慎行動，今則所有三軍之行動均以此爲準繩矣。新計畫之基本思想，爲各軍俱不應對優勢敵軍遂行會戰，僅拿破崙取守勢時，俄普軍與瑞典軍應同時採取攻勢，奧軍則於同盟各軍已接近而能以共同優勢確保決勝以前應取守勢態度。坐是特拉亨貝爾格會議之主要思想，卽所謂由三軍採取一般之攻勢者，已不復存在，而完全委主動於法皇矣。

同盟軍依照原理實施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是役在戰史中初次以分離且一部由相反方向前進之大軍會集於共同戰場上。

由以上所述同盟軍作戰計畫成立之經過觀之，可知此計畫非由於真正認識戰略方法而來，其成立實基於各種不同之原因。（兵力之原來配置，迅速共同動作之必要，同盟國之政治上特別利害，尤要者爲攻擊會戰魔王（指拿破崙）之恐懼。）

附圖五（原書插於此處，因印刷關係附釘書後。）

實施議定之計畫時，旋發見對於法軍主力之技巧退避不甚簡單，細勒西亞軍於會戰前諸日在卡慈河 *Katzbach* 畔之前進與後退，乃戰術史中尙未曾有之事，以致損折多數人員。各軍團長對於此種無任何目的而徒損毀部隊之行軍表示反對，約爾克 *York* 曾於卡慈河會戰前日訴苦於普王曰：「布律西爾 *Bliicher* 軍部輕舉妄動，且前後矛盾，不識用兵之實際因素，而務高尙理想，使本軍在戰役復開始後八日內陷於困難之狀況，敵軍苟採取猛力攻勢者，恐難期良好結果。」此種用兵新法當然予部隊以許多不便，並非常嚴酷。當細勒西亞軍追擊退避之法將時，隨時有遇拿破崙及其近衛部隊之危險，故不得不極端謹慎，不能預先規定一日之運動，僅前衛全日與敵保持接觸，清晨出發之各軍團

則於午間休息數小時，然後再往軍部領受命令，於下午繼續行進。

同盟軍關於指揮此戰役所約定之方式，爲各部迫使法皇所屬各將領會戰而擊破之，對於拿破崙本人之攻擊則退避之。此種方法需要一堅決果斷之指揮部，因未能如是，故在德勒士登 *Dreux* 附近招致失敗，緣法皇在此處適時應援其被壓迫之元帥也。結果主力軍被迫向波希米亞退却，史瓦爾岑堡遂急速求救於布律西爾軍部，要求以細勒西亞軍之五萬人援助之。布律西爾經格奈塞腦 *Gneisenau* 之陳說，拒絕赴援，其理由基於與習俗見解完全不同之戰略上觀念，其覆文云：由細勒西亞向易北河取攻勢動作，較諸以細勒西亞軍一部用側面行軍通過山地趨赴主力軍，更能確實解救在波希米亞之主力軍。且如無細勒西亞軍而不能向易北河施行攻勢運動，則瑞典世子亦難向易北河前進。

故布律西爾軍未減削兵力，於拿破崙又向其進攻時重演卡慈河會戰前之行動。法皇知不能迫使布律西爾戰鬥，遂於再向波希米亞對主力軍進攻無效後停止攻勢，而將其兵力撤退於易北河左岸，並採取等候態度。因同盟軍之計畫係令敵軍主動，故膠着於此

點雖呈現較久之停止狀態，以經重新會商同盟軍各部之協同動作後始得排除之。現在應解決之問題要求答案，即如何使同盟三軍對位於中央之拿破崙同日在同一戰場上會合是也。於是發生極堪注意之各種建議，由此可知當時對於在外綫各部之態勢視爲如何困難，以及各軍部關於繼續戰爭之方法缺乏協調之意見。

附圖六（原書插於此處，因印刷關係附釘書後。）

格奈塞腦擬仿照要塞戰辦法藉助設堡陣地接近拿破崙軍，彼深知以野戰決勝之迅速及彼時守勢力量之薄弱，大軍各部易罹極大危險，誠屬正當。其他人物主張對拿破崙堡於守勢，而以一部取遠大弓形謹慎迂繞法軍主力方向其後方連絡動作。此外史瓦爾岑堡又擬調細勒西亞軍以增厚其主力軍，布律西爾則拒絕開赴波希米亞。

當時缺少同盟各軍之真正高級指揮機關，使同盟軍之情況極爲困難，洵屬特殊之事。經外交上協定後由史瓦爾岑堡侯爵元帥担任總指揮，但其職權之實施則極端困難，益以俄皇對於任何重要決心保留其批准權，因之更發生滯礙。此時俄皇親自干涉，屢次

命令布律西爾開往波希米亞。

一八一三年九月十三日各君主在特普里慈 Teplice 與史瓦爾岑堡舉行軍事會議，該總指揮在會議席上陳述魯軍向勒普士格 Leipsig 採取集中攻勢之意見，同日布律西爾拒絕之答覆送到大本營。除布律西爾之文書外，並附帶格奈塞腦之備忘錄，提出相反建議，主張細勒西亞軍應與北軍取連繫，蓋瑞典世子經一八一三年九月六日登內維慈 *Dennawitz* 勝利後準備渡易北河前進也。格奈塞腦之意見，以為北軍如在威騰堡 *Wittenberg* 與馬格得堡 *Magdeburg* 間渡易北河向勒普士格突進，則可望使拿破崙放棄其德勒士登 *Dresden* 附近之前進陣地。於是各君主又與史瓦爾岑堡會商，但仍等候布律西爾之回答以為決斷。九月十四日晚接到其對於俄皇令其開赴波希米亞之拒絕答覆，並附有致侍從武官長克內塞貝克之懇切書信，請求支持其主張，該函云：「為共同利益起見，請勿令吾主力軍會合，彼處實不要如此龐大兵力，吾在此處當有效力而能發揮功用。吾如違反業經通知瑞典世子之計畫，則彼更容易前進。」

因此終放棄調細勒西亞軍赴波希米亞之計畫，而代以奔尼格森指揮之預備軍，令其開往波希米亞。但登內維慈勝利後所通告之渡易北河前進，貝爾納道特 *Bernadotte* 未完全實施，以致不能促使法軍退却，故仍不能掃除作戰之停頓。

斯時格奈塞腦建議，主力軍應越過埃爾慈山 *Erzgebirge* 即刻向右對易北河轉進，以圖接近細勒西亞軍至能用火箭通信並能直接支援之距離。但史瓦爾岑堡侯爵以為此舉過於冒險，蓋拿破崙如在背後不受嚴重威脅，則能於易北河上游僅以薄弱兵力固守，而同時以優勢兵方向主力軍進攻也。當時不乏各種計畫與各種建議，然同盟軍之戰略仍屬子虛，緣任何計畫在實施前即因許多顧慮及畏懼與拿破崙會戰而停滯也。

最後細勒西亞軍各指揮官因拿破崙似能自哥尼西士太音 *Königsstein* 至托爾高 *Tollau* 控制易北河，故決心實施久已考慮之向右轉進計畫，以圖在托爾高與威騰堡 *Wittenberg* 之間渡易北河，並與北軍接近，促其採取有力之攻勢。此種作戰之危險，自屬顯明，即該軍以細勒西亞為策源地，可因此而失其所有後方連絡是也。不寧惟是，苟主

力軍不知牽制拿破崙者，則有被單獨擊破或被迫離開決勝戰場之虞。但布律西爾與格奈塞腦之心目中，以此等害處爲輕，而重視可能之勝利。布律西爾認定應藉自己之動作以推動其他兩軍，遂於九月二十六日出發，於一星期後在瓦爾騰堡 Wartenburg (威騰堡東南) 強渡易北河，翌日 (十月十四) 北軍亦在得騷 Dessau 與阿克 Aken 附近渡河。

附圖七 (原書插於此處，因印刷關係附釘書後。)

布律西爾十月五日之備忘錄極關重要，彼以此建議於瑞典世子，申明細勒西亞軍與北軍協同動作之意義如下：被拿破崙攻擊之軍祇應撤退一日行程，然後再回轉攻擊敵軍，他軍則應攻擊敵軍側面以援助之。據布律西爾與格奈塞腦之意見，同盟兩軍現已極爲接近，毋庸長時躲避對於法軍主力之攻擊。但法皇如留穆拉特 Murat 指揮數軍團以應付同盟主力軍，而自己轉向布律西爾前進，則依格奈塞腦見解宜以細勒西亞軍退於瓦爾騰堡附近預先設施之築城內，以便藉橋頭堡之掩護等候拿破崙攻擊，同時北軍應對法軍

之左側面。法皇之兵力估計有十三萬至十四萬人，布律西爾所指揮者尙不及其半；但貝爾納道特可糾集約九萬人之衆，且數日後波希米亞軍亦能到達法皇之背後。故此情況——在毛奇時代及今日視之——對於拿破崙極爲可慮，然當時參戰之指揮官則另有見地。瑞典世子堅決拒絕向拿破崙攻擊，當布律西爾派遣參謀官到貝爾納道特軍部說明細勒西亞軍無論如何不再退過易北河時，瑞典世子建議兩軍共同撤退於薩勒河 *Saale* 後方。布律西爾雖明知如此將使其放棄所有後方連絡，然仍立刻允許其建議。但布律西爾主張北軍向薩勒河上游哈勒 *Halle* 行進，以圖接近波希米亞軍，必要時並共同遂行會戰，瑞典世子則以爲過於大膽。嗣於十月十日會議中布律西爾宣布自己担任彼所建議由北軍實施之行動，於是細勒西亞軍向哈勒行進，北軍在其後方薩勒河下游配置。此種避免拿破崙攻擊企圖之機動，實完全出法皇意料之外，當其於十月十二日夜內充分瞭情情況時，已爲時太晚，不能單獨擊破北軍與細勒西亞軍，蓋其間主力軍已將拿破崙留置於其背後之不勒斯 *Neapel* 王所率薄弱兵力，驅退之於勒普士格也。坐是法皇不得不脫離布律西爾

及貝爾納道特，而亦以其主力迅速趨往勒普士格。於是拿破崙不復能阻止其敵方三軍之會合，因此對於法皇已經形成之戰略上包圍，不久當即變為戰場上之戰術包圍。

附圖八（原書插於此處，因印刷關係附釘書後。）

但當時同盟軍中僅一部人物知其情況有利，而貝爾納道特聞知法軍於十月十一日在威騰堡附近向易北河右岸突進及得騷亦陷敵手之消息，即以爲其退却道路受威脅，遂迅速向阿肯撤退，並令布律西爾亦隨同退往該處，但未實行。因隸屬問題不清楚及布律西爾堅決拒絕服從，瑞典世子乃於十月十四日召集軍事會議，終以多數表決仍留北軍於易北河左岸，以便與其他兩軍會合而取共同動作。

但如此尙未能確保三軍在決勝會戰中之協同動作，吾人試一觀察勒普士格會戰前夕之情況，則知彼時實能將法軍完全包圍而殲滅之。惟除細勒西亞軍部外，（布律西爾曾於十月十一日致書於史瓦爾岑堡云：「三軍現已如是接近，可向敵軍集中之點同時攻擊。」）同盟軍各軍部並未懷包圍思想，且當時以爲不由一方向而由兩方向趨赴會戰係新奇

之事。波希米亞軍在德勒士登附近之失敗，使史瓦爾岑堡侯爵採取謹慎態度，大本營內之任何勇敢意圖，莫不因畏懼法皇親自指揮之大軍而衰弛。史瓦爾岑堡於十月十三日晚決心以主力軍向左接近細勒西亞軍及北軍，以圖用反正面迫使拿破崙會戰，同時奔尼格森之預備軍應向敵軍背後前進；但因遵從俄皇之願望，不得不將此決心復行變更。於是主力軍大部開往埃爾斯特耳河 Elster 與普來塞河 Pleisse 迤東之地區，此乃不能在勒普士格附近包圍及殲滅法軍之最重大原因，蓋在勒普士格西方拿破崙往萊茵河退却路上之吉烏來 Gyulai 軍團，兵力過於薄弱，不能達成其任務，奉命對於優勢攻擊實行退避也。

附圖九（原書插於此處，因印刷關係附釘書後。）

瑞典世子較同盟軍大本營更爲怯懦，彼惴惴憂慮拿破崙將向其施行主攻，故一接獲謬誤或言過其實之報告，即故意遠離戰鬥距離以外，以致在其本營之同盟軍全權代表及英國公使懇切請其參加決定歐洲命運之事變。當布律西爾於十月十六日在莫克恩 Mœrs

Onon 附近激烈戰鬥時，北軍躊躇不前，約進至距戰地三哩（按此哩為地理上之德里，每哩為七國一〇・四四公尺）之處。是日晚拿破崙終被包圍於狹小地域，致如爾後毛奇所云——從前內綫之利變為被各方包圍之害，現在由此狀況以自拯，惟有實行突破耳。次日奔尼格森指揮之同盟預備軍，亦到達戰地之邊緣，故同盟軍於十月十八日以三比二之優勢與敵軍對峙。

貝爾納道特趨趨猶豫，每有各種藉口，為使其是日赴戰地計，布律西爾不得不於十月十八日清晨親往瑞典世子本營。經剴切陳述及長時商議後，貝爾納道特卒承認開赴細勒西亞軍左翼，並渡帕爾特河 Parthe 前進，但要求布律西爾以三萬人援助之，且將此部撥歸其指揮。布律西爾為求得貝爾納道特之協力起見，遂慨然應允，以其經莫克恩戰鬥飽受犧牲並已削弱之軍之一半撥給同盟軍統帥。

關於以分離兵力實施大規模之集中作戰，吾人如回想當日所應克服之許多困難，則知一八一三年各統帥視其作戰如何奇異，且由此可見同盟軍方面之指導作戰無一定方

針。此次民族會戰之一般計畫，雖大體正當，然僅爲情勢推移之結果，而非發動於最高統帥之腦中。分離大軍之協同動作，特別需要洞悉全般狀況之總司令以堅決指導之，但缺乏此種人物，所有一切俱遵循各戰鬥兵團之自然規律，惟少數指揮官與部隊能出類拔萃耳。（此語出自費德禮所著之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史）

但由此亦可想像細勒西亞軍部之功績如何偉大，使特拉亨貝爾格 Trachenberg 會議所決定者終在勒普士格民族會戰中得告成功。格奈塞腦之才智及布律西爾之奮勇，令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之經過完全改觀，絕非特拉亨貝爾格會議所決定之極端謹慎計畫所可期望。格奈塞腦於十月十八日早致書於其夫人，曾作如下之豪語：

「吾寫此函時，適值世界史中罕有會戰之清晨，我軍已將法皇完全包圍，……五
十萬人現被壓迫於狹小地區內，準備分別就殲。」

勒普士格民族會戰洵爲歷史中從來未見之會戰，史蒂芬 Schlieffen 伯爵曾論斷云，苟非因怯懦畏縮而爲戰敗者開放能逃避完全覆滅之門戶，則此次會戰已成爲全如坎拿

Canne 之殲滅戰矣。但無論如何，究屬拿破崙之極大不幸。是役同盟軍所採用戰略方法——曾合分離各軍於戰場上——之結果，超過同盟軍開始戰役時所存之一切希望，今後此法當可在戰術史中樹堅固之根蒂，而占重要之地位焉。

四、拿破崙與毛奇中間時代之兵法

格奈塞腦爲真正克服拿破崙者，歷史上爾後始確實認知之。演成勒普士格會戰同盟軍所採用作戰方法之價值，當代及解放戰爭後之承平時期的，俱未正確認識之，十九世紀上半葉之軍長與軍團長，仍重視會戰前集中兵力之拿破崙戰略，而不滿意於一八一三年戰役所用戰略之革新思想。自作戰開始起至勒普士格戰地止，使部隊非常疲勞，並時常發生危機，使人念念不忘，遂不欲模仿之。約爾克 York 向勒普士格追擊時所發表之言論，可代表許多將軍之意見，當時彼異常憤激，謂其軍團已成布律西爾參謀處輕浮妄爲

之戲弄品。

就一八一四一年戰役之經過觀之，以分離大軍前進並非奇異之事，但缺乏使各部運動協調一致及匯集於共同會戰之戰略計畫。克勞塞維慈 *Klauswitz* 在其大戰學理（即戰爭論）中非難同盟各軍在法國之運動，謂同盟軍一抵敵境即取離心運動，此役同盟軍所以未失敗者，惟法國衰弱無力是賴耳。當同盟軍於一八一四年二月內分離時，在內綫之拿破崙有將細勒西亞軍各軍團先後各個擊破之可能，而史瓦爾岑堡侯爵本營內則充滿怯懦之心，決定與布律西爾軍會合，此乃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前所演事故之復奏也。布律西爾拒絕趨赴主力軍，而建議以分離各軍繼續作戰，最後其計畫獲得各君主之同意。故細勒西亞軍於一八一四年向巴黎前進時，亦如一八一三年向勒普士格前進時充同盟大軍全部機構之動輪。但匯集圍繞拿破崙之各部兵力於戰場上，以遂行決勝會戰，則未如勒普士格而實現，雖屢有良機，亦屬枉然。一八一四年三月半拉翁 *Lob* 會戰後之情況（參閱附圖十），即屬此例。當時拿破崙以二萬人稍強之兵力，與能將其包圍之十萬同盟軍

對峙，惟因同盟軍回憶最近一八一四年二月內細勒西亞軍之不幸遭遇，故益反對以分離兵力由兩方面採取攻勢，而寧避免會戰以集結主力軍與細勒西亞軍，然後共同向巴黎前進。

附圖十（原書插於此處，因印刷關係附釘書後。）

一八一五年戰役開始時惠靈吞 Wellington 與布律西爾軍在荷蘭之配置，今日不復

可稱爲分離配備，即按當時觀念，同盟兩軍亦幾乎會合。貝勒阿連塞 Belle-Alliance

會戰（又名滑鐵盧 Waterloo 會戰）乃包圍攻擊之最有效方式，即用爲包圍之部隊非根

據早經預定之計畫，而係善於利用良好狀況由其行進方向對敵軍側面前進。此種攻擊方

法雖非初次使用於貝勒阿連塞會戰，（拿破崙於呂岑 Lützen 會戰亦企圖以戰略上分離

實行戰術上包圍，並在埃格米爾 Egeraühl —— 蘭慈胡特 Landshut 附近因此獲得鉅大

戰果，）然迄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止，未曾有一會戰用此法達到如是重大之效果。

拿破崙時代末期發現之新思想，所謂分離兵力在一戰場上協力者，久爲學理所懷

疑，且大半駁斥之，拿破崙所慣用之方法，則多以為係戰略之特徵，即於向敵前進中盡量集結其兵力，以便能隨時對各方向以集團力量向敵突進是也。

法國軍事學者約米尼 *Jonini* 由拿破崙各次戰爭推論云，若以分離兵力由不同方向並無彼此連絡而作戰，則屬錯誤，蓋派遣之縱隊僅領受關於第一日之命令，其第二日作戰繫乎主縱隊方面所發生之事故，等候命令將損失時間，獨斷行動則全恃幸運也。當時高級指揮部僅有乘馬傳令補充最迅速之命令傳達者，實應承認按照計畫指導分離兵力之困難。但約米尼不完全支持遵照拿破崙大半會戰計畫之內綫作戰方式，或片面主張依照魯騰 *Leuthen* 會戰方法所謂軍學鎖鑰之側翼攻擊，而於有顯著優勢時以位於同一國境上兩軍之雙作戰綫為有利。試看如兩軍集中前進並誘導其能在決勝攻擊時機協同動作則更佳。彼認為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中同盟各軍之集中前進可證實其見解，緣彼時同盟軍有數目上之優勢也。惟按約米尼意見，此戰役僅屬數百年內鮮見例外之一，由其他千百戰例所支持之原則並不因是而被推翻。

克勞塞維茲研究內線作戰時稱其反面爲集中前進與攻擊，（「外線」之名詞在「大戰學理」中僅偶然見之，此名詞自一八六六年以來始通用爲軍語，）該氏贊成約米尼對於內線作戰之意見，其言曰：「苟防禦而以運動爲原則（運動之開始雖較攻者稍遲，但能及時擺脫固着之被動地位），則更可集中兵力而收內線之利，其效力甚大，通常較諸攻擊之集中態勢容易制勝。」

但克勞塞維茲論斷向戰場上集中前進之可能，則與約米尼不同。

彼反對關於戰略方法之偏僻評判，極端闢斥此法或彼法（集中作戰或內綫作戰）絕對優異之議論，而謂兩法併立；至於某一法占優勢者，實因常用之故耳。約米尼認爲各種戰略方法乃臻於大成之不同階段，克勞塞維茲則不贊同此種學說，而以爲各種方法係對立性質，究竟使用何法，全視各別場合爲斷耳。若恐因分離之集中前進而使敵軍有藉內綫作戰消除兵力不平衡之可能，則不宜用此方法。但亦有前進時分離兵力之必要原因，其分離可由於兵力之原來配置（如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開始時），或由於攻擊國家之地理

上形勢，而戰場之擴大亦爲分離前進之原因。分離前進時補給容易，此乃顯明之利益也。但克勞塞維慈認爲開始狀況有利時以分離兵力作戰係不得已之辦法，最後且謂分離兵力之前進亦可致較大戰果。

拿破崙破崙時代後各理論家中，確實認識集中攻擊之冒險可致大勝者，以克勞塞維慈爲第一人。此種攻擊如得成功，則敵軍不但被迫退，且被痛擊而遭殲滅；愈能多切斷敵軍，則勝利愈圓滿。克勞塞維慈云：「集中攻擊常爲收效較大之攻擊，但因部隊分離及戰場擴大而亦爲比較冒險之攻擊。」此寥寥數語非常明瞭，已將勒普士格會戰之作戰教訓與特性表示無遺矣。

據克勞塞維慈意見，攻者須度量己力是否能企圖完全勝利之偉大目的。惟攻者方面有物質上與精神上之優勢，而敵軍方面缺乏突擊力量，始可對敵使用集中效力之攻擊。弱者不宜使用此法，最好利用內綫之優點，蓋弱者應多集結兵力，而就戰略言之，位於敵軍中間者較諸在敵軍周圍者易於集中兵力，尤以兵力相等或比較薄弱時爲然也。

克勞塞維慈又說明內綫優點隨作戰區域之大小而增減。此區域愈縮小，則處外綫者愈有利。苟使居外綫者能在戰場上集中其兵力，則居內綫者被包圍而為優勢所壓倒。

克勞塞維慈以為用分離兵力攻擊，不明確保其指揮之協調，以致頗難取勝。其理由基於十九世紀初葉之戰爭情形。彼謂各部如相離甚遠，則絕不能常川協同；苟狀況需要以遠隔縱隊施行戰略上攻擊者，須放棄各部之常川調和，而令每部相當獨立動作。故大軍若在分離戰場上前進，則應明白指示各部之任務，使其將最後突擊力貢獻於此。要知勝利之決在乎最後由各方面努力攻擊，而不在乎爭取不甚重要之利益也。

克勞塞維慈並舉一例，以闡明其關於在分離戰場上取攻勢之意見，此例諒係一八二八年該氏所擬之對法作戰計畫。該計畫內假定以七十二萬五千人之大軍對約三十萬人之法國野戰軍。

當年之二般見解，俱以為對法國之同盟兵力應集為一軍，但由於種種原因（道路迂遠與時間損失以及給養困難）不能成為事實。故克勞塞維慈建議以一半兵力集中於比利

時，以其他一半在上萊茵河集中。彼視兩軍在法國內部會合以前所應通過之廣大地域爲兩個分離戰場，因是兩軍應先完全獨立動作，北軍應向巴黎行進，並與法軍遂行主會戰，同時南軍應向塞納河 Seine 上游并由該處向羅勒河 Loire（又名羅亞爾河）前進，以圖亦與敵軍實行主會戰。南軍之路較遠，故北軍應於兩軍連合共同攻擊以前經巴黎再向南方突進。

各軍皆授以攻擊目標，且預料每軍多半在數目上較敵占優勢，故可順利前進，最後并能彼此爲有利之策應。

關於重要之點——處外綫者與處內綫者之兵力比例——，克勞塞維慈與約米尼之意見一致，兩氏俱以爲自己兵力分離，而敵軍兵力集合，乃不利之點，攻者如無大優勢，不可嘗試之，蓋防者兵力集結，苟利用運動之原則，則可在內綫增加力量數倍也。至於敵軍停止不動。坐待我之行爲，乃屬妄想，萬不可有此假定，况捕捉常較美出困難乎。

大戰學理(即戰爭論)一書出版後，最初人不甚重視之，除沙恩侯斯特 Scharnhorst 左右外幾無知之者，且著者在解放戰爭中未特別顯露頭角，戰後亦僅任不甚重要之職務，故益難博得信仰。迨經過許久時間，兵學界中始認識該書之價值，稱之為驚人傑作，德爾布律克 Delbrück 比擬克勞塞維慈為極遠之星，吾人所望見之光輝，乃其久已離開之位置也。按克勞塞維慈著作之價值，應有更多之讀者，實際猶嫌過少，迄今日或亦如此。該氏見解係逐漸傳播於德軍軍官團內，其思想儼如優良種子被風吹送，落地後即生長焉。

約米尼之學說，最初亦控制德國軍學思想許久時間，勒普士格與貝勒阿連塞之集中作戰方式，本已顯示優於拿破崙作戰方法，然在半世紀內將其遺忘，而軍事理論家仍以拿破崙之內綫作戰法則為模範，即在會戰前集結兵力是也。普魯士參謀部最初數首領亦信仰約米尼學理，以致不能由拿破崙時代戰爭為後代作新戰略之推論。格奈塞腦所指示之途徑，所謂集結向敵正面與側面分離前進之兵力於戰場上以求決勝者，米福靈 Muffling

與克勞塞內克 *Krauseneck* 兩將軍於實施參謀部作戰教育時尚未遵守之。

克勞塞內克將軍反樹立原則，謂務須集中兵力，以便能用充分力量應付主攻擊，其所指導之演習，不研究會戰前兵力之長時技巧前進，而僅出雙方戰術上接觸直前之簡單情況。彼任職時以會戰行爲本體爲參謀教育之主要問題，並鄭重聲明團結兵力之必要。克勞塞內克之教義云：「迂回乃向敵軍側面或背後行進，此種動作對於迂回者非絕對有利，對於被迂回者亦非絕對有害，要視戰術上狀況如何耳。苟敵軍諳練而團結其兵力，則兵力不充足而分離迂回者將被擊敗。」

雷黑爾 *Reyher* 將軍予其前任克勞塞內克所創造之參謀旅行以更堅定基礎，因此乃爲其後任偉大人物開闢思想之坦途，石里昔亭 *Schlichting* 謂其爲以後導師之遞嬗者，良有以也。但至毛奇接任，方使普魯士參謀部脫離約米尼之褊狹學說，而將其納入克勞塞維慈以及格奈塞腦與沙恩侯斯特之思想，並適應十九世紀之技術變遷以發揮克勞塞維慈所遺留之作戰學理，此乃普魯士參謀部戰爭準備中偉大作戰動向之所由來也。

五、毛奇對於此問題之解答

參謀本部出版之戰史單獨本第三十六冊（毛奇作戰之準備與實施）內。曾敘述毛奇如何藉助戰史及戰爭學理並參照各前任工作以縝密準備其作戰計畫。該書中證明斐德禮大王、克勞塞維茲、雷黑爾、毛奇關於普軍對奧配備之攷慮，有思想上之連繫。

毛奇作戰計畫（一八六〇年與一八六二年備忘錄）顯然受雷黑爾將軍計畫（一八五二年備忘錄）之支配，此兩參謀總長之思想，又受克勞塞維茲於一八二七年論米福靈將軍戰術問題書札中所發表言論之影響，但以上各人皆着眼於斐德禮大王之一七五七年戰役開始。

自斐德禮大王以來所發現之分離兵力協同動作問題，勒普士格與貝勒阿連塞會戰後已經遺忘，毛奇重新振起之，並認識爾後作戰一般條件之變更，（交通狀況之變化，兵

器效力之不同，以及毛奇所屬下級指揮官有較大之獨立動作能力。自蒞任伊始起即潛心研討，然後以無間斷之攷慮漸次覓得解答。彼將由學理上推論所獲之知識擬成若干確定原則，嗣後始由一八六六年及一八七〇——七一年戰爭經驗解釋證實之。毛奇一經接任參謀總長，即反對參謀部演習每次皆以雙方直接在戰地彼此對峙爲開始之習慣，其言曰：「若作戰由較遠之距離開始，先研究前進及區分與集中，然後方決定兩方接觸點以及演習軍官集合地，則有教訓之一部分可在演習前由各參謀官用書面作業爲之。」（上文出自一八五八年三月參謀部演習備攷）毛奇於一八六四年三月參謀演習備攷內之說明更爲清晰確實，其文如下：「爲求決戰之兵力集中與前進及展開，乃平時學習與練習之事，故會戰前之廣義開始作戰爲參謀旅行之主要標的。

是以如假設之情況係雙方最初即彼此直接對峙，則無異於放棄演習最有教訓之部分。

設計良好之一般思想，乃經過數作戰日後演成必須會戰之地步，最初一部分即於此

告終，而非以此開始。」

毛奇之教訓在「一八六五年九月十六日之真實行軍長徑記錄」中達到頂點，該記錄內載有毛奇作戰方法之原則。一八五八年三月與一八六四年三月演習備攷補充條文中云：「運動之困難隨部隊之增大而增長，一軍團以上不能在一條道路上於一日內前進。且愈接近則所得利用之道路數目愈受限制，而困難亦愈增加。職是之故，軍團以分離爲常法，無一定目的而集結之，則屬謬誤之舉。」

常川集中兵力卽就給養論亦屬不幸之事，且往往係不可能之事；兵力集結乃爲決戰之用，故決戰時機未到之際不可聚集。集合之軍全然不能行進，祇可越野運動。爲行軍起見，必須將廣集之兵力復行分開，此乃在敵前之危險動作也。

如絕對需要集中所有兵力於會戰，則應於部署分離行軍時顧慮適時之集結，戰略之特徵卽在此。」

由以上所述之言論觀之，是毛奇已於在沙恩侯斯特所建設之基礎上開始樹立新作戰

教訓矣。

當毛奇於一八六六年令普軍對波希米亞集中時，其處置未以約米尼學說為根據，然謂毛奇一八六六年戰役計畫原係將普魯士各軍團繞波希米亞與薩克遜作弓形配備，以圖應用拿破崙時代末期所成立對內綫敵軍之新作戰方法，則亦不正確。事後證明毛奇當時以為普軍成分離兵團沿邊境集中係不得已辦法，並非彼之所欲。毛奇本來主張苟普軍欲以較奧軍強大之兵力先出現於戰場，則普軍最好在上細勒西亞集中。但此作戰計畫未見諸實行，蓋普王似不願破壞和平，允許先對奧取攻勢，而擬使普魯士保持政治上及軍事上之守勢至最後時機也。實際奧國採取主動，在軍備上占先着，因此該國有迅速在波希米亞集中一軍之利，普魯士則不能即刻調遣同等兵力於一點以對抗之。為彌補損失之間計，應利用所有通往薩克遜與奧地利邊境之五條普國鐵路，以為集中之用。關於普軍對波希米亞集中時毛奇之企圖，戰後參謀部著作中有如下之解釋：「當然此非所企圖之大軍戰略集中，而係趨此之初步不可避免階段，至於各分離部隊是否應由下車地點在外

環行軍以繼續接近，抑或可藉向中心之作戰以實行接近，則繫乎攻勢與守勢之決心耳。

當時不缺責難與警惕之論調，謂普軍成四部在柴慈 *Zeitz*——托爾高 *Torgau*——高

爾里慈 *Cornitz*——奈塞 *Neisse* 長六十哩（地理上之德里）之弓形上集中，實屬非常輕率

。此種分散兵力之長蛇配置，極端違背拿破崙之作戰方法，而拿破崙戰法固為彼時學說所推崇為信條者也。毛奇爾後曾在其備忘錄中記載云：「兵力分散於五十哩之綫上，僅係戰略集中之不可避免準備，若視此為戰略集中，則許多正確判斷之軍事學家當亦驚愕不置。毛奇不願自己參謀部由國王左右以及各軍團長之反對，堅持其所決定之最初普軍配置。第五軍團長石太音美慈 *Steinmetz* 將軍於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致一憤激之函於毛奇，要求普軍之緊縮集中，毛奇之一八六六年六月一日覆函，簡單而明瞭，其詞曰：「奧國已占先着六星期，惟同時利用所有鐵路，始能消除此缺陷；至於各下車地點分佈於長大之綫上，乃自然形成之局勢，况就地理形勢言之，在波希米亞之奧軍位於細勒西亞與馬爾克 *Mark* 間之內綫乎！吾軍之分散下車地點——此非戰略集中——，應藉向前

集中以改善之，輸送告終後始可用徒步行軍達成鐵路所未能完成者，即戰略集中是也。

上述之毛奇書札，已完全表現其思想，即開始之分離配置，乃基於各種原因之必要手段，但彼自初即預定由此向前實施本來之集中是也。魏爾地 Vordy 將軍之見解亦如此，該氏於戰後論一八六六年普軍之最初配置云：「大軍之集中係在敵境內由作戰途徑實現，狹義言之，即在哥尼西格勒慈 Königgrätz 戰場上始實現。」批評毛奇者於哥尼西格勒慈勝利後猶喋喋不休，而為其唯一信仰之拿破崙式內綫作戰學理辯護。

一八六七年二月內奧國軍事雜誌曾登載一論文，（該論文未署名，著者據查為納基 Ney 中將，該氏評論普軍用兵之戰略創作，謂其未超過中等水準，一般誤認為卓越奇才之戰略計畫，所以未遭失敗者，惟奧方大軍指揮完全失策是賴耳。）猛烈攻擊，為一八六六年毛奇之大軍統帥方法，因全體普軍未於戰役開始前在勞士慈 Landau 集中故也。該論文聲稱假令在內綫之貝內德克 Benedek 亦如拿破崙於一七九六年或一八一四年二月之所為，則已予分離前進之普軍以重大挫敗矣。此種評判，自然亦有少許是處，蓋外綫作

戰常爲冒險之圖，且當時通信工具尙未完備，其危險更大故也。毛奇（亦未署名）於一八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在軍事週刊第十八號內提出答覆，謂普軍在適當時機之集結，普魯士參謀部永未視之爲非常高尙之思想，或目爲特別奧妙之創作，徒以原來狀況不利，爲時勢所迫，祇可採取補救方法而厲行之，蓋普軍動員甚晚，不宜損失時間，故不得不選擇多數集合點，以便能充分利用鐵路，此外亦不可僅尙兵力之團結，而實際委棄富庶省區如細勒西亞者於集中邊境之敵。毛奇並稱對於以分離大軍前進之冒險，已深思熟慮，一八六六年選定吉秦 Gitschen 爲分離前進各軍之會合點，而敵軍不能先普軍以優勢兵力到達該處也。以後毛奇在其答納基文中詳細申述，謂奧主力軍雖能於六月二十八日內以其大部在約瑟夫石塔特 Josefstadt 附近接受或者發生之戰鬥，然奧軍於二十九日方能向侯里慈 Herits 或米勒庭 Miletin（哥尼金侯夫西南）抑或哥尼金侯夫 Kourainhof 實行攻勢前進，而此日內普魯士兩軍已到達吉秦與格拉得里慈 Gedditz，是已彼此接近至五哩之距離矣。但須顧慮當時觀察奧軍狀況不能如戰後之明瞭，且亦可遭遇地形上之困難，故毛

奇又云：「雖然，凡在戰爭中武斷而以為確實可靠者，殊難達到目的。」

毛奇所稱之困難，事實上未嘗免除。波希米亞北部之戰事經過——亦如西戰場——，足使人明瞭由分離兵團之集中統一實施複雜之作戰，即在鐵路與電報時代，有時亦發生許多困難。七月一日以前需要最高指揮部之各種補救方法，而後始能造成有利態勢，使相距已近之分離各軍，不復於敵軍攻擊時陷於危境，因敵攻一軍時他軍在其側面故也。但關於爾後之動作，大本營與第二軍軍部間，尙有不同之意見；該軍部遵照傳統之拿破崙學理，欲迅速渡過易北河，在所期待之會戰以前與第一軍會合，毛奇則擬繼續保持兩軍之分離。除意見不一致外，尙有他種困難因素，即敵軍所在不明，及因各軍距離不同，基本情況變化時所發佈之命令到達參差，以致後下達者較先下達者早到是也。故確保普軍全體兵力在哥尼西格勒慈戰地之協同動作，誠非輕易之任務。

毛奇是否以吉秦爲行軍基準點而使兩軍對此點求接近，抑或按照當時通行學理企圖在吉秦附近使兩軍於主決戰前會合，爾後曾發生疑問。茲可斷言毛奇並未預定兩部在戰

場上始會合，而僅係先令普軍在吉秦——哥尼金侯夫之線集中，嗣因自己作戰經過及敵軍行動之結果，方能由兩方面攻擊而發生集中效力。由於毛奇適時認識此種狀況並正當調整各軍之運動，故實際得在哥尼西格勒瑟附近完成分離兵力在戰場上之會合，此正毛奇所謂「戰略指揮之最高能力」也。

由兩方面向戰場上行進，演成自展開地域縱深之真正包圍，故有極大效力。自世紀中葉以來，攻勢力量因兵器革新而衰微，可藉此種作戰方法提高之，蓋毛奇任普魯士參謀總長時正值歐洲步兵武裝有重大變更，砲兵裝備與編制亦有改革也。

由火器改良所發生之戰術上變更，毛奇已加以顧慮，彼確信通過開闢平原之攻擊，將益形困難，因之戰術上守勢愈趨有利，故「在戰略上取攻勢，在戰術上取守勢」，以圖先使敵動搖而後攻擊之，乃一八六六年前毛奇總長最重要見解之一。但造成此種態勢頗屬困難，且常有矯揉造作之處。若應在戰術上亦採取攻勢，必須設法形成良好之狀況，而僅由正面攻擊，殊鮮奏效之希望，且易蒙重大損失，此乃顯明之理也。故據毛奇推論

(例如在「高級指揮官教令」中)，應轉向敵軍陣地之側翼，蓋包圍方式，因射擊效力增高而極關重要也。防禦僅在有戰術上自由，而能依乎狀況派遣預備隊於決戰點時，爲比較有力方式，苟同時由多方面對於狹小配備之敵施行攻擊，則集中效力將使守勢之利變爲攻勢之利。是以由兩正面前進所促成之包圍，可期偉大效力，成功時能一舉而博得最高戰績。集中效力對於近世會戰之結局有重大關係，自一八六六年以來毫無疑義焉。

一八六六年戰役哥尼西格勒慈之勝利及由此所得之作戰經驗，乃毛奇戰術思想轉變之關鍵，尤以對於步兵戰鬥之戰術上判斷爲然。嗣後彼雖仍以對敵攻擊爲最有利，然自彼時起鄭重聲明戰術上攻勢之必要。一八六六年後所有毛奇之作戰上建議，皆以攻勢戰鬥指揮爲前提。一八六六年戰爭中統帥部與下級機關間發生許多誤會及滯礙，急需使毛奇關於指揮作戰之意見成爲規律。毛奇之作戰見解，從前僅載於參謀總長發表之一「參謀備考」內，克勞塞內克 Krauseneck 造就之同等或資深將領——如石太音美爾 Steinnetz

與伐爾肯士太音 Vogel Von Falckenstein 以及佛次勒慈 Voigts-Rhetz 與阿爾文斯雷本

Gustav Von Alvensleben 等——，則惟以自拿破崙傳統之指揮原則爲正當，而以哥尼西格勒慈勝利爲偶然之事，徒因貝內德克指揮不良，始能徼倖成功。故如在以後戰爭中求得指揮者與被指揮者間之協調一致，則應製訂高級指揮官遵守之典令。毛奇甫由一八六六年戰役歸來，卽從事於此問題；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公佈之高級指揮官教令，將一八六五年九月十六日行軍長徑記錄內所載關於兵力集中與分離之基本思想更加深切闡明，其中有云：「大部軍隊擁集一處，本係不幸之事；集中於一點之軍，不僅給養與宿營困難，且不能行軍及作戰，而祇能戰鬥，殊難長時存在。」

故無一定目的而集結所有兵力，且雖有目的而非決戰，俱屬錯誤。決戰時兵不厭多，誠宜調集最後之一營於戰地，但最初接近敵軍時不可集中於一條或少數道路上前進。儘可能長時保持分離，以爲作戰之用，並適時集中兵力，以爲決戰之用，乃大兵團指揮之任務也。」

毛奇之教訓，除平時在學理上研究所得之原則外，復由哥尼西格勒慈會戰經驗推論

新法則，增添於「戰鬥指揮」章內，其文曰：

「若軍於會戰前即集中接近敵軍，則爲包圍或迂回敵軍計，須重新分開而在其戰術有效範圍內爲側面行軍。如不欲取此可慮之行動，則惟有加強應壓倒對面敵翼之一翼，但大體僅係正面攻擊，且於中央及相反之翼能缺少一部預備隊時方能成功。」

苟兵力能於會戰日由分離各點向戰地集中，換言之，即能由不同方面經最後短時行軍同時向敵正面與側面前進，則狀況非常有利。如是則戰略已盡其能事，自當收穫極大之效果。」

拿破崙時代末期由解放戰爭所生之新戰略萌芽，經上述毛奇原則繼續發展爲由分離正面作戰之教訓。因此毛奇與拿破崙完全相反，與克勞塞維茲亦不相同，蓋前者之確定原則，謂大軍各部不可在接近敵軍處實行會合，後者所主持之原則，則以全體兵力集結爲常法，分離兵力乃權變之策也。

毛奇所擬定之原則內，未指明數目上優勢爲以分離兵力作戰之先決條件，是顯然不

視此爲重要之點。至於由分離正面作戰常爲冒險企圖，則毛奇曾聲述之，高級指揮官教令中有一句云：「戰爭中無大危險不能得大勝利」，是其明證也。但彼以爲分離兵力作戰之冒險，尙小於統帥在會戰前集結兵力所冒之危險。毛奇教人曰：「甚大之正面固有大危險，然亦爲致大勝之萌芽；反之中央被包圍之局勢永屬危險，較諸吾線暫時隔斷者更爲可慮。」

毛奇於一八六六年自覺較其敵軍占優勢，蓋普魯士陸軍實行改革後已成爲良好之戰爭工具，而普軍步兵之後膛槍亦於戰鬥中呈現優點也。彼於其備忘錄內論哥尼西格勒慈會戰時曾表明普軍之優勢，其語云：「此無他，吾軍挾有戰爭中不可輕視之數目上優勢，且最後第二軍出現於奧軍側背也。」

各軍事理論家關於毛奇戰略之著述中，記載一種原則，謂以分離兵力作戰之成功條件，乃道路形狀均通往爲各部兵力指定之戰鬥目標（石里昔亭 Schlichting 在「毛奇與貝內德克」書中研究軍隊指揮之論調），及會合點之選擇須敵軍不能先吾軍以優勢兵力到

達該處（例如高爾慈 Goltz 曾在「戰爭指導與大軍指揮」中發表此議論），是種見解諒係由一八六七年四月十七日「軍事週刊」內所登載毛奇對於納基 Zehn 論文之答覆而來。

一八六六年毛奇在波希米亞之指揮誠屬如此，但同時在德意志西部之作戰則不然。哥尼西格勒瑟會戰時各部兵力經集中前進後彼此已極為接近，可確保其在會戰中之協同動作，是役關於攻者之作戰方法，實與勒普士格會戰不同。苟敵軍在一圓周之中心，而大軍各部由周圍各點自相反方向對中央運動，則毛奇以後時代軍事學理家所為之保留條件不能成立。但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所實施之外線作戰，最初因此發生動搖，爾後集中作戰始達到最高效力。毛奇亦不畏懼此種冒險方法，一八六六年對於哈諾維爾 Hannover 軍之作戰上包圍，係按勒普士格方法以底於成，即以分離兵團由相反方向對位於中央之敵前進是也。哈諾維爾軍——如有適當指揮——縱能對於最初遠隔之普軍獲得單獨小勝，然終須因其敵軍大優勢之集中效力而覆沒（哈諾維爾軍兵力為一萬八千人，普軍戈本 Götten 曼退菲爾 Manteuffel 貝伊爾 Beyer 各師會合後約四萬八千人）。但普軍排除

無數困難以及局部指揮之滯礙與誤會，經過許多往返行軍及重大疲勞與困苦，並蒙受血戰之損失後，方獲得勝利。此次如遵照毛奇建議，則可省却無謂之戰鬥，惟因以解除哈維爾軍武裝爲任務之各普軍將領，未能領會毛奇新作戰方法之思想，而以拿破崙教義爲其指揮部隊之觀念，以致徒受犧牲，惜哉！

郎根薩爾查 Langensalza 會戰約十年前，勒普士格作戰方法亦應用於大西洋彼岸之另一戰場，且獲極大勝利。因當時歐洲不甚注重由其他大陸戰事蒐集經驗，故對於南北美戰爭之結局殊鮮留意。該戰爭係於一八六四年九月半在騰尼斯州 Tennessee 正面決定勝負，因此石爾曼 Sherman 將軍已開放往喬治亞洲 Georgia 之門戶，而通至維爾幾尼亞州 Virginia 戰場背後之道路，斯時業無阻撓，是狀況可與一九一八年秋季巴爾幹 Balkan 正面瓦解時中歐同盟國之情形相比較。

南美軍統帥，當時策定一整個決心，擬藉勇敢之內線作戰以求一逞。彼計畫將南美全體兵力集結，以圍於石爾曼能與格蘭特 Grant 會合以前擊破之，但須放棄瑞尺蒙

Richmond —— 彼得堡 Petersburg 之地區及海岸正面。李 Lee 將軍之決心在戰略上洵屬正當，祇用此方策尙可望挽救，惟達威士 Jefferson Davis 總統不贊成此舉，彼意不能放棄政府所在之瑞尺蒙，遂命令其統帥在彼得堡障地，守候所期待之集中攻擊。

其間石爾曼將軍於冬季內通過喬治亞州，並於一八六四年年終到達大西洋海岸之塞萬納 Savannah；彼於此處由北美艦隊補給，沿海岸向北方行進，以圖與格蘭特共同迫使李將軍遂行類似勒普士格之會戰。

當李將軍見覆亡迫近時，企圖向西方突破，以求逃出包圍。但靈運已定，不復能挽回，既被由各方面包圍，繼續抵抗亦無希望，李將軍乃於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投降。故北維爾幾尼亞軍之滅亡，爲優勢兵力由相反方向前進攻擊之後果，而於其會合前未嘗企圖各個擊破之。

毛奇晚年對於外線作戰不受各部兵力間一定空間距離之拘束，此乃極堪注意者，石里昔亭將軍已認識之，彼曾記載云：「毛奇之教義（即務由兩個互相策應之正面進入戰

地之作戰指導），不可認爲受各部兵力間一定空間距離之限制。」石里昔亭之此種言論，可由毛奇關於德義對法共同戰爭中義軍作戰方法屢次發表之意見證實，其在一八五七年十月備忘錄內云：「余意義大利之最安全防禦，厥在攻勢之中。卽令義軍以不甚強大之兵力越過阿爾卑斯山 *Alpes*，而決與強大之德軍在法境策應，以猛力搏擊共同敵軍於其本國內，則亦如一八七〇年將極度消費其抵禦力量，使其自然不能向外作水陸企圖。法軍處此場合，大半將對最強大最近且直接威脅巴黎之北方敵軍集中其主力，如是則義軍可在南方安然前進。反之苟法國以優勢兵力應付義軍，則該軍可安全退於阿爾卑斯山之大壁壘後方，果爾則吾軍將獲得戰勝已經削弱敵軍之時間，此於義大利當然亦絕對有益也。」

當一八八七年德義兩國舉行關於對法共同作戰之外交談判時，毛奇元帥曾被諮詢，而提出「臨時意見書」。彼於該意見書中堅持其一八七五年所發表之見解，謂義軍雖有局地困難（其間法國已在阿爾卑斯山地內增添并加強阻止工事），但如經西阿爾卑斯山向

法國南部採取攻勢，則能最有效直接支援德軍之作戰。因兩軍作戰區域最初分離，故不能先擬定共同作戰計畫，惟兩同盟軍須約略同時開始作戰耳。

當一八六六年與義政府商議對奧同盟時，毛奇卽有此見地，當時彼建議於國務總理勿在條約上確定兩國之作戰，蓋兩方作戰在完全分離戰場上彼此不相連繫，且各爲自己利益奮鬥，其優點不在乎聯合作戰而在乎同時作戰也。

茲於此申述毛奇對俄之作戰計劃。從前俄羅斯西境所構成向西方突出之楔形，需要由東普魯士及加里西亞Galizien對預料在維士杜拉河Weichsel東方地帶之俄軍主力，實行集中作戰，此種作戰應如何實施，自俾士麥 Bismarck 與奧國締結同盟以來，柏林與維因（又名維也納）Wien 之意見完全一致。同盟兩軍應由相反方面前進，用大規模之戰略上雙方迂回，在布勒斯特里頭夫士克Brest Litowk——瓦薩（卽華沙）Warschau——伊萬格洛得Iwangorod 之中央地區，壓迫敵軍，以遂行「民族會戰」，當時創造此作戰計畫在顯然以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同盟軍之計畫爲模範。

德國東方軍與奧軍協同動作，由北方與南方集中攻擊之基本思想，遂毛奇之一八八八年二月最後作戰計畫，仍堅持不變。

彼時判斷俄軍集中不復在瓦薩地區之中央位置，而將適應關於大軍集中之新觀念，約在科夫諾 *Kowna* —— 布耶洛斯托克 *Bialystok* —— 那流河 *Narow* 下游 —— 瓦薩 —— 魯布林 *Lublin* —— 杜布諾 *Dubna* —— 普婁斯庫洛夫 *Proskuirow* 之線，成廣大配置。俄軍兵力估計為七十五萬人，同盟軍有約二十萬人之優勢，且可因其於戰爭開始時提早集中而優勢更大。為完全利用此優勢計，同盟軍應於集中完畢後，即刻開始集中攻擊。奧匈軍應於排除在普婁斯庫洛夫 —— 杜布諾地區集中敵軍對於其右側面之威脅後，以其主力在維士杜拉河右岸向魯布林前進，德國東方軍則應以在弓賓年 *Gumbinnen* 附近集中之一支軍警戒左側面，而以自侯亨薩爾查 *Hohensalza* 至歐爾特耳斯堡 *Ortelsburg* 長三十哩（地理上之德里）正面上下車之主力於經敵境前進間集中，並在維士杜拉河右岸向那流河下游對普爾土斯克 *Pultusk* —— 歐斯特婁侖卡 *Ostrolenka* 方向前進，以圖在該河此岸

或彼岸，迫俄軍會戰。

對於在內線俄軍施行鉗形攻擊之思想，毛奇僅概略擬定之，此可於毛奇對一八八七年維因方面提議彼此確定作戰之答覆中見之，其言曰：「作戰計畫祇可大體決定，兩軍在空間上距離甚遠，最初將分離爲自己利益而作戰，尤其兩軍尋覓敵軍時，最難互相支援，迨兩方會戰得勝後始能實現直接策應。」故毛奇在此場合亦顯然視同盟軍之遠隔集中區域，爲兩個分離戰場，且以兩軍最初完全獨立動作爲正當，此見解與克勞塞維茲對於類似狀況所建議者（例如其一八二八年對法作戰計畫）相同。是以據毛奇意見，瓦薩中央地區之「民族會戰」，於戰役爾後時機方有成事實之望。

瓦德西 *Waldsee* 伯爵將德國東方軍在東普魯士之集中更向東移，以圖在婁木薩 *Looz*，*Enz* 附近強渡那流河，甚或更在東方通過包布魯河 *Bobru* 低地。此種變更之原因，爲關於俄軍集中之新情報，蓋偵知敵軍似企圖在婁木薩之齊頭線上方接受會戰也。現在德軍攻勢應不僅對那流河畔集中之兵力，且亦指向尼門軍。

毛奇因情況變化而贊成其後任之計畫，並於一八九〇年三月三十日向瓦德西提出之文件中表示其意見，該文件之標題爲「對俄集中」。乃毛奇元帥關於分離大軍協同動作之最後文牘。毛奇在此文牘內以簡單明瞭之字句回憶其任職經歷，綜述其由實際經驗及自己研討所得關於指導大軍作戰主要問題之思想，其言曰：「如假定俄軍主力在瓦薩附近集中，則彼在該處居內線，可依自己決心向東普魯士或細勒西亞抑或加里西亞前進，對於攻勢作戰有大利，但對於守勢亦有大害，緣取攻勢時可自由選擇攻擊方面，即守勢則有等候被包圍之危險也。俄軍雖爲各種準備，然德奧於開始時能集中較彼優勢之兵力。因此務須毫不猶豫同時向共同敵軍前進，且以主力軍最初即抵達那流河下游東方及維士杜拉河東方。此時俄軍即蒙不利。彼不願其往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莫斯科與基輔 *Kiev* 之鐵路被切斷，而須由其堅固之要塞三角形出擊，以遂行會戰，此會戰乃吾之所欲，且愈早愈佳。此種作戰需要吾軍在歐爾特耳斯堡 *Ortelsburg*——律克 *Lyck* 之線集中，此遠向東移之集中可使向那流河弓形之前進容易，而在該處諾臥格洛得 *Nowogrod* 與婁木薩

間強渡。」

毛奇之簡明敷陳，復表現克勞塞維慈所述關於內線與集中攻擊之基本思想，即中央配置對於攻擊作戰有大利益是也。但毛奇判斷俄軍不採取攻勢，而自己優勢容許冒在外線向集中敵軍前進之危險。爲縮短此種作戰應有之冒險起見，彼希望及早會戰，且逆料敵軍將取被動姿態，故可先制俄軍而取得主動地位。

由毛奇關於分離兵力協動作問題之思想發展觀之，可知其發源於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及貝勒阿連塞 Belle Alliance 戰役時布律西爾軍部之觀念；彼處所得之戰爭經驗，以及克勞塞維慈由此推演之論斷，顯然奠定毛奇所創立軍事學理之基礎，而以其畢生研究工作爲砥柱。毛奇總長對於彼時作戰問題細心研求，一八六六年應用貝勒阿連塞方法於哥尼西格勒茲 Knigiratz。其用意亦不外使分離兵力適時互相接近，而不致爲優勢各個擊破耳。

但毛奇於哥尼西格勒茲會戰前數日尙在郎根薩爾查 Langensalza 使用勒普士格 Leip-

N. P. 方法，令由相反方向前進之兵力在戰場上始行會合。此次外線作戰之開始態勢，已足奪內綫敵軍之戰鬥意志。毛奇根據由波希米亞北部及德意志諸部諸戰役所得之經驗，進而擴展其戰略教訓，認爲由分離正面作戰乃要求於統帥之最大能力。此導師晚年之作戰計畫，使其偉大教義臻於完善，而一八九〇年三月三十日致瓦德西之文件，可爲毛奇時代對於分離兵力協同動作問題之解答。

六、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更迭時德國

軍事著作中關於拿破崙與毛奇作

戰方法之辯論以及高爾慈與石里

昔亭兩將軍之意見

毛奇伯爵元帥謝世後，紛紛研究拿破崙兵法與毛奇兵法是否根本差異之問題。毛奇戰略顯然常用拿破崙不慣用之方法，而自拿破翁時代以來因編制改良（將大軍分爲若干軍）及技術革新（電報鐵路與道路建築）大軍指揮已有進步，亦不容辯駁。故許多理論家根據一八六六年及一八七〇——七一年經驗贊成新戰略方法，而反對者亦不少，此輩始終以拿破崙爲指揮大軍求戰略戰術上勝利不可及之模範。關於此問題所發生之兵學爭辯，曾在一八六六年與一八七〇年戰役中充毛奇元帥幕僚者發表謹慎之言論。魏爾地（*Ullrich*）將軍卽在其所著之「戰爭研究」中鄭重聲明，內線利益本來甚大，外線之集中作戰則須以特別有利情形爲先決條件；例如奧軍在波希米亞北部集中與普軍在馬爾克及細勒西亞分離配置時，必於每一場合顧慮各種附帶狀況始能決定何者位置較佳。領土一部突入敵境如波希米亞插入普魯士境內者，應在戰略關係上加以注意，準備對法戰爭時亦因萊茵省與伐爾慈（*Palatinat*）區之突出而德軍自然占內線，俄屬波蘭儼如楔形突入其西方鄰國境內，復與此相似。但此種互相類似之地理上局勢，因外界情形及土地本體特性（如要塞

、河流方向、山脈、鐵路網等）而形成特別狀態，以決定其利用之可能性。上述魏爾地之思想極適合毛奇之意見、毛奇元帥以爲統帥部之困難任務，乃在保持大軍之分離而仍能使其適時集中，但恐迂拙之徒視其教訓爲滯板法則，故附加警告之詞，謂統帥部應如何達成其任務實無一般原則，因每次任務不同故也。

毛奇之公牘刊發甚晚，其一八七〇年以前之作戰計劃於一八九六——九七年，戰術戰略論文於一九〇〇年始公佈，而對於判斷毛奇作戰方法特別重要之一八七〇年以後之作戰計畫，甚至於一九二九年方由史美爾飛德 Schmeffel 刊行，以致後世對於毛奇之思想頗難得一正確之印象，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更迭時之許多偏僻評論，或職是之故耳。最後關於拿破崙與毛奇作戰方法之學術辯論。演成是否內線或外線爲希望較多之戰略方式，且以拿破崙爲內線作戰之導師，而視毛奇元帥爲外綫作戰之導師。

參謀本部戰史編纂處曾於一九〇三年出版「會戰勝利」一書，以參與此種意見之爭辯。該書否認毛奇戰略與拿破崙戰略有根本差異，極力闡明兩名將並不嗜好某種方法，而

有內線或外線作戰之辯。

福磊塔格 *Freytag = Lortz* 男爵於參謀本部出版上述書籍以前即發表同樣言論，彼於其所著之「拿破崙與毛奇之大軍統帥」（一八九七年出版）中引證戰例，闡明毛奇之大軍統帥原以拿破崙爲本，不過藉助新式工具而發揮增進之耳。並謂拿破崙兵法並無一定不變之原則，而全係「應變方法」，此正毛奇所稱爲戰略者也。

但福磊塔格之著作及參謀本部之官方意見，仍未澈底澄清議論紛紜之問題，而自毛奇以來顯然以自遠處準備之運動爲會戰之主要戰略計畫。德意志諸次統一戰爭中雖因大軍各部最初分離及下級指揮官獨立動作而妨害戰鬥行爲之統一，然毛奇之全般計畫常確保最後勝利。毛奇之意見（根據「戰爭中軍隊指揮之一般學理」），謂一八六六年及一八七〇——七一年之普德作戰方法暨主要戰略思想，較拿破崙之方法更爲勇敢，此語「會戰勝利」一書亦不能反對之。尊克毛奇老幕僚之布魯美 *Bruno* 將軍亦具此觀念，謂毛奇會云如能將分離兵力以短距離之行程由不同正面導入戰場，則已達到戰略之上乘，是

毛奇之會戰準備無疑與拿破崙有重大區別。世界戰爆發前不久時，布魯美在其所著之一「戰略及其任務與方法」(一九一二年第三版)中發表云，毛奇未嘗固執「分進合擊」之原則，尤其一八七〇年向摩塞耳河 *Mosel* 前進時顯然違背此原則；但毛奇以此原則之意義爲常法，拿破崙則專好集結兵力，其相當區別於二人多數會戰計畫中表現之，此亦正當之論也。

高爾慈 *Goltz* 男爵於十九與二十世紀更迭時按照新視點討論此問題，以爲法皇拿破崙與毛奇元帥之作戰方法全無二致。彼意對於會合分離兵力選用何種方法之問題(是否戰場前方抑或在戰場上)，情況明瞭之程度有重大關係，拿破崙與毛奇亦受此影響，拿破崙如明瞭情況而能確保各部兵力之協同動作，則分離其大軍，毛奇如處於情況不明之地位，則採取緊密之集結；故斯二者在同一條件下皆使用同樣原則，而世人每慣稱此原則爲拿破崙方法，彼原則爲毛奇方法。

此外據高爾慈之意見，今日不復可期由內線子敵以迅速殲滅之打擊，因此內線作戰

之團滿實施益趨困難，且現代大軍兵力極爲雄厚，亦不易利用內線；反之由多正面攻擊能使敵迅速感受大軍之優勢，此乃最好之方策也。

高爾慈最後結論云：「實施內線防禦較包圍或集中攻擊困難。」

高爾慈又爲極堪注意之指示，謂以今日大軍之衆多並因保持其運動自由之必要，戰略防者通常亦取分離配備，於決戰時機始集結之，惟有如此方能使派往先被敵攻擊部分之支援部隊由側方參加，以顯其功效。毛奇元帥於一八六七年答覆納基 Ziegler 中將論文時已表明此種思想，彼意倘與軍於戰役開始時不在一處而成兩主要兵團在歐爾米慈 Ormstein 與巴拉克（卽布拉格）Pilsen 附近集中，以準備會戰，則其給養宿營與前進必大爲容易。

石里昔亭 Schlichter 將軍反對高爾慈學說，堅毅主張大軍統帥學應決定採用兩法中之一法，被指揮者須知按照何種方法指揮。石里昔亭之意見，無疑僅以毛奇方法爲適用，其言論如下：毛奇保持分離前進至會戰開始之思想，乃指揮大軍之創造，毛奇藉此方

法予攻擊以新銳力量，蓋自發明連發槍以來攻擊力量有衰微之虞也。貝內德克 Benedek 馬克馬洪 ~~Mc~~ Mahon 克魯巴金 Kuropatkin (石里昔亭意指奉天會戰時俄軍雖以極大優勢仍不能抵禦三方面之攻擊) 所遭受之戰術上危險，係基於同樣原因，即由毛奇用兵術而來是也。毛奇兵法乃舊式軍事書籍中所無者，自毛奇起開始一章新戰史，故現今關於大軍統帥教育應要求廢棄拿破崙作戰方法。

但石里昔亭將軍並非片面主張外線作戰，彼意苟不論狀況如何而欲藉擴張正面以確實保有外翼，則不足為模範；毛奇所指導之作戰，最初並不預計一定攻擊方法，於作戰經過中見有利用外線或內線之可能時，然後採用之。然毛奇之一般指揮法則則與拿破崙者相反，而係「分離前進以達適時會合之目的」。自毛奇以來，會戰決勝為作戰本身之直接結果，故作戰已造成會戰計畫，據石里昔亭意見謂此種狀態足以推翻克勞塞維慈之陳舊會戰景象。因拿破崙時代祇能依照時間與空間統一指揮內線作戰，故成立內線優越之原則；但在今日則此種見解已為時代所超過而變為陳腐之論，蓋現今居外線者通信及傳

命令之曠費時間已因技術進步而消除也。

關於一點石里昔亭亦如高爾慈之意見，以爲現代之內綫已失其舊時之優越地位，從前內綫之利自毛奇以來變成害處，緣擁聚大軍較諸過度分離猶有更大危險也。

石里昔亭學說與高爾慈學說尙有相似之見解，卽石里昔亭亦謂保持相當之正面寬度對於攻勢及守勢狀況俱屬重要是也。若防者亦應用新式作戰原則，則在外綫之攻者未必能確實達到包圍會戰之目的；如攻者先在一處突破敵軍正面，則包圍或能成功，例如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軍團在烏斯島 *Usdar* 附近之攻擊或一九一四年秋季第九軍在庫特諾 *Kunno* 附近之攻擊卽其明證也。

故按石里昔亭見解，蓋量長時保持兵力分離之新學理亦應使用於防勢會戰，因此彼要求預備隊之位置應以充分側方距離居一翼之旁。

石里昔亭設問云，假使巴贊 *Bataine* 於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八日有控置於右後方之大軍預備隊，而能於薩克遜 *Sachsen* 部隊完全可供指揮以前席捲近衛軍團之疲敵戰綫，則

其成就何如乎？世界戰時按照石里昔亭學說之意義，一九一四年九月半第六軍——如伐爾肯海音 *Falkenhayn* 將軍最初所想像者——宜遠離大軍右翼成梯次配備以集中，一九一四年九月杪第九軍之集中亦宜在左方與奧軍正面遠離。

最後石里昔亭關於現代大軍之退却運動亦要求在作戰上分離兵力，如被迫後退，則將向敵軍攻擊壓迫之方向實施退却，但大軍指揮部務須藉兵力分離使大軍運動迅速獲得安全之作戰根據地，如是始能不受制於敵，而急速脫離極度危險之敵軍近側。石里昔亭之著作（「現代戰術與戰略原則」及「軍隊指揮」）中有云：「趨赴決戰之大軍運動應當爲集中式，其前通常應爲離心式，戰及戰敗後亦然，蓋勝者於博得戰果後亦不得不在作戰上分離其大軍，以圖重新造成繼續戰鬥行爲之正規狀態。」石里昔亭對於彼時戰略無系統所爲之學術鬥爭，意在發揮毛奇之遺教，無疑已極激動當時之作戰思想，但就全體論之，尙未獲貫徹之效果焉。

七、史蒂芬之教訓

其間軍學界內出一偉大人物，將陳舊學說之派別一掃而空，並樹立切合現代戰爭之教訓，以爲兵學權威，斯人卽史蒂芬 Schlieffen 伯爵是也。史蒂芬採取高爾慈之見解，但較高爾慈更爲堅決有力，卽反對由毛奇之大軍統帥推論一定方法，謂毛奇元帥所遺留之教訓，非一種方法，非一種手段，非一種方式，而係許多方策，每一場合應求最適宜者而爲之；指揮官之決心須完全自由，以採擇能博取勝利之途徑（參謀本部慶祝毛奇伯爵元帥百年誕辰宴會席上演詞）。克勞塞維慈亦持同樣論調，彼在其著作中云：「機動無一定規則，無固定方法，行爲方式不可受一般原則之限制，此敢斷言者也。」故軍事學家意見之爭執，自史蒂芬以來復回轉於克勞塞維慈意見；然當時仍有非難之批評，謂其見解失於偏頗，在今日視之，誠屬奇異之事。批評史蒂芬者不乏其人，茲僅揭載三人，

卽石里昔亭及貝恩哈爾地 Bernhadi 海塞勒爾 Haeseler 是也。海塞勒爾之言曰：「史蒂芬之教訓全以攻擊與包圍思想爲主，是因片面癖好而失却複雜之戰爭要求也。」貝恩哈爾地之言曰：「專用包圍以求勝利，乃異常危險之事，凡欲以一定學理在戰場求勝利者，殊難奏功績。」石里昔亭之非議更甚，評論史蒂芬未繼續發揮已生萌芽之偉大毛奇教義，反將毛奇之行爲依照其私意加以妄測，譬如史蒂芬研究戰史時詭稱德意志統一戰爭之參謀總長有某某作戰企圖，實際毛奇未嘗有之。福磊塔格 Freytag = Loringhoven 男爵將軍之議論則與上述者相反，而特別承認史蒂芬弘揚毛奇作戰思想之殊勳，後世亦視史蒂芬爲現代戰爭之導師，幾無反對之者。

然則史蒂芬教訓對於以分離大軍作戰之問題在原則上有何議論乎？其關於現代大軍統帥中心問題之觀念與毛奇元帥所製訂之法則有區別乎？迄今已經公佈之史蒂芬公牘及其謝任後之戰史研究，可爲討論此種問題之資料。

史蒂芬伯爵充參謀本部廳長時，對於一八九〇年瓦德西 Walderssee 對俄作戰計畫之

設計贊襄不少，而此計畫毛奇亦於一八九〇年三月三十日提出文件贊成之，迨史蒂芬接任參謀總長後，不久即決心廢棄其前任之作戰計畫，此事殊堪注意，或亦令人驚異。因此世人每推論史蒂芬關於對俄作戰之見解與毛奇元帥之意見不同。

史蒂芬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備忘錄內申述其變更意見之原因，謂俄軍對於德軍由東普魯士越那流河之攻擊已有準備，俄國詳知德軍企圖，亦將其兵力爲適應之分配。據參謀本部接到之情報，俄國最近擬準備其陸軍之較大部分以對德國，且主力正位於婁木薩 LONZI 後方，即德軍所欲攻擊地點之後方。坐是突破那流河綫之企圖幾不可能，即令能成功，敵軍諒亦不向南方退避，以陷於奧軍手中，而將向東方退却，該處乃敵軍輸送前來之鐵路終點也。故史蒂芬推斷不能達到決勝會戰及毀滅俄軍之目的，而演成正面戰鬥，且敵軍可自由向其廣大國土之內部退却。

奧軍於作戰開始時與我軍相距約四百公里，其適時之支援從前即有疑問，現今應認爲不可能之事。職是之故，不可復堅持以前之作戰計畫，而該計畫本來在比較有利條件

下已甚困難，且有遭受嚴重危險之虞。

史蒂芬又綜括其主要思想於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備忘錄內云：

「如奧軍自加里西亞德軍自東普魯士由完全相反而隔離四百公里之基綫作戰，則無論攻守均極危險。苟俄國動員集中之實施遲緩而濡滯，則同盟兩軍誠宜取最短路徑襲擊正在集中之俄軍，使其全然不能集中。但自俄軍有準備而不虞意外襲擊以來，則不宜無任何聯繫且不能互相支援而由距離如此遙遠之兩不同方面攻擊強大敵軍。」

按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及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史蒂芬之備忘錄，似乎關於外綫作戰之可能毛奇與史蒂芬之意見根本差異，但實非如此，而史蒂芬見解所以不同者，首要因史蒂芬自一八九二年夏季起決心先以德軍主力應付法國，對俄所用兵力則限於最少數量。故一八八八年二月毛奇工作計畫之基本條件所謂同盟軍之強大優勢者，已不復存在。當時估計俄國對德兵力為二十二至二十四師，為攻擊此俄軍而有勝算起見，應留置強大之東方軍。今則顧慮對法作戰計畫而無若許兵力用於東方。史蒂芬對於外綫作戰希望具有優

勢，但今後東方戰爭開始時已無優勢，况原期乘俄軍不備而在決勝戰場襲擊之，然現今不復有此希望，故史蒂芬決定放棄依照勒魯士格方式作戰之冒險企圖。彼擬採取比較謹慎之方法，以代替由相反方向之作戰，約如從前高爾慈及石里昔亭引證一八六六年戰役毛奇在北波希米亞指揮方法以爲外綫作戰之教訓。（分離前進之部署，須能於敵軍以優勢兵力到達該處以前使各部適時會合，以遂行主決戰。）因此同盟軍兵力必須於集中間即彼此接近，而此接近惟有向奧軍方向實行之，緣同盟奧軍在加里西亞集中認爲既定之事也。史蒂芬伯爵於一八九二年終得到解決辦法，即不令德國東方軍之主力在東普魯士集中，而着其在上細勒西亞及波森 *Posen* 省南部集中，東普魯士則僅以極薄弱兵力相當警戒之。德國東方軍應由其集中區域及早向瓦薩與伊萬格洛得 *Iwangorod* 間之維士杜拉河前進，以圖在該河彼岸與以強大兵方向魯布林 *Lublin* 及扣爾木 *Chorn* 前進之奧軍匯合，以遂行會戰。既經在維士杜拉河東方地區集結兵力後，則同盟軍界乎北方波蘭境內俄軍與南方佛爾細尼亞 *Volhynien* 及波多里亞 *Podolien* 境內俄軍之間，而以極

強大兵力居於內綫，然後能隨意加強此翼或彼翼，以便向右或向左求得攻勢之決定優勢。

一八九二年之史蒂芬作戰計劃，旋有重大變更，蓋察知德軍到達維士杜拉河時奧軍尚不能到着，且德軍亦不能單獨在瓦薩與伊萬格洛得間實施敵前渡河也。因此種攷慮及尋覓適宜渡河點，最後預定德國東方軍在查維秀斯特 Zawichost (散河 Saa 口下游近側) 渡維士杜拉河，故其集中主要限於上細勒西亞。但因此德奧軍自始即彼此甚為接近，以致不能由最後之會合期望特別作戰效力——自不同方向同時進入戰場。是以史蒂芬於一八九五年又將此作戰計劃廢棄，蓋認該計劃係會合之攻勢，而非分離之攻勢也。嗣後史蒂芬伯爵建議於奧國參謀總長，擬成一偉大之外線作戰計劃，按照該計劃三同盟軍應由北方南方及西南方用集中前進法深入波蘭，同時以比較薄弱兵力在加里西亞與東普魯士東部阻止俄國西南軍及俄國尼門軍，以待同盟各軍在維士杜拉河右岸會合。

附圖十二(原書插於此處，因印刷關係附釘書後。)

德國東方軍按新計劃應由托命 Thorn 歐爾特耳斯堡 Orlsbure 之綫向那流河前進，能希望於俄軍增援到來以前到達該處，德軍攻勢可期不久即將解決最初僅爲掩護諸渡河點而分佈於河岸之俄軍各師。奧國主力軍依照史蒂芬建議應在克拉考 Krakau 魯布里尼慈 Lublinitz 之綫集中，該軍由此處至維士杜拉河之路程頗遠（與一九一四年秋季時德國第九軍相似），然史蒂芬判斷該軍到達維士杜拉河中游，可望不遲於按照從前計劃在維士杜拉河東方由牙婁斯勞 Jaroslau 前進時到達維普爾慈河 Wiprz 下游之時間。按史蒂芬新建議，該軍固然須實施困難之渡河，但無能妨害其渡河之強敵在前。苟奧國主力軍得渡過維士杜拉河，則可自由適應當時狀況轉向其能參加決戰之處，或向右與由散河下游向俄國布格軍前進之奧國東軍協力作戰，抑或向左與由那流河下游前進之德軍協同動作，均無不可。

毛奇時代對俄作戰之思想，係由加里西亞及東普魯士向預料在布格河 Bzura 與維士杜拉河間之俄軍主力施行集中攻擊，史蒂芬新計劃已使此思想適合世紀更迭時業經變化

之情況；一強大中央軍橫貫波蘭向維士杜拉河中游之前進，將對於舊計劃之顧慮掃除無遺，從前所缺乏兩側翼軍間之支援及連絡藉此得以保持。此外主力由克拉考——魯布里尼慈之線進攻，可使自己攻勢避開敵軍之對抗，蓋逆料敵必應付兩側翼軍之包圍運動也。

此史蒂芬計劃宛似一八一三年同盟軍之計劃，兩計劃皆隱伏嚴重之危險，但俱有大決勝之希望。奧國參謀總長貝克 Bock 男爵則以為史蒂芬伯爵所建議之兵力分配，危險性大於所期待之勝利，彼意奧軍分離集中，因之兩軍遠隔，甚難統一指導作戰，且奧國東軍即在最好場合亦難望在數目上與其敵軍相當，該軍如遭挫敗，則奧國主力軍之前進亦將中止。貝克之見解，乃十九世紀時對於以分離大軍作戰之腐舊顧慮，至於由一共同總司令統一指導全體對俄所使用之同盟軍兵力，則對於作戰之順利實施極為切要，但基於政治上原因不能為此措施，且未談及此事，緣史蒂芬伯爵未得祛除貝克男爵對於奧軍分離集中之顧慮也。

最後兩參謀總長因缺少更好方法，遂協議仍採用毛奇時代之舊計劃，然德奧兩方固明知同盟軍最初完全分離之弊甚難排除也。嗣後自一八九六年起之五年內，不甚重視此雙方均不滿意之計劃，此時史蒂芬伯爵完全不受奧國參謀總長處置之拘束，而奧國參謀總長亦去共同作戰之思想漸遠，於是東加里西亞及東普魯士成爲完全分離之兩個預期戰場。

但史蒂芬伯爵在此數年內亦準備另一場合，即奧匈受俄軍攻擊之威脅，德國須援助其同盟國，而法國或暫時坐觀不動是也。彼對此場合復預定奧匈軍與德國東方軍採取共同攻勢，而德軍兵力應爲德國全軍之半以上。史蒂芬伯爵企圖於此場合令一強大德軍由東普魯士向那流河前進，同時一較薄弱之軍應在北方包圍攻擊俄國尼門軍。史蒂芬以爲既使用如是強大兵力，則與奧匈軍遠離亦不復有危險。其餘不足一半之德軍，應以動員部隊在衛戍地完成輸送準備，以圖能依乎情況遷往東方或西方。

史蒂芬時代參謀本部對俄之準備，須顧慮極複雜之政治與軍事可能性，而影響最大

者，厥爲毛奇所預計對俄戰爭時之大優勢史蒂芬於正常場合不復具有之。史蒂芬伯爵蒞任不久，卽將毛奇最後作戰計劃廢棄，而代以新作戰計劃，以後尙屢經更易，其原因可由此充分解釋之，史蒂芬建議比較謹慎之集結攻勢，以代替一八九二年毛奇所擬分離攻勢之極勇敢計劃，職是故耳。但不可因史蒂芬作戰計劃與毛奇意見不同，卽證明兩參謀總長關於分離大軍協同動作可能性之見解有極端差異，而史蒂芬之各種作戰計劃，實與毛奇所用以達到目的之方法與途徑並無二致，要知兩參謀總長之帥兵術，咸在乎依照隨時情形選擇勝算最多之作戰方式也。毛奇元帥——不僅於對俄作戰計劃，且於一切計劃——適當估量其可能程度，較史蒂芬少受外綫作戰時分離兵力間一定空間距離之限制，彼依乎狀況自由規定集中正面之大小，並不專好某一種作戰，前已述之矣。史蒂芬伯爵則屢次聲明以分離大軍作戰時有聯繫之必要，而不忽略分離作戰兵力互相支援之可能，就此論之，是史蒂芬以克勞塞維慈之學說爲依歸，該氏論間隔對於分離大軍協同動作之影響云：「苟大軍配置於隣接而無天然大障礙分隔之數戰場內，則此部對於彼部尙不乏

重大影響；但如各戰場相距甚遠，或有中立地及大連山界乎其間，則彼此之影響極有疑問，甚或無大希望；若各戰場位於敵國之完全不同方面，以致彼此效力分散於離心綫上，則幾失連繫之痕跡。「關於克勞塞維慈之此種定義，下章討論最近戰爭中之集中作戰時尙申述之。

吾人試瀏覽史蒂芬伯爵之著作，則可覘其關於現代戰爭最重要指揮問題之思想進步，今日所知者僅係大概輪廓，嗣後尙缺少之史蒂芬公牘出版公佈時或更爲明瞭。史蒂芬伯爵在其長時供職期間不斷研究對優勢戰鬥之問題，因尋覓德國於將近戰爭中如何對優勢敵軍獲勝之可能，乃先檢討內綫作戰而內綫作戰對於弱者有勝利希望，過去軍事學理家已訓示之。史蒂芬伯爵不採用石里昔亭及高爾慈男爵之新意見，卽所謂兩世紀更迭時內綫之利已不如曩昔者，反專以此種戰略方式爲教育參謀之基礎。其所出之大多數想定及其所指導之一部分東方參謀旅行，咸尋求對優勢敵軍在內綫作戰之答案，故謂史蒂芬伯爵爲訓練德國參謀部準備困難內綫作戰之導師，誠屬正當之論。

爲獲得迅速徹底之勝利計，史蒂芬藉包圍一翼及向敵軍退却線前進以求決戰，實施包圍攻擊不用薄弱兵力，而用一個或兩個軍團，抑或用一個或數個軍，最後要求爲將者應以所有一切迂回敵軍之翼，如是可有以反正面會戰之機會，換言之即遂行殲滅會戰之機會是也。故魯騰 Leuthen 會戰爲史蒂芬之模範會戰，其發源於此而弘揚爲戰略之一方包圍思想，乃史蒂芬所謂「勝利之祕訣」。一八九九年史蒂芬伯爵之觀念，尙以爲比較薄弱之軍欲致勝利，惟有務以強大兵力向比較強大而機動較小之軍之一翼前進，以求決勝，敵軍正面則牽制之（一八九九年參謀本部東方參謀旅行記錄）。

一八九九年東方參謀旅行之經過，爲史蒂芬軍學教育發展過程中可注意之一階段，此次參謀旅行兩方皆有數個最初分離之軍，德軍方面按開始狀況處於外線。德國東方軍指揮官不決心利用此狀況，令在細勒西亞集中之主力暨在內柴河 *Nieze*。畔集中之一部兵力達成集中效力，而寧以細勒西亞軍沿敵軍正面旁經長時側面行軍接近內柴軍，蓋彼以爲用會合之兵力攻擊敵軍正面之一部分，較諸以一部兵力包圍外翼勝算較多也。實施此

種決心，細勒西亞軍必須向左移動，在今日視之，誠覺其奇異。然當時史蒂芬伯爵同意此舉，緣彼以爲既假定德軍劣勢，則分離兵力之集中作戰或爲極冒險企圖也。是故一八九九年之際，史蒂芬伯爵尙無藉多方面攻擊之集中效力消除自己劣勢之傾向。

嗣後史蒂芬始研究雙方包圍之思想，其戰術想定及參謀旅行想定最初僅使敵軍處外線，而利用分離兵力前進時之錯誤，以先後擊破敵軍，曾以此方法屢次演習各個擊攘由尼門河與那流河向東普魯士集中前進之俄軍。爲極力使此問題益爲困難並仍覺得可期勝利之答案起見，其一九〇四年想定令三個分離軍向在里格尼慈 *Lignies* 地區居內線之一個藍軍前進，最後藍軍卒能克服狀況，而攻擊最近之敵軍一軍，對於其他幾乎直接在背後之一軍則取防禦動作。史蒂芬伯爵於此想定內已假定敵軍三軍中之一軍落後稍遠，其他兩軍則彼此分離，但自覺兵力強大，希望對薄弱藍軍爲有效之包圍，以藉此使藍軍有取勝之可能，故此想定可表現以分離兵力在外線作戰之一切弱點與危險。

但史蒂芬伯爵亦曾對東方俄軍演習以分離兵力在外綫作戰之有效實施，彼於一九〇

三年總裁演習時假定德奧軍方面有大優勢，可令五個德軍及三個奧匈軍由不同方向對在內綫之俄軍集中前進；此次參謀旅行之演習結果，得包圍殲滅在瓦薩地區之強大俄軍。史蒂芬於總講評內引證斐德禮大王屢次企圖及拿破崙於一八〇〇年一八〇五年一八〇六年一八〇七年所使用之戰略方法為殲滅敵軍之手段，此亦即同盟軍於一八一三年十月內藉以摧破拿破崙勢力及毛奇元帥於一八七〇年八月內據以博得勝利之方法也。

史蒂芬解釋此種方法云：「斯法不外以全體兵力或至少以大部分兵力向敵軍側面或背後前進，以逼其用反正面會戰，並壓迫之使向不利方向退却。此種攻擊荷如勒普士格 *Leipzig* 會戰與格拉維婁特 *Gravelotte* 會戰及帥丹 *Sedan* 會戰由兩方面實施，則至少可包圍敵軍。」

以雙方包圍之思想為殲滅勝利之方法，在自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八年所發表之史蒂芬著述——一八〇六年戰役一八〇七年戰役一八一三年戰役——中尙未記載之，此種思想自一九〇九年以來始列入史蒂芬學說內，然後發揚光大之，以由四方面攻擊為合理想

之會戰計畫，而漸占其思想範圍之重要地位。

史蒂芬於其「現代戰爭」論文（一九〇九年一月在「德國評論雜誌」發表）提出將來歐洲戰爭中對於殲滅決勝之要求，以為必須由兩方面或三方面攻擊，即對正面及一側面或兩側面攻擊是也。彼謂此種攻擊兵力數目強大者比較容易實施之，但就現在情形觀之，實難望具有斯種優勢。由此言論可推斷史蒂芬伯爵當時尙以兵力弱者之集中攻擊為不適宜，而猶贊成通行之學理，視優勢數量為集中作戰之先決條件。

迨史蒂芬讀德爾布律克 *Hans Delbrück* 所著之「兵法史」，領悟其坎拿 *Cannae* 會戰之敘述，始恍然覺得對彼多年探討問題之新解答。漢尼拔 *Hannibal* 會戰啓示如何以少勝多之祕訣，該氏不僅如斐德禮大士在魯騰 *Leoben* 能痛擊幾二倍優勢之敵，且甚至完全殲滅之。自是以後史蒂芬伯爵遂要求由多方面攻擊，以實施雙方包圍，可能時並以背後攻擊補足之。

史蒂芬之坎拿原理係在戰術上着想，本來為以寡勝衆歸結於殲滅戰之法則。彼覺奧

飛杜 *Aulidus* 河畔之會戰甚爲奇殊，因其不僅爲一完全殲滅戰，且違反一切學說而以少數戰勝故也。兵力薄弱之漢尼拔不特在兩翼上且亦對敵背後迂回，可謂已達到集中之效力。史蒂芬伯爵由此歷史事故推斷自二千年來以迄於今兵器雖有改革，但重大之會戰條件依然不變，今日尙能按照漢尼拔所創之計畫遂行殲滅戰，惟成功之先決條件，當然爲敵軍因悖謬處置而消失其自己優勢耳。

史蒂芬論斷云，坎拿會戰之經過，指示如何以不同等兵力博取殲滅勝利之途徑，此種違背一切學說之思想，乃史蒂芬伯爵列入軍事學說之新穎理想。但史蒂芬於繼續著作坎拿研究時自己並不堅持此思想，而於其結論內謂各種坎拿自然希望己方有數目上之優勢。然論史蒂芬軍學教訓之著述中，多忽略其原來主張對優勢求勝利之思想，殊不知實應遵守本來最重要最有裨益之史蒂芬現代戰爭學理，以利用多方面攻擊之集中效力，卽對兵力弱者亦有助於決定勝利也。

論者反對史蒂芬伯爵採取古代會戰爲其教訓之模範，在彼距今如是遙遠之時代，戰

爭特性及會戰指導之條件完全不同，今日回溯往事，誠有觀察欠明瞭之嫌。實際坎拿會戰之戰術上前例，尤其最初控置之迦太基 *Karthago* 兵側翼梯隊向羅馬軍側面之旋回以及哈斯得魯巴爾 *Hasdrubal* 之騎兵向敵背後前進，不能與毛奇由展開區域縱深實施之作戰上包圍相比較。批評者評論史蒂芬之基本思想，所謂包圍會戰無論在何時代皆爲用兵仙丹者，本來極合毛奇理想，但以現今之包圍教訓與古昔之類似現象混淆並論，則不合事理；並謂史蒂芬不顧一切，視各種包圍及時代不同之包圍方法爲一律，而不區別所應要求之局地包圍與由前綫之迂回以及由兩個作戰上完全分離正面之攻擊。

世人每視史蒂芬之坎拿研究僅爲其以前戰史研究——一八〇六——一八〇七年戰爭與一八一三年戰役——之繼續，而其從前之戰史研究，尙以應用成戰略之斐德禮大王魯騰會戰爲研討之基礎，因此更爲模糊不明，以致對於史蒂芬坎拿原理之疑問益形增高。史蒂芬伯爵因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係一大坎拿會戰，原擬在其出版之「坎拿」一書內特增一節以論之，惜未見諸實行；果爾則其許多論斷必較勉強引證漢尼拔會戰而爲人誤解者更爲

自然確鑿。勒普士格會戰顯然爲史蒂芬發揚多方面集中攻擊效方之教訓之基礎，而勿庸加以牽強附會。此次民族會戰之戰例，除其他不計外，亦可使史蒂芬之要求愈爲明瞭，卽不可在翼端求側面，而應於敵軍配備之全縱深求之是也。由控置之梯隊實施戰術包圍，在近代戰爭中常發生困難，而此種困難全不能就古代戰例表現之，緣彼時指導會戰對於空間問題尙無重要關係也。是以謂史蒂芬教訓缺欠各種包圍可能之區別，主要諒因所選擇之戰例之故耳。

石里昔亭將軍認史蒂芬「現代戰爭」中之兩宗言論爲現代軍事學說之二大原則，並表示完全同意，其要旨如下：

一、爲求決定性殲滅勝利計，需要由兩方面或三方面攻擊，卽向正面及對一側面或兩側面攻擊是也。

二、統帥部最重要任務之達成，乃在於可與敵接觸以前指示各軍及各軍團前進之道路與方向，并指定其每日之概略目標。

石里昔亭以上述第二條爲現代會戰全般形態之骨幹，而兩條原則俱非常含有毛奇氣味，蓋毛奇屢按此定義之法則運用其兵力，且企圖由不同正面指揮戰鬥也。

苟天假石里昔亭以年齡，而使其尙能讀坎拿研究，則彼必極端贊成史蒂芬對於毛奇戰略之更堅決態度。史蒂芬伯爵一反戰史編纂處所出之「會戰勝利」及其自己關於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戰役之陳述，於一九〇八年公佈之「一八一三年戰役」及爾後於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初出版之「坎拿」研究中已明白揭示拿破崙與毛奇作戰方法之相反。彼於此指出毛奇大軍指揮於一八六六年與一八七〇——七一年所遭受之擾亂與阻撓，其故卽由於彼時人物信守拿破崙之遺傳，以爲在會戰前集結兵力係勝利之不移條件。史蒂芬在「坎拿」內發出警告之聲，謂一軍之分離部隊常有於開始攻擊以前先在敵軍正前方聚集之習好，並引證毛奇於一八六六年前卽反對此種用兵方法，其結果僅能演成對正面之攻擊，前仆後繼，漸趨衰弱，幾無效力可言。用是種方法不能求得殲滅勝利，欲達此目的，除向正面攻擊外，尤須如哥尼西格勒慈 *Konigsfeldt* 會戰對兩側面攻擊。若敵軍之配

備窄狹而深長，且擁聚一處而準備持續戰鬥，則側面攻擊因之容易。較寬之正面則可以包翼，惟當然以較大較多之軍爲先決條件；但如推翻拿破崙所謂「強者戰勝」之原則，則弱者亦能不顧敵軍優勢而殲滅之。

今日亦能如坎拿會戰時伸張兩翼以達成殲滅包圍，並尙可希望敵軍如瓦爾婁 [Orontius] 在坎拿，拿破崙在勒普士格，貝內德克在哥尼西格勒慈多少擁集其兵力。

史蒂芬以此種認識達到其畢生工作之目的，坎拿戰例實指示其能博取完全殲滅勝利之途徑。坎拿方法通常利於強者，兵力強者可適當使用其優勢，同時攻擊正面與兩側面，并依乎可能亦攻敵背後；毛奇戰例屬於前者，漢尼拔戰例屬於後者。史蒂芬伯爵知坎拿式會戰僅係罕有之事，苟無此種會戰條件，則須向一側面攻擊（斐德禮大王之魯騰戰例），史蒂芬之格言所謂全部戰史之最重要內容不外向側面攻擊者，卽由此識見而來。

史蒂芬云：「吾固承認我國（指德國）典範令僅於稀少場合規定對兩側面攻擊，但余確認此係正常攻擊，如不能爲此，則至少應以守勢手段掩護不攻擊之翼。除魯騰會戰不計

外，凡欲攻擊兩側面者，應爲兵力比較強大者；苟不能如是，則其配置與前進之模樣，須彷彿兵力雄厚，換言之，即須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採用寬廣正面及微小縱深是也。」

批評者責難史蒂芬伯爵，謂其永未揭示毛奇所謂「保持兵力分離至戰場內」之原則。實際毛奇之箴言，史蒂芬著作中及其毛奇百年誕辰慶祝演詞內與柏林毛奇紀念碑開幕典禮演說時，均未提及此語。但應知史蒂芬伯爵因鑽研現代戰爭之學術問題並根據西方參謀旅行所蒐集之經驗，對於自毛奇以來數量與空間之比例變化，已加以深思熟慮，且推斷在德國將臨之戰爭中，往往不能於集中時分離大軍，并於前進時保持作戰上之分離。彼以爲切要之圖，在乎防止大軍一部之各縱隊擁塞於敵軍正面前方，因而失去包圍之可能；故擬以寬廣戰線向敵前進，並令突出之翼向側面旋回，其言曰：「側翼如因任何緣故而與中央分離，則須移近中央，以便爾後共同開始包圍攻擊，如是則側翼可由最短道路向敵軍側面或背後前進，此乃毛奇所稱分離兵力在戰場上之會合，而爲統帥之最大能事也。」

是以史蒂芬並不駁斥毛奇盡量保持大軍作戰上分離之思想，而僅以他種語氣使其適台彼時戰爭之新狀態。大多數統兵者與幾乎全體之下級指揮官，因恐各軍在會合前可被擊破，遂努力不在戰場上而於會戰前會合分離兵力，史蒂芬極反對之，謂其放棄決定勝利而愛小勝，甚或毫無勝利可期，斯言深合毛奇之意旨。

故關於毛奇軍事學說之此種最重要原則，毛奇與史蒂芬之觀念並無根本差異。福磊塔格 Freytag = Loringhoven 男爵稱道史蒂芬伯爵有弘揚毛奇作戰思想之功勳，誠屬十分正當之評論，蓋一八九〇年後戰爭性質已有變更，實應予大軍統帥舊原則以新內容也。

史蒂芬伯爵之同時人物，除極少數反對者外，已稱之為現代戰爭導師，而彼亦以為兵法史中所述者不能完成此任務。其教訓之主要功效，顯然在使受其薰陶之指揮官明瞭毛奇之用兵術，並掃除因陳舊學說而不敢為外線作戰之恐懼心理。斐德禮大王所預想及細勒西亞軍部所試驗之新式戰略方法，由毛奇匠心將其變為適合時代之軍學教義，而復

由史蒂芬依照世紀更迭時戰爭特性之需要繼續發揚之。史蒂芬以勇敢之精神予集中作戰以新法則，其教訓中無因謹慎及憂慮挫敗而規定之戰略。彼非議拿破崙於一八〇六年深秋時在波蘭戰役之指揮，當時拿破崙着其各將領採用「智慧之機動，而勿過度與敵接觸」，史蒂芬反對之曰：「倘毛奇於其着第一與第二軍向吉秦 Gitschen 會合之命令中附加類似拿破崙之一語，則哥尼西格勒慈 Königgrätz 會戰殊難成功，蓋各軍長接到此種任務將極端顧慮其狀況，惟有堅決無疑而不鼓勵慎重之命令始能使其前進也。」特拉亨貝爾格 Trachenberg 會議所商定一軍對於優勢敵軍之彈性退避，在十九世紀開始時或屬正當，但不復適合二十世紀開始之戰略。現今兵器射程遠大，火藥無煙，軍衣有保護色，雖最初施行空中搜索，誰能正確認識當面之敵比較強大乎？若以殲滅敵軍爲最高目標，則亦應有所敢爲，况因防禦力量增強，弱者遇優勢敵軍時亦可望固守若干時乎！

舊語有云，迂回者自己亦被迂回；但凡欲完全包圍敵軍者，不可畏懼危險，要知「決心之本非希望不被敵軍擊敗，而要求擊敗敵軍」也。

史蒂芬於其所出之最後想定（一九〇五年）之講評內極力反對喪失殲滅思想，此思想見於麥德禮大王之一切會戰及拿破崙之一切作戰，毛奇元帥之空前勝利亦基於此。苟欲實行包圍殲滅，則應使兩翼強大，並將其推進於前方。爲求決定性殲滅勝利計，需要由兩方面或三方面之攻擊，卽向正面及同一側面或兩側面攻擊是也。史蒂芬時代之最重要軍事學家，由毛奇元帥之戰例推論云，分離兵力之集中作戰，須各部確有通往所指定戰鬥目標之平均道路，而會合點之選擇，按原則——如哥尼西格勒慈戰役——應使敵軍不能在我軍前以優勢兵力到達該處。史蒂芬亦主張遵守哥西格尼勒慈及師丹 *Sedán* 之偉大模範，但爲確保集中作戰起見，彼提出一項要求云：「高級指揮之任務，乃在藉適宜之部署，縮短一部到達正前方與他部到達側面或背後之時間差異。」史蒂芬軍事學說之此種原則，鄭重聲明分離兵力之運動需要聯繫，但將由多方面攻擊之必然冒險責任加諸最高指揮官肩上。下級指揮官之任務，則爲在指定之方向前進，並於與敵接觸時不待其他援助而實施戰鬥；卽當面有強大或優勢之敵軍，亦不可限於牽制或扣留，而亦

應攻擊之。

故按史蒂芬原則，分離兵力之集中作戰，不外各部就命令指定之方向前進，並於敵軍阻撓之處向其攻擊。調整各部兵力之運動，以達到協同動作之目的，屬於統帥事務，其下級指揮官僅有少許獨立動作之可能，而應嚴守紀律，成爲良好工具，且須了解最高指揮官之企圖。史蒂芬極端注重「作戰中之秩序」，因此要求最高指揮官對各軍爲嚴格統一之指揮，而全體下級指揮官咸應遵守其計畫。

史蒂芬伯爵乃上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之最後偉大軍事學理家，彼時其他軍學著者之價值，遠居其下。史蒂芬對於參謀部以及爾後參加世界戰各指揮官之教育，極爲澈底，其功效延及於後任時期。

一九一四年德國軍官團之高級將領關於大軍指揮主要問題之思想，較諸以前時代開始一八六六年及一八七〇年戰爭時甚爲統一，此乃史蒂芬之功績也。

坎拿思想爲史蒂芬所探索軍學教訓中之最晚與最成熟結果，但非稱爲勝利祕訣之唯

一作戰方法，此外尚有近年來漸居次要地位之他種方法，即根據戰略上魯騰會戰方式，向側面攻擊或內線作戰是也。

但依照坎拿及勒普士格之模範，以實行由多方面集中攻擊之外線作戰，為史蒂芬殲滅思想之最高峯。史蒂芬追求戰史陳跡，潛心研究戰爭問題，以創造殲滅戰之學理，其教訓已屹立於歷史上乎？集中作戰在世界大戰及晚近戰爭中，有史蒂芬所指示之重要關係乎？

此問題當在下章討論之；因迄今尙無更新學理代替史蒂芬學說，故極應研討此問題，非徒觀察史籍之往事，且亦有助於現代大軍統帥特別重要問題之解答也。

八、最近戰爭中之集中作戰

自一八六六年至一九一四年各軍學著作家之議論，許多在世界戰爭中已無價值，尤

以世界大戰前關於拿破崙或毛奇戰略之優劣爲然。

但戰前學理之教訓，在原則上經大戰證實爲正常者，亦爲數不少。

集結兵力以會戰之原則，已如史蒂芬在「現代戰爭」中所預言者，於運動戰時失其價值。各軍團或各師由其下車車站趨赴最高指揮官攻擊命令所指定之戰場上地點，途中如遇敵軍，則與之戰鬥，毫不猶豫向指定方向前進，並不顧慮友隣縱隊之前來或等候援助，蓋現今大兵團能勝長時對優勢戰鬥之任也。指導會戰者之任務，乃在以訓令操縱各縱隊之前進，使其協調一致；此種大軍統帥方法，由毛奇戰略而來，並由石里昔亭與史蒂芬教訓，繼續發展之。當兩方在運動戰時，此法非常適用，但如係對準備防禦而占領堅固陣地之敵前進，則應於進入會戰前集結兵力，並按照計劃準備配置之。此際所用之攻擊方法，在陣地戰中特別縝密訓練之，其性質勢必拿破崙指揮方法，而不似毛奇指揮方法。在此場合通常由一準備會戰之集中實施包圍，而鮮用分離兵力由不同正面之攻擊。

發源於毛奇之戰略法則，所謂大軍指揮之藝術，在乎盡量長時保持分離者，世界戰

之經過，不常證實之，而反發生組成連繫正面之傾向，以樹立新戰略方式。分離兵力之原則，史蒂芬之作戰教訓中，未嘗特別聲明之，是關於此點，彼亦預識大軍統帥發展之趨向也。

由構成連繫正面而成立之綫式戰略，避免各部兵力之分離配置，最初努力防止發生空隙，無疑與毛奇指揮方法完全差異。但此種十九世紀內尚不知之戰略觀念，未能同時施行於各戰場，一九一六年與一九一七年之交，東方尚有運動戰，而按照毛奇戰役作戰方法之要領以遂行會戰，此時亦屢次實行分離兵力之作戰，且獲得決勝功效。史蒂芬軍事學說內所討論之戰略主要方式——外綫作戰或內綫作戰——，在自由運動戰中係併列而有同等價值；戰術上之勝利則常藉多方面之攻擊——一翼包圍或雙方包圍——以達成之，而由不同方向攻擊之效果最大。

但向正面政擊兼用雙方包圍時，苟敵軍背後有障礙，而使其不能藉適時退却以逃避對兩側面所施之壓迫，則有時亦可致殲滅效力，師丹 Sedan 會戰即用此方法完全包圍

敵軍。被壓迫於土特拉堪 Turakani 要塞極狹小地區內之羅馬尼亞第十七步兵師，亦因同樣方法受三面攻擊而被殲滅，緣其背後爲無橋梁之多瑙河 Donau 也。但一九一五年二月馬蘇湖 Masurische Seen 冬季會戰之雙方包圍，僅得一近似殲滅勝利之戰果，蓋在俄軍背後無不能通過之障礙。以致一部藉及時撤退避免被包圍也。

世界戰時往往企圖用一翼包圍以敗敵軍，結果通常爲一多少勝利之會戰，但就全體觀之，則係「一殘缺或失敗之坎拿」。敵軍及早識破攻者之企圖，並爲應付之處置；或利用背後暢通之狀況而逃避包圍，抑或以招致前來之兵方向包圍攻擊施行反攻，均可使此企圖失其效用。

世界戰中所有大規模側翼攻擊，俱缺乏兵力，致蒙不利影響。是故此種攻勢之結果，雖獲得相當可觀之勝利，然不能以反正面會戰，而實行史蒂芬所謂戰略上魯騰會戰之理想。

在正面微小之毛奇時代，已難由正面前進以包圍敵軍一翼及施行側面攻擊；故毛奇

及受其教育之軍學理論家，咸謂「包圍攻擊通常以由一部對正面一部對側面之分離前進開始爲比較有效。」史蒂芬伯爵以預言以現今軍隊之衆多，會戰正面之廣大，幾不能由一集中配置用迂回行進以奪取敵軍之側面。一九〇四——〇五年日俄戰爭已經證實此種理想，日軍由正面實施之包圍企圖，雖終將被攻擊之俄軍側翼迫退，但未能達到完全深遠之包圍。世界戰時之戰例（例如維爾納 *Vilna* 會戰），亦表示用迂回行進，難望突入敵軍配備之全縱深。若能由戰略上之分離向戰場開始作戰，則顯然可及早達到包圍目的，在今日較毛奇與史蒂芬時代尤甚。趨赴決勝會戰各部兵力之作戰綫所成之角度愈大，則殲滅勝利之希望亦愈大；苟令指定向敵側面攻擊之部隊與敵軍正面成直角以行集中，則可達到史蒂芬所謂之魯騰會戰。但益能由不同方向對正面及背後施行政擊，則完全勝利之希望益大，此種自勒普士格 *Leipzig* 瑞尺蒙得 *Richmond* 郎根薩爾查 *Laungensalz* 會諸戰以來確定之認識，世界戰中已由坦能堡 *Tannenberg* 戰例證實之，是役完全解決分離兵力由不同方向適時連合攻擊之問題。反之黑爾曼城 *Hormannstadt* 會戰時，阿爾卑斯軍

團向羅馬尼亞軍背後前進之兵力，不足以達成任務，故未獲完全勝利。至於世界戰中向正面與背後之攻擊所以不常成爲殲滅戰者，其故由於斯種作戰需要最高能力，而此傑作實不多觀耳。然因前例成功之稀少，而推論毛奇由分離正面取攻勢之原則及史蒂芬由多方面攻擊之教訓，在今日已失其價值，則屬謬誤矣。

遠大間隔，對於分離兵力協同動作，有如何影響之問題，在世界戰時一九一五年夏季內有最深刻之表現，當時係馬肯森（或譯爲麥更生）Mackensen 方面軍與由東方軍正面之攻擊連合取攻勢。關於此問題，參加東方戰爭之同盟軍統帥，意見參差，而六月底在東加里西亞與中加里西亞所形成之狀態，極與戰爭開始時奧軍之狀況相似（參觀附圖十三）。因此中歐同盟國方面，決定於六月二十二日奪回稜貝爾格Lemberg 後，繼續在布格河與維士杜拉河間，向北方突進，而俄軍遠向西方突出之配備——與一九一四年八月時相仿——亦利於此舉。故奧國參謀總長，以爲宜實現由東普魯士進攻之第二鉗臂，德奧兩參謀總長，乃於六月二十八日商議以東方軍之一部協力作戰，以促成對波蘭境內

俄軍主力之大勝。康拉德 *Conrad* 將軍希望加爾維茲 *Gallwitz* 支軍，在普爾查斯尼茲 *Przasnysz* 兩側渡那流河，以西得爾柴 *Siedlce* 爲前進目標而取攻勢，伐而青海音 *Falkenberg* 將軍則除此建議外，並亦考慮沿皮里卡河 *Pilica* 前進，以渡維士杜拉河，且企圖同時在歐索威茲 *Osowiec* 附近，渡包布魯河 *Bobru* 低地。但被諮詢之東方軍總司令，以爲渡那流河下游向西得爾柴之攻擊，殊少作戰上功效，而建議在科夫諾 *Kowno* 附近及其迤北攻擊以代替之。

伐爾肯海音將軍以爲東方攻勢，已延二月之久，須獲一大勝以卽刻結束之，而欲最確實最迅速達此目的，莫過於在布格河維士杜拉河與那流河間之地區求勝利。但東方軍總司令則以爲向科夫諾攻擊，能開放向維爾納及往俄軍主力背後之道路，敵軍將不得不遠向後方撤退，且如由北方經維爾納衝其側面，則可望一九一五年夏季戰役，予俄軍以重大損失而終結。

伐爾肯海音將軍拒絕經科夫諾及其迤北之攻勢，蓋彼欲保持隨時迅速移動兵力於他

正面之狀態，且亦懷疑東方軍總司令所建議之方法能達到對於主作戰有利之功效也。一九一五年春季東方軍總司令曾加入新軍團於東普魯士，而具有澈底戰勝俄國之希望，但未能達到目的，彼時經驗似亦爲反對東方軍總司令現在建議之理由。吾人試以克勞塞維慈及史蒂芬教訓度量向維爾納與經維爾納取攻勢之建議，則知在稜貝爾格附近之馬肯森方面軍與在科夫諾北方之兵力間「幾全失協同動作之跡象」。史蒂芬伯爵曾謂「既無任何連繫又不能互相支援而由如此遠大距離攻擊強敵，實屬不宜」，彼當亦反對此種建議。但由加里西亞在布格河與維士杜拉河間前進之馬肯森方面軍與波那流河下游對西爾得柴一般方向攻擊之加爾維慈支軍協同動作，史蒂芬伯爵必亦不甚贊成之。至於一九一五年夏季內，伐爾肯海音將軍尙希望由南方及西北方同時壓迫波蘭境內之敵軍主力，可能時並遮斷其退却，史蒂芬對此諒亦不同意（參閱附註），蓋彼已預言縱那流河之突破得告成功，逆料敵軍不向南方退避，以陷於奧軍手中，而將向東方撤退，該處乃其輸送前來之鐵路終點所在地也（此語見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備忘錄）。史蒂芬伯爵之預言，已由一

九一五年夏季時東方戰爭確實證明其不誤，假令布勒斯特里頭夫士克 *Brat Litowsk*，以上之布格河構成與中立國接壤之邊境，而往北方向格婁得諾 *Grodno* 延長，使俄軍不能向東方撤退，則伐爾肯海音將軍所希冀之勝利或能實現。

附註：作戰結束後伐爾肯海音將軍復綜括其關於尼門河或那流河攻勢爭論之意見而檢討之，彼在此檢討中減削——顯然因實際經過之影響——其對於一九一五年夏季那流河攻勢所抱之希望。彼謂當時東方作戰永未希望殲滅敵軍，不過期望適合最高統帥部目的之決勝而已；處彼時情形亦不可企圖全體殲滅，蓋敵軍在正面上對峙，而數目極占優勢，且有良好之連絡與隨意之時間，以及無限制之地域，自己則時間急促且被迫在缺乏鐵路及道路稀少之地帶作戰，決不能望殲滅之也。

東方軍總司令之攻勢，是否應取西得爾柴抑或維爾納之方向，關於此種爭辯，爾後加爾維慈將軍亦發表意見。彼謂研究本問題時，須問所有兵力之強弱，按其自己在那流河攻勢期間所得之經驗，頗懷疑一九一五年七月內經維爾納實施之包圍能達到目的。彼

判斷是種攻勢，需要同時在南方反攻，因之正面甚爲擴大，是否能湊集南北包圍翼所必須之兵力，殊有疑問，故斷定坎拿思想在規模相當大小上有限度。

加爾維茲將軍對於坎拿思想所爲之限制，實有重新研討之必要，須知創造坎拿思想者僅在戰術上着想，而史蒂芬伯爵以坎拿爲殲滅戰之模範，故在坎拿研究中，謂會戰大條件永遠不變。漢尼拔所創作之會戰計畫，係由四方面同時攻擊，史蒂芬伯爵極贊成之，以爲完美之坎拿，乃向正面側面及背後施行攻擊，以完全包圍與殲滅敵軍。加爾維茲將軍之意見，當然不以爲現代軍隊之大，足以防礙多方面攻擊之實施；統兵者不患軍隊之衆多，企圖由四方面實施戰略上攻擊之將軍，必亦不厭兵力過多。故軍隊之大，對於坎拿思想絕無限制，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作戰區域之大，或爲加爾維茲將軍及福磊塔格 *Freytag* 男爵之所注意者。分離兵力之間隔，對於協同動作有極大影響，誠無疑問，惟不能成立關此之一定法則耳。大軍一部作戰效力所能達到之距離，通常與其兵力多寡，最近且與其速度有關，現代帥兵術之特別重要而極困難任務，即在適當估計其度量。

按吾人今日之認識，指揮東方戰事時對於距離之影響往往估計過低，尤以向西得爾柴或向維爾納之爭論為然。將來大軍之摩托化增進後，距離之影響，誠能較曩昔縮小，但上次世界戰時東普魯士與加里西亞尚相距甚遠。一九一五年之空間關係，較諸十九世紀後半葉猶未變更，與登堡 Hindenburg 軍之行軍速度與毛奇軍無異，故一九一五年由東普魯士及加里西亞前進之兵力，尙能應用毛奇元帥所樹立之方針，即各部兵力最初應在空間上遠隔而分離，並適應自己利益而作戰，迨兩方會戰順利後始可望直接之策應是也。史蒂芬伯爵亦稱毛奇元帥，早已懷疑由東普魯士及加里西亞向波蘭境內前進之各部兵力之相互影響，最後且認為不可能。此兩大導師之見解，由世界戰之經過，完全予以證明，當時南北兩方兵力間之連繫，實屬不可能也。

加爾維慈將軍所用之名詞「鉗形攻擊」，於坎拿研究出版前，已見於軍學著作中，此名詞之意義，最初係雙方包圍，但爾後亦用於史蒂芬所謂坎拿而表示由多方面之集中攻擊。吾人認爲「鉗形攻擊」——亦如坎拿思想——僅係一戰述上名詞，而將其轉用於戰略

，殊少希望。分離大軍在外方集中之外線作戰，最初尙與坎拿思想或鉗形攻擊完全不相涉，至於是否確能達到多方面攻擊之集中效力，以封閉鉗形，則視敵軍是否停留於中央位置而無所動作以爲斷。史蒂芬所謂包圍及完全殲滅敵軍之坎拿，乃外線作戰之末幕，必各部兵力同時會合於共同戰場上，且敵軍貽誤適時之應付處置（撤退或利用內線），此幕始克成功也。

加爾維慈將軍以爲東方軍總司令向維爾納之攻勢，需要馬肯森方面軍由加里西亞向北方衝擊，即令大量增強馬肯森之兵力，而南北兩部距離數百公里，最初亦難期對在波蘭及佛爾細尼亞 *Wolhynien* 波多里亞 *Podolien* 之俄軍有鉗形效力。史蒂芬伯爵所以於一八九二年十二月與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備忘錄內，廢棄毛奇時代認爲適合鉗形攻擊思想之舊計畫者，即由於此種認識而來。史蒂芬切實證明加里西亞與東普魯士之攻勢，彼此全無連繫，最後奧國參謀部亦明瞭之，當時該國參謀總長判斷云：「分離集中之大軍，雖似有鉗形效力，然迄今未嘗能望其協同動作。」一九一五年夏季內中歐同盟國之東

正面既如是廣大，苟在內線之敵軍指揮適當，而不有精神上數目上及裝備上之劣勢，則由兩側實施之攻勢，殊難期協同動作也。

義大利戰場上狹小作戰區域之情形，則迥異於一九一五年夏季內中歐同盟國之東正面。假令該處同盟軍以充足兵力在伊桑佐 *Isone* 河畔及由提羅爾 *Tirol* 同時攻擊，則可滿足學理之一切要求，而達成完全殲滅勝利。此種由不同方向推進之攻擊，其集中效力諒能圓滿成就，蓋此際敵軍除抵抗同盟軍之攻擊外，別無他法，基於政治上原因不能適時自由撤退，而會戰甫經開始後，義軍往西方退却之道路，即應被由提羅爾前進之一部兵力遮斷也。故義軍統帥部對於強大德奧匈軍同時由特倫替諾 *Trentino* 及伊桑佐河攻擊之企圖，常懷憂慮，良有以也。

史蒂芬伯爵對於任何種坎拿，皆希望自己有數目上之優勢，但縱在數目上占優勢，統帥亦須籌畫使最強兵力向決定勝負之方向前進，並須使全體兵力真能在目的地協同動作，此乃困難之任務也。一九一五年秋季對塞爾維亞 *Serbia* 之戰役，未能完全達到

此任務，是役作戰經過，可予吾人以教訓，蓋能藉此證明戰時甚難使學理與實際吻合也。學理乃用以證明盡善盡美之戰例者，實際戰爭時，通常應顧慮當時事實，而由此尋覓可能之法。史勒爾 Schiller（德國詩人）云：「理想易於接近，但事實相距甚遠」，斯語可表示因戰時礙滯對於統帥部所發生之許多困難。

塞爾維亞全般國境之形勢，可使中歐同盟國之作戰計畫，實行戰略上雙方包圍（參觀附圖十四）。塞軍似在該國北部三分之一地帶內集結（實際塞軍準備六師對北方防禦，而以五師對保加利亞掩護），按照史蒂芬教訓，不可以薩維河 Save 與多瑙河 Donau 後方之敵軍正面，爲主攻擊目標，而應對側面集中主力，並壓迫塞軍配備之全縱深，因此須出敵不意，同時由保加利亞及波斯尼亞 Bosnien 攻擊，沿索菲亞 Sofia —— 尼石 Nisch —— 克魯塞瓦克 Krusevac —— 烏齊柴 Unice 之鐵路線及其迤南前進。苟如是部署兵力，且各包圍軍能不顧山地內道路稀少之困難而迅速突進，則可望切斷塞軍主力於南方與西南方之退却道路，并藉包圍以使其覆沒。但斯種以殲滅敵軍爲鵠的之勇敢

計畫亦有顧慮，蓋波斯尼亞與保加利亞邊境最狹處之距離為二百公里，在內線而得享受本國利益之塞軍有充分地域，可以優勢先對此部後對他部同盟軍之突擊兵團也。奧國波替歐勒克 Potiorek 中將，對於由波希米亞之攻擊，有兩次惡劣經驗，曾告其後任由衷之言曰：「若再攻擊塞國，請在貝爾格拉得 Belgrad 附近攻擊」，諒因顧慮此種危險之故耳。

對塞攻勢所以不容依照史蒂芬教訓之要求而設計者，自有重大原因。通往波斯尼亞之鐵路，輸送力甚為微小，如供強大突擊兵團在波斯尼亞集中之用，則費極多時間；但同盟軍統帥部不欲曠日費時，蓋冬令將屆，嚴寒在即，而與保加利亞訂立之條約亦需要立時進攻，且不久須騰出攻擊所用兵力復供他種任務也。因在塞爾維亞北方可最迅速實施集中，故決心令德奧匈軍向薩維河與多瑙河正面前進，即教按照史蒂芬教訓僅希望施行助攻之正面前進是也。此外以為渡過世界最寬河流之一如多瑙者兵力務須強大，亦係採取此種部署之理由。由北方前來之主攻與由東來之保軍攻擊互相策應，原期有極大效

力，在波斯尼亞之奧匈軍戰鬥力雖微弱，仍可望予塞軍以師丹 Sedan 會戰之命運。但按戰役之計畫，實無期望如此偉大戰果之充分理由，緣向正面及東側面實施之攻擊，必須藉由波斯尼亞向塞軍西側面之強大攻擊以完成之，始達到包圍敵軍之目的也。苟不能以強大兵力由波斯尼亞進攻，則自北方與東方所施壓力之功效，將迫使塞軍於必要時向西南退避。由波斯尼亞對塞軍左側面及背後取攻勢之合理思想，同盟軍當局自然亦考慮之，但與迅速發動之願望不合，迨因填補缺少之奧軍，由波斯尼亞之奧軍兵力中將對於山地戰裝備良好之唯一有價值師，自得里那河 *Draua* 調往薩維河正面與匈第三軍方面後，逐漸不注重此思想矣。戰役經過甚屬不利，位於波斯尼亞邊境以及在奧匈第三軍右翼前進之軍隊，俱係「僅於緊急時機可用為運動戰」之部隊，以致缺乏對敵軍西側面之壓迫，而此乃包圍塞軍之成功要件也。

東正面上事實之發展與所期望者不同，保軍在廣正面上推進之攻擊，雖中塞軍東側面之全綫深，但保軍僅徐徐前進，尤以北方之第一軍為然。馬肯森 *Mackensen* 元帥於

十月二十二日發佈之企圖，所謂向塞國中央壓迫塞軍主力而在該處痛擊之者，必須保加利亞正面能迅速前進，方有實現之希望。伐爾肯海音 Falkenhayn 將軍基於此種原因，並爲急速開放往土爾其輸送之多瑙河通路起見，決定將連往馬肯森方面軍之阿爾卑斯軍團，加入於第十一軍左翼，以圖迅速與保加利亞第一軍攜手。自勒普士格 Lepowice 與哥尼西格勒慈 Konigsraden 兩會戰以來，用分離兵力作戰時，常發生此種願望，但非常有害於集中作戰之思想，蓋集中作戰應努力在目的地協同動作也。至於不令阿爾卑斯軍團在波斯尼亞下車者，其理由頗爲簡單，卽因在該處集中需時十七日之故耳。當決心加入阿爾卑斯軍團時，未能預料此部雖在波斯尼亞經長時集中尙得適時參加對塞軍之最後戰鬥；但何以不至少將阿爾卑斯軍團加入於奧匈第三軍之右翼，則因缺乏關此之記載而不明瞭。

迄十一月一日止之情況演進，可由附圖十五概見之。方面軍司令部於十月三十日下午尙希冀在克拉古耶瓦克 Kragujevac 附近遂行決勝會戰，並指示相當攻擊目標，以準

備強大兵力在共同戰場上之會合。

倘塞軍停留於克拉古耶瓦克附近之狹小位置，則根據此種攻擊命令或可達到毛奇所稱爲戰略之最高能力，而會合分離兵力於戰場上。但保加利亞第一軍尙與所企圖之戰場相距甚遠，最大限度其右翼在會戰爾後經過中始能參加，且塞軍西側對面缺乏能依照坎拿方式向敵軍側面旋回之兵力。况因塞軍不接受克拉古耶瓦克附近之會戰，故惟有防其向西南退避，但攻擊正面之西翼上亦缺少兵力，以致此翼難以前進，而於對塞戰役結束時大體尙在七星期以前之位置。

同盟軍對塞軍施行之大包圍作戰，其最後重要結果厥爲敵軍被壓迫退往荒涼地區，幾乎毫無抵抗力量，無以言完全殲滅，則猶未也。既未在克拉古耶瓦克附近或在西摩拉瓦河 *West-Morava* 谷地內達到包圍敵軍之坎拿，且爾後在阿木塞爾菲耳得 *Amselfeld* 亦未達成之，塞軍十四萬人得逃出對其施行之包圍，而到達亞多利亞海 *Adriatisches Meer* 岸。是役也，地形極端困難，且時值冬季，冰雪載途，運動大爲不易，而勇敢敵

軍之頑強抵禦，亦妨害集中作戰之成功；但主要者爲波斯尼亞側翼兵團之兵力不充足及缺乏攻擊力量，而保軍向塞軍側背之攻勢發動過遲，亦係包圍不成功之原因。對塞戰役之主決戰無疑在西翼上，但缺少由波斯尼亞突進而對於運動戰有良好裝備之強大兵力，果爾則尙能由西方取攻勢，以完成由北方東方及爾後亦由南方推進之攻擊，蓋任何殲滅戰皆需要向敵軍背後攻擊，而由波斯尼亞實施此種攻擊有最確實之功效也。馬肯森元帥因命令系統非常困難，以致不易爲集中作戰之嚴格指導，所有一切決心咸應徵求三統帥部之同意，而各統帥部之決定因素，往往政治上之影響重於軍事上之攷慮。

羅馬尼亞戰役（參觀附圖十六）最初狀況對於中歐同盟國之用兵，宜利用遠向西方突出之瓦拉海 *Walachei* 省形勢，由保加利亞與西本比爾根 *Siebenbürgen* 省向布加勒斯特 *Bukarest* 同時前進，以圖一舉占領敵國首都及其國土之大部。此種思想由來甚早，關於作戰之實施已有各種建議。馬肯森元帥原擬以在保加利亞集中之軍隊實行主攻，在西本比爾根省之最初薄弱同盟軍兵力，則應僅藉由北方之陽動作戰以支援由南方前來

之攻擊，但奧國參謀總長康拉德 (Conrad) 反對之，而要求強大德奧匈軍亦由西本比爾根省越外錫爾伐尼亞阿爾卑斯山 Transsylvanische Alpen 進行攻擊。

然因西線與東線之情況緊張，缺乏實現康拉德計畫之兵力，故又採取最初計畫，先僅令馬肯森方面軍担任攻擊，而以爾後情況容許時可供指揮之兵力向黑爾曼城 (Hermannstadt) 盆地前進對東南衝擊以援助之。

伐爾海肯音 (Falkenhayn) 將軍與康拉德上將於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商定由保加利亞渡多瑙河 (Donau) 侵入羅馬尼亞，以藉此解救西本比爾根正面，德國公布戰史稱之爲「非常冒險之企圖」，最好不過止於多瑙河北岸之橋頭陣地，誠屬正當之言論。德國新任最高統帥部 (即戰後第三次最高統帥部) 於成立後翌日担任指揮，其情況判斷亦不同，以爲必須越外錫爾伐尼亞阿爾卑斯山同時攻擊，渡多瑙河之攻勢始可期勝利，因此不顧康拉德上將所提出之變更建議而堅持此意見。故在西本比爾根省之情況發展以前，由南方之攻擊實行延期。吾人如將此種不同見解就爾後戰爭經過考驗之，則知第三次德

軍最高統帥部（興登堡 Hindenburg 任參謀總長）對於情況有最正確之判斷。渡過大川如多瑙河者可發生如何困難，爾後羅馬尼亞軍在夫拉曼達 Filibanda 附近渡多瑙河進攻失敗之結局已指示之，而多瑙軍在阿爾格斯河 *Albes* 會戰期間所處之極嚴重情況，苟非第九軍由北方攻擊以解救之者，亦必更爲艱難矣。

試由戰前學理之立場判斷瓦拉海省戰役開始時之情況，則得以下結果：在保加利亞與在西本比爾根省集中之同盟軍兵力，彼此距離或不過大，但其間有廣大連山及巨大河川以爲障礙，使協同動作特別困難，故最初祇能各爲自己利益而分離作戰，迨兩方會戰順利後——突破外錫爾伐尼亞阿爾卑斯山及強渡多瑙河後——，各部兵力始能以由不同正面進入共同戰場爲目標而求直接協同。是以兩部兵力最初完全獨立動作，實適合毛奇與史蒂芬之見解，要知同盟軍之統帥方法，其利益不在作戰之連合而在同時動作也。羅馬尼亞軍乃中歐同盟國之勁敵，而敵軍在瓦拉海省出現之兵力，亦能與第九軍及馬肯森方面軍共計之數目相當，且羅軍之中央配備對於攻勢作戰甚爲有利。假令史蒂芬處此情

况——如其一八九五年作戰計畫——或將建議除在保加利亞及西本比爾根省集中之各軍外尙令一第三兵團由西方——自歐爾索瓦 Orsova 地區——經小瓦拉海 Klisje-Vučak 向布加勒斯特前進；如是則使強渡多瑙河與突魯外爾錫伐尼亞阿爾卑斯山適時聯繫之困難問題，當大爲容易。但如缺乏配置第三兵團之兵力，則彼諒將要求先待在西本比爾根省集中之大軍一部到達山地南端出口，然後渡多瑙河，蓋如此始可望各分離縱隊相當確保真正之協同動作也。

戰事經過亦係至少待攻勢重點所在之第九軍右翼（曲內 Kulinje 兵團）在蘇爾杜克 Surdut 隘路突破山地（十一月十一至十四日）並以最前部隊突進至克拉約瓦 Craiova（十一月二十一日晚）後，馬肯森方面軍方開始渡多瑙河（十一月二十三日）。但曲內兵團此時尙在阿爾特河 Alt 彼岸，故祇可向左或強大梯次配備隨伴多瑙軍向布加勒斯特之前進，且最初亦不能防止多瑙軍在布加勒斯特西南所遭受之極危急狀況。多瑙軍最初與第九軍之其餘兵團毫無連繫，但山地中之戰鬥對於中歐同盟國在多瑙河畔之狀況有間

接利益，蓋羅軍預備隊因外錫爾伐尼亞阿爾卑斯山中之情況緊張而漸次消耗，當多瑙軍開始渡河之決戰時機無力迅速增援甚爲削弱之羅軍多瑙河守備隊，而使其有反攻能力也。

關於各部兵力應向何方向前進以便在目的地協同動作之問題，意見各有不同。當十月初在克倫城 *Kronstadt* 附近會戰將羅軍壓迫退入山地後，馬肯森方面軍似宜在多布魯夏（或譯爲多布魯查）*Dobrujscha* 省迅速前進，以圖對加拉慈 *Galatz* 方向求同盟軍各部之協同動作，並切斷在瓦拉海省之全體羅軍兵力。但此種可期最大作戰效果之計畫完全不能實施，緣在東喀爾巴阡山 *Ostkarpathen* 內之前進與追擊俱有困難，而同盟軍兵力數目亦不足以達此任務也。故議定應由北方及南方向布加勒斯特前進，因此第九軍似以通過克倫城諸隘路向普略斯替 *Ploesti* 行進爲最適宜。馬肯森方面軍之渡多瑙河，早經選定在斯威士托臥 *Svistov* 附近，因該處機於渡河技術上之條件特別有利故也。然由斯威士托臥至布加勒斯特非由多瑙河至該城之最近道路，欲取自河岸通往敵國首都之最捷

路徑，實應更在下游——約在里亞侯臥 Richovo ——夫拉曼達 Flamanada ——一帶——渡河，而對於各部兵力在布加勒斯特附近之會合，亦以渡河點更在東方爲比較有利。

在西本比爾根省戰敗羅軍後之追擊，停頓於外錫爾伐尼亞阿爾卑斯山之邊境隘路近旁，第九軍軍長伐爾肯海音 Falkenhayn 將軍鑒於克倫城南方羅軍之極頑強抵抗，以爲在此地點之突破目前未必能成功，而地形狀態利於在西方遠處之火山隘路 Vulkan Pass 與蘇爾杜克隘路 Szurdok Pass 通過山地。因該處山地最狹小，且敵軍最薄弱，故伐爾肯海音將軍決心將其軍之攻擊重點置於該地。

但上級之方面軍總司令卡爾 Mari 大公爵（該方面軍於十月十三日受命担任第九軍及奧匈第一第七第三軍之指揮，其參謀長爲塞克特 Seeckt 將軍，）與康拉德上將始終主張經克倫城諸隘路實施主攻，德國最高統帥部關於施行主攻亦贊成塞克特與康拉德之意見。惟終承認伐爾肯海音將軍亦可經蘇爾杜克隘路與紅樓隘路 Rotenturm Pass 突進，以使克倫城南方之通過容易。最高統帥部本擬堅持在克倫城——布加勒斯特方向之主

作戰，但因伐爾肯海音不變其在蘇爾杜克隘路實施主攻之意見，最後亦不阻礙之。方面軍總司令卡爾大公爵則固執其見解，以爲在戰略上應於克倫城附近構成重點，然因命令系統特殊，未能變更第九軍軍長之意旨，或貫徹自己之主張。由於意見之分歧，並因最後伐爾肯海音將軍要求採取折衷辦法，以至關於新調來各師應配屬於何方面之問題，亦發生極大爭執。

吾人如研究第九軍與馬肯森方面軍如何能最迅速會合之問題，則兩部兵力由南北對向前進在半途約皮特斯替 Pitesti 求會合似爲最簡單之答案。大軍指揮之任務，無疑因選定布加勒斯特爲各分離兵團協同動作之衝擊方向而發生困難，蓋各部兵力如求在最短道路會合，則其作戰線應爲向北及向南之方向，現因以布加勒斯特爲共同行進目標而變成向東北向東南也。第九軍通過山地之攻擊愈向西方移動，則其前進方向愈多向東方旋轉，而其往會合點之道路亦愈遠，於是中歐同盟國本來計畫之南北作戰不得不成爲東西作戰矣。第九軍最初僅得在蘇爾杜克隘路突破山地，而向瓦拉海平原突進之曲內兵團

除與馬肯森方面軍協同動作之任務外，尙有援助第九軍其他兵團出山地之任務，因此更須旋回正面。故伐爾肯海音將軍不僅努力與多瑙軍在作戰上適當協同動作，且希望將其軍之四個分離攻擊兵團會合於布加勒斯特。

前者思想要求曲內兵團向克拉約瓦 Craiova —— 斯拉替納 Slatina 對馬肯森方面軍前進，後者思想希望第九軍右翼接近山地向拉木尼庫瓦爾查 Râmnicu-Vâlcea 往東方旋回。最高統帥部最注重後述思想，要求在阿爾特河 Alt 畔戰鬥中之曲內兵團急速向東方突進，以使第九軍之克拉夫特 Kellert 兵團及莫爾根 Morgen 兵團能出山地，而卡爾大公爵方面軍總司令部更屬促曲內兵團向東方行進，該司令部擬令該兵團左翼向東北方對皮特斯替，第九軍主力向普略斯替前進，以圖使第九軍對敵國首都發生效力。關於第九軍前進之指導要領既不相同，則當然妨害其與多瑙軍之協調運動。且也，第九軍與馬肯森方面軍所需要之高級統一指揮顯然實現太遲，而除同盟軍戰爭之其他摩擦外，皇室意見於羅馬尼亞戰役中亦妨礙各部兵力之明白統一指揮。當十一月三十日第九軍最後趨赴

馬肯森方面軍時，第九軍及多瑙軍之內翼已發生嚴重危機，倘早合兩軍歸一共同高級機關指揮，則或能避免之。至於阿爾格斯河 Aeres 會戰時勝者所以無更多之虜獲者，諒亦因於特別不利時機變更命令系統之故。羅軍雖蒙受重大損失，但未切斷其大部而殲滅之，如此實施分離兵力之會合，實難達到勒普士格 Leipsig 式之殲滅勝利。然各方面會抱大勝希望，譬如馬肯森司令部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奉到最高統帥部訓令，即稱多瑙軍前進之部署，應能連絡追迫敵軍之第九軍予出山地之敵軍主力以殲滅性收斂，而馬肯森將軍於其十一月二十九日關於情況與企圖之報告內亦謂堅持殲滅思想。但依照學理原則，指導分離大軍作戰必須最後會合於共同目標，以完成集中作戰，並注重使敵軍背後亦被攻擊，始可期包圍敵軍而獲完全殲滅勝利。

最初狀況對於在瓦拉海平原遂行勒普士格式會戰之條件未嘗不利；倘第九軍由外錫伐爾尼亞阿爾卑斯山向南方，同時多瑙軍渡多瑙河向北方前進，則必能在瓦拉海省任何一處由不同方向對羅軍正面及背後攻擊。在此會戰中戰鬥正面將為由西往東之線，果爾

則羅軍之後方連絡位於側面而早受威脅，且瓦拉海境內之河流與道路方向，亦利於同盟軍之斯種衝擊方向。但此殲滅戰成功之先決條件，乃第九軍東翼先突破羅軍之山地防禦，並以最大速度及充足兵力突入平原。伐爾肯海音將軍以爲此種決心不能實施，其他重要人物則持反對意見，究竟當時何人之見解正確，姑置弗論，蓋未見諸實施之決心不能證明之也。惟果能突過克倫城迤南諸隘路而由東方開放山地通路，則必能早達到殲滅戰之大勝，此乃不容辯駁者也。

由西方席捲羅軍山地防禦之決心，殆自然使第九軍正面不久即向東旋回，而選定斯威士托臥爲渡河點亦使多瑙軍對此方向旋轉；此外第九軍主力（克拉夫特兵團暨莫爾根兵團與史塔普士 *Stales* 兵團）之運動進展，較伐爾肯海音將軍所希望者爲遲緩。職是之故，羅軍能漸取向西方之正面，換言之，即保有在自己背後之後方連絡是也。羅軍在此處之動作，與史蒂芬伯爵對於俄軍處類似狀況時所預言者（在廢棄從前瓦德西 *Waldor* 伯爵作戰計畫之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備忘錄內發表）相同，即羅軍不在第九軍當面向南

方退避，以陷入多瑙軍手中，而向東方撤退，該處乃其輸送前來之鐵路終點所在地也。故同盟軍未能在布加勒斯特附近包圍羅軍以達成殲滅戰，而在該國首都西方大體演成對敵軍正面之戰鬥，其往東方諸省之退却仍開通無阻焉。

蘇俄與波蘭戰爭時，其西南正面總司令葉果洛夫 *Tokorov* 曾於一九二〇年六月企圖由四方面攻擊在基輔 *Kijew* 附近集結之波軍，以達成坎拿式會戰（參觀附圖十七）。蘇俄騎兵軍軍長布德約尼 *Budienny (Budjonnny)* 於六月初突破波軍正面，將其分裂為二部，波軍主力兵團（波蘭第三軍——軍長為李茲斯米格里 *Rydz Smigly*）在基輔地區戰鬥，葉果洛夫決心對此敵實施主攻。爲此在基輔橋頭堡前面之蘇俄第十二軍應以主力於烏克蘭 *Ukraine* 首府北方強渡聶伯河 *Dniępr*，並對伊斯科洛士特 *Iskorost*——基輔之鐵路線向波洛得陽卡 *Borodjanka* 車站——特特勒夫 *Tatarow* 車站一帶突進，而僅以薄弱兵力在橋頭堡對面牽制敵軍，其任務爲於敵軍撤退時追躡之。位於基輔下游聶伯河西岸之牙基爾 *Tarkis* 兵團，應向布耶拉牙柴爾科夫 *Bjelaja Zerkow*——發斯托夫

Przemysl 之一般方向攻擊，務須吸引集結於基輔附近之波軍之強大一部。布德約尼則接到任務，着其迅速向卡薩庭 *Kasatin* 突進，以擴張對波軍方面實施之突破，并應於破壞此鐵路輻輳點後向東北旋回，對已被雙方包圍之波軍背後攻擊，以促其覆亡。

蘇俄西南正面總司令葉果洛夫對於其作戰抱有甚大之希望，而狀況亦於彼極爲有利，蓋波蘭第三軍認爲據守基輔在政治上有重要價值，不肯及早向西方或西北退却，以逃避威脅之包圍，而集結兵力於基輔附近之狹小地區也（參觀附圖十八）。完全包圍抑或如葉果洛夫所謂坎拿或師丹 *Sedan* 之一切條件似皆具備，蘇俄統帥之會戰計畫，顯然合乎史蒂芬所述由四方面攻擊以求殲滅戰之思想，而葉果洛夫令担任包圍之兩翼在基輔上下游渡聶伯河前進，其勇敢處置似亦遵循史蒂芬之教訓，緣吾國大兵學家（指史蒂芬）曾於評論一八七〇年德軍向摩塞耳河 *Mosel* 前進時以在美茲 *Metz* 兩側渡河爲最好方案也。然則蘇俄西南正面總司令之勇敢計畫何以失敗乎？史蒂芬伯爵所建議之美茲作戰，係德軍兵力占優勢，但蘇俄軍所企圖之基輔攻勢，則兵力約與敵軍相等，此外蘇俄統帥

將其包圍運動伸張太遠，以致兵力分散於不合其部隊全體數目比例之廣大地域。且蘇俄方面缺乏實施包圍所必需之嚴格指揮，在決戰諸日內騎兵軍與西南正面司令部及友鄰攻擊部隊間無連絡，故騎兵軍長不知作戰情況之發展，以致其運動遲滯而不準確。另一方面耶果洛夫誤認勝利有把握，未於相當時機嚴厲命令騎兵軍對波蘭第三軍背後參加決戰，亦係失敗之一原因也。

蘇俄方面之指揮錯誤，明白表現集中作戰之一切危險，波軍似宜利用內線以取攻勢，因對於此種作戰再無更有利之條件故也。但波軍未嘗如是，而忽又以爲在基輔固守其兵力過於擁塞，易招致危險，波蘭第三軍軍長於最後時機奉到統帥部命令，着其立即撤退，以逃出敵軍包圍，其往伊斯科洛士特之退却道路僅爲薄弱敵兵阻絕，波軍得開放之而退去焉。

阿比西尼亞戰爭時墨索里尼訓令義軍統帥部云：「此役非勝不可，且須速勝！」故最高司令官之主義，乃努力實施準備完善之大會戰，以求迅速完全殲滅敵軍。就學理上

原則言之，爲達此目的計，以由多方面集中攻擊爲最有希望，而義軍深知其現代兵器之強大優勢及自己指揮較佳，亦甘冒與此有關聯之危險，因此阿比西尼亞戰爭中屢次使用是種作戰方法。一九二六年二月半昂得爾塔 *Enderā* 會戰時，木魯菲塔 *Mulughietā* 酋長之阿軍以主力據守阿木巴 *Amba Aradam* 山嶺，巴多格里歐 *Badoglio* 元帥對之施行雙方包圍。此種作戰並非毫無危險，參加會戰之兩軍應由東方及西方包圍阿木巴山之巨大堡壘，並最後由分離前進在山嶺南方會合。因作戰須在極困難之地形內實施，故巴多格里歐元帥令兩軍團於會戰開始前接近山嶺，使包圍作戰能於一日內實現，藉以減少敵軍對抗之危險。

但雙方包圍未得實現，蓋敵軍不等候包圍之完成，而於義軍兩軍團匯集於其退却線以前卽由陣地撤退也。但拉斯木魯菲塔軍之殲滅仍由義大利空軍達成之，因繼續多日而不間斷之空中追擊，遂使敵軍退却變爲無秩序之潰逃。假令當時有現今多數國來中正在發達之空軍陸戰隊，則對於昂得爾塔會戰可覓得良好用途，卽可於阿比西尼亞軍尙固守

陣地時以之施行背後攻擊是也。處此情況在敵軍背後着陸之空軍陸戰隊勿庸兵力特別強大，即降落薄弱部隊，苟堅決指揮之，亦能增高敵軍方面之恐慌，而促決戰之迅速成功也。

巴多格里歐元帥極注重實戰戰略上之會戰，以殲滅北正面之其餘阿軍，此方軍隊係在特木比亞 Tembion 之卡薩 Cassa 會長所屬部隊及在石勒 Schire 之伊米魯 Immiru 會長所屬部隊。殖民地戰爭史中同時使用五軍團於一寬二百五十公里之正面上，以此役為第一次；其前進方面係由南往北暨由東往西與由西北往東南，故作戰之指導要領乃由各方面攻擊，以圖完全殲滅敵軍。阿軍不成集中配備而分為兩兵團，因此義軍總攻亦於二分戰場上演成兩個會戰。

義軍在特木比亞會戰與石勒會戰中雖未達成最高戰果而殲滅敵軍，然吾人如想像地形極端困難，則對於義軍之勇敢迂回機動當亦驚歎不置。嗣於一九三六年二月杪復發生特木比亞第二次會戰，此次第三軍團及依勒特利亞 *Ititola* 軍團由相反方向對卡薩會

長與塞猶木 Sejm 酋長所指揮阿軍之正面及背後前進。分離之兩部兵力計畫在半途阿比亞的 Abbi Addi 會合，實際於會戰第三日亦得按照預定方法達到會合目的，結果卡薩與塞猶木之部隊潰不成軍，在難行的小路上逃竄，以避免死亡與被俘，而空軍亦於此處促其潰散。

一九三六年三月初對伊米魯所率阿軍之石勒會戰，義背亦由相反方向前進攻擊。由東方前進之第二軍團已位於敵軍近側，並應通過比較容易行走之地區，由西北方約三倍距離處前來之第四軍團，則須通過廣大之荒僻地域，該地帶從前永無軍隊經過，且地形極不規則，並有密茂之生長物，該軍團之糧秣應全由空中路線補給；兩軍團前進之共同基準點爲科耶查 *Cokerá* 高山。

巴多格里歐元帥對於石勒會戰之開始狀況發表意見，謂義軍兩大單位與敵軍間之兵力及空間時間比例俱不相同，因此兩軍團之集中作戰非常困難。職是之故，巴多格里歐親往戰場，以便自己能隨時授予兩軍團以必要命令，此舉洵足爲模範。第二軍團旋遇頑

強抵抗，第四軍團之前進期遭受極大困難，則後兩軍團未達到在共同戰場上協同動作之目的，蓋阿比西尼亞軍在正面被第二軍團猛烈攻擊，在背後又受第四軍團前進之威脅，於兩大部隊完成會合以前即開始退却也。

據義軍統帥之見解，阿比西尼亞戰爭乃可得關於將來用兵大教訓之戰爭，即非殖民地戰爭亦然。但無論如何，史蒂芬軍事學理中之大軍統帥主要法則，已由義軍之勝利而完全證實。關於吾人所研究之分離兵力協同動作問題，亦十分贊成巴多格里歐元帥之議論，該氏根據阿比西尼亞戰爭經驗要求高級指揮官具有特別性能，其言曰：「運動戰除要求一切指揮官尤其高級指揮官有他種性格外，並要求具有自信力與負責心，簡言之，即稱爲果斷者是也。指揮官縱受完美之教育，然苟無果斷，則不敢爲或失連繫及必須超過其單位通常範圍之企圖。」

世界戰時在有史蒂芬大軍統帥特徵之各大會戰中所得之經驗，亦與義大利元帥無異。集中作戰之成敗，常間於一髮，而需要統帥及其下級指揮官有高度之勇敢及負責心，

苟無此性格而不能於緊要時機，將決心見諸實施，卽有最佳學理，亦無濟於事也。

現今之中日戰爭，其作戰步驟，顯然極受雙方軍事價值不相等之影響。日軍之指揮，甚爲大膽，前進時保持各縱隊之分會，——一部距離甚遠！——以圖在戰場上始行會合。華軍方面則因裝備劣勢及指揮官不諳練，迄今未嘗利用內線，以對日軍施行危險之反攻。此戰爭雖有特殊情形，但仍可由其迄今經過，證實吾人關於集中作戰之研究結果，此種戰例甚多，茲僅舉一二如左：

一九三七年秋季上海附近之長期戰鬥，大體係在正面上遂行，迨日軍猝然在乍浦東北登陸，向華軍背後突進，該方面戰事遂忽焉終止。日軍由相反方面推進集中攻擊，其效力甚爲偉大，以致從前極勇敢之華軍抵抗，完全崩潰，其實施退却之情形，特別不利，非與以前戰鬥正面成垂直退却，而向側面撤退，——及到南京附近，始停止後退。是役日軍雖未能包圍華軍較強大兵力，然亦可謂獲一勒普士格式之大勝矣。

促成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會戰之日軍外線作戰，其計畫特別勇敢（參觀附圖十九）。

。日本各支軍，依照一八一三年秋季戰役之模範，由相反方向前進，以圖由北方與南方，攻擊位於徐州地區之華軍。中國軍之最重要退却道路，係向西方，日軍對此分遣摩托化縱隊，南方兵團派遣者比較強大，北方兵團派遣者比較薄弱。

徐州會戰未能包圍華軍之強大部隊，而達成日軍所企圖之殲滅勝利，蓋所張捕網之眼過大，日軍各比較薄弱縱隊間，有廣大地域未經占領，華軍遂得以其主力逃出為彼設置之包圍圈也。

迄今在中國所以無殲滅戰者，諒由於日軍所用兵力對地域比例過於微小之故。中國戰場極為遼闊，戰鬥行為之重點，通常在大道附近，而日軍兵力每不足以確實監視或控制各大道間之廣大地區。日軍由多方面前進之作戰，不能在目的地會合全體兵力，而往往分解為多數局部戰鬥，故日軍指揮部，雖顯然以極大膽量，按照毛奇與史蒂芬之教訓行動，但迄未達到完全殲滅勝利之頂點焉。

九、結論

吾人試綜覽最近戰爭中之集中作戰，則知史蒂芬伯爵軍學教訓內關此之法則，已由實際戰爭，獲得證明。曩昔適用之大軍統帥方法，苟適合戰爭之許多變化，則復可以之制勝，此與史蒂芬所謂「戰爭中每一場合應按其特性觀察研究之」之教訓實相符合。此種方法一爲內線作戰，其他爲「戰略上魯騰」；但用雙方包圍及背後攻擊之最完善方式，有最大效力，此卽史蒂芬教訓所謂依照坎拿或勒普士格會戰之由多方面攻擊，若欲再增高殲滅思想，實際恐不可能。故未來戰爭中統帥亦將時常注意是種會戰計畫，不過其實施鮮能達到完美之地步耳。但現代大軍之編制與裝備有重大變更，將來可望集中作戰之經過，能較最近時代更爲迅速，因此利於達成殲滅敵軍之真正決勝會戰。時代潮流之趨向，無疑於最近將來戰爭中適用墨索里尼之言：「非勝不可，且須速勝。」然真正速迅

決勝之最大希望，莫過於史蒂芬所教訓之坎拿式會戰計畫，凡有此可能者，應使用集中攻擊，要知是種戰略方式乃求殲滅勝利之最有效方策也。

許多徵象，表示外線作戰之希望，在晚近二十年內——自世界戰與俄波戰爭以來——更爲樂觀，且此種發展，尙未結束。法國兵學家約米尼反對外線作戰之主要理由——各高級指揮官與各分離行進縱隊間缺乏連絡——，今已不復存在，現代通信工具可以確保作戰之連繫，並能實行嚴格之指導。在外線前進之軍如有空中優勢，則其指揮官能襲擊敵軍；另一方面空中搜索及地上摩托化搜索，結果可使集中作戰者不受積極動作之敵軍襲擊，而令其能依乎敵情。調整分離兵力之運動。曩時部隊分離及戰場廣大之危險，今日雖仍存在，然已較前微少。現代軍隊有較大運動性，容易迅速移動兵力，適時支援被威脅之部隊，及在決勝點集結主力，因此能迅速出敵不意實施決勝之打擊，而利於外線作戰在較多於內線作戰，蓋由外方前進者較諸居內方者少受地域之限制，且在內線作戰者需要迅速決勝，而現今兵器之抵抗效力不常容許之也。故戰爭性質之變更，使克勞

塞維慈所主張之見解稍減殺其意味，即所謂「強大集結及內線之利，較集中攻擊方式者更爲顯著，且多半更易制勝」是也。世界戰前高爾慈男爵與石里昔亭將軍即認識此點，兩種主要戰略方式之相互關係顯然已有變更，擁聚強大兵力，較諸甚或過度之分離，更屬危險。且自摩托加入陸戰之指揮後，使此種發展更爲有利，而狹小配置者，易招致敵軍以閃電速度，投以捕網及奪其作戰自由之危險。不寧惟是，新興之兵種——空軍陸戰隊——能施行立體包圍，將來戰爭中大可利用之。如敵軍企圖逃避由多方面推進之攻擊，則空軍陸戰隊特宜在背後攻擊或破壞退却道路，以圓滿雙方包圍之成果。史蒂芬認爲完成殲滅戰所必需之包圍敵軍，在晚近戰爭中成功者殊鮮，緣對背後之兵力或太薄弱，或完全缺乏也。將來指揮大軍時如求完全勝利，必須顧慮此着眼點，而新兵種——快速部隊或空軍陸戰隊——可爲達此之工具，因此兵種有偉大之前進速度與襲擊效力，利於對敵軍背後動作故也。

從前關於作戰區域大小之尺度，因現代技術而發生變化，摩托有縮小地區之功效，

其影響及於兩主要戰略方式，而利於外線作戰者多，利於內線作戰者少。如世界戰時波蘭戰場之戰例所昭示者，由不同方向分離前進，兵力之協同動作，實有限度，但因陸軍摩托化之發達，而此限度顯然擴大，將來戰爭時當能容許世界戰時認為不可能之協同動作。反之在內線作戰者，益難於一處博得完全勝利以前，使敵軍長時分離，而此乃現代內線作戰所必要者也。一九一四年夏季戰役中，在加里西亞及維士杜拉河地區之奧匈軍，未能克服困難，普雷散 *Przed* 將軍在阿爾格斯河 *Altes* 畔會戰時，亦歸失敗，蓋曲內 *Kühne* 兵團於多瑙軍被澈底擊敗以前，進入戰場也。今日在內線戰鬥者之最大危險，莫過於捲入失望之戰鬥，使在外線者得時間之餘裕，以緊縮其作戰區域，並最後進行集中攻擊。波希米亞 *Böhmen* 作戰地區之廣大，在一八六六年諒尙容許內線作戰之有效實施，然今日是否猶屬可行，誠有疑問。德軍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進兵奧境，假令當時遭遇抵抗，則同時由北方西方與南方開入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 *Mähren*，預料必能迅速包圍敵軍也。

外線作戰，將來亦希望有地上及空中之數量上與質量上優勢，但具有絕對優勢者，勿庸以普通勝利爲滿足，而能達到最高任務，可利用集中作戰方法，以求對敵軍全體兵，或其主力之殲滅勝利。

世界戰時中歐同盟國許多作戰受史蒂芬芬軍學教訓之極大影響，而吾軍在運動戰中之最大勝利，實賴適當運用其所授予關於由多方面攻擊之法則，此乃毫無疑問者。論者謂世界戰時倘更熟攷史蒂芬芬伯爵之教訓而切實遵循之，則許多普通勝利當可擴張爲完全殲滅勝利，反對此語者諒亦爲數不多。史蒂芬芬教育養成大軍指揮之果敢，而予吾軍以較敵優越之地位，同盟軍東方各統帥用兵術之特徵卽在此，舉凡坦能堡會戰，科馬羅夫 *Komarov* 會戰，洛得士 *Lod's* 會戰，里馬諾瓦 *Limanowa* —— 拉伯諾夫 *Lapanow* 會戰，馬蘇湖冬季會戰，維爾納 *Wilna* 會戰，紹倫 *Schaulen* 會戰，黑爾曼城 *Hermannstadt* 會戰，阿爾格斯河 *Arges* 會戰之指揮，苟無史蒂芬芬之教訓以爲指揮官準備，豈能望此豐功偉績哉？故坎拿學理，雖不常達成完全殲滅會戰，然在實際戰爭中非常適用，且已收

穫豐富之戰果。

以分離兵力作戰之弊，成立此種戰略方式時即發見之，今日亦尙存在，即以分離縱隊前進需要有紀律有訓練且明瞭統帥企圖之下級指揮官是也。現今大軍增多，兼之技術影響，逐漸加大，要求高級指揮官受高深之教育，並對於技術有深刻之認識。故高級指揮官及參謀官之訓練，須使其通達大規模作戰情況，並深造其對於大軍統帥任務之知識；曩時或有一統帥即足，今則不然，而應努力選拔許多將材，以預定作統帥之用，并令其準備是項任務。

附註：適於大軍統帥人才之多寡，可以度量一軍之智力，吾國（指德國）鼎盛時代——毛奇元帥時代——將材濟濟，魏爾地（Verder）將軍曾在其「戰爭研究」中縷述各將之名，除毛奇外有六人，按其意見俱堪於一八七〇年勝全軍總參謀長之任。毛奇時代末期將材猶未衰謝，據石里普亭云，毛奇元帥會開一名單，列舉彼認為將來適宜接任其位置之將帥。

克勞塞維茲謂集中攻擊雖比較冒險，但常為比較有功效之方式，此語並不受時代之

限制。凡統帥欲迅速決勝者，應致慮是否因有物質上與精神上優勢而可冒此種作戰之危險，以及戰爭之一般情形，是否利於斯種作戰方法。但外線作戰仍屬冒險企圖，卽坦能堡會戰亦不乏大危機，魯登道夫將軍深知自己狀況之極端危險，於會戰開始時報告最高統帥部云：「惡劣結局非不可能」，由此可恍然矣。向敵軍側面或背後前進之部隊往往感覺自己受威脅，因恐被切斷，遂行停止或回轉。故凡欲以確實把握戰勝而不冒危險者，儘可捨此勇敢統帥方法，而於會戰前集結其兵力；如是或將獲得普通勝利，但決不能博取殲滅勝利。反之，統帥如企圖包圍其敵軍而殲滅之，則將以其兵力爲此勇敢冒險之作戰，史蒂芬云：「求大勝者常應有所敢爲」，旨哉言乎！

附圖一至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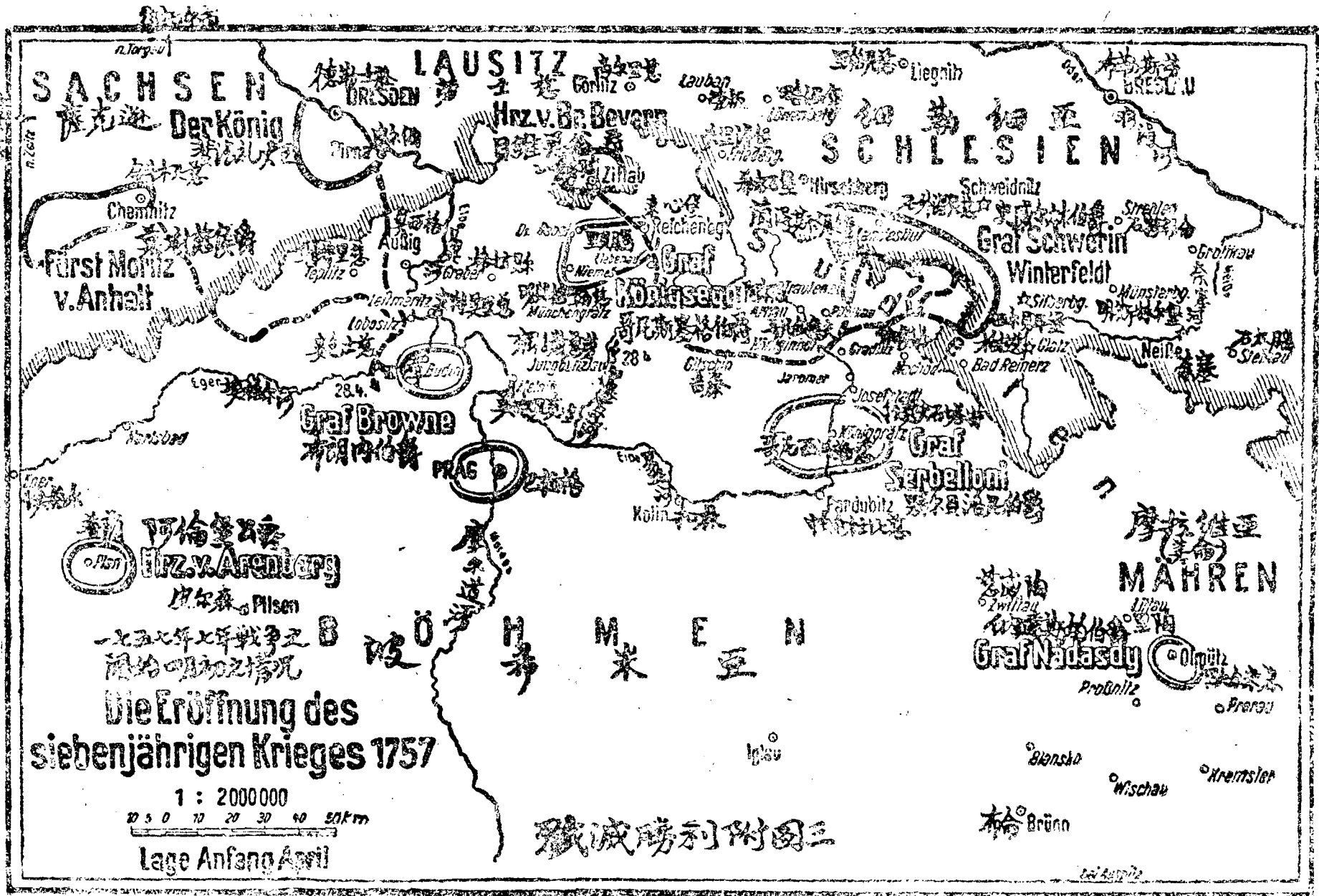
殲滅勝利

一四二

殲滅勝利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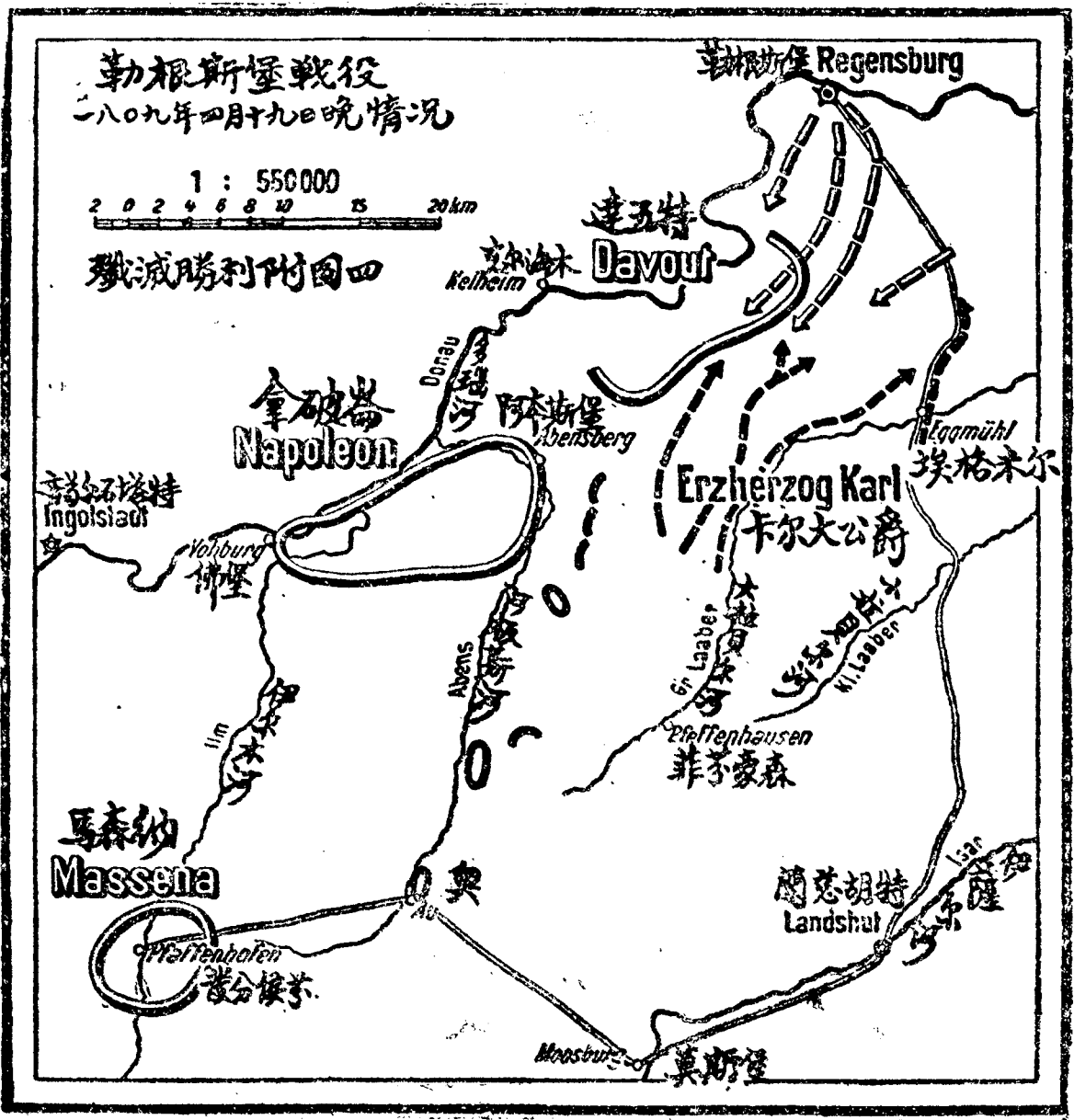


戰滅勝利附圖三

勒根斯堡戰役
一八〇九年四月十九日晚情況



戰滅勝利附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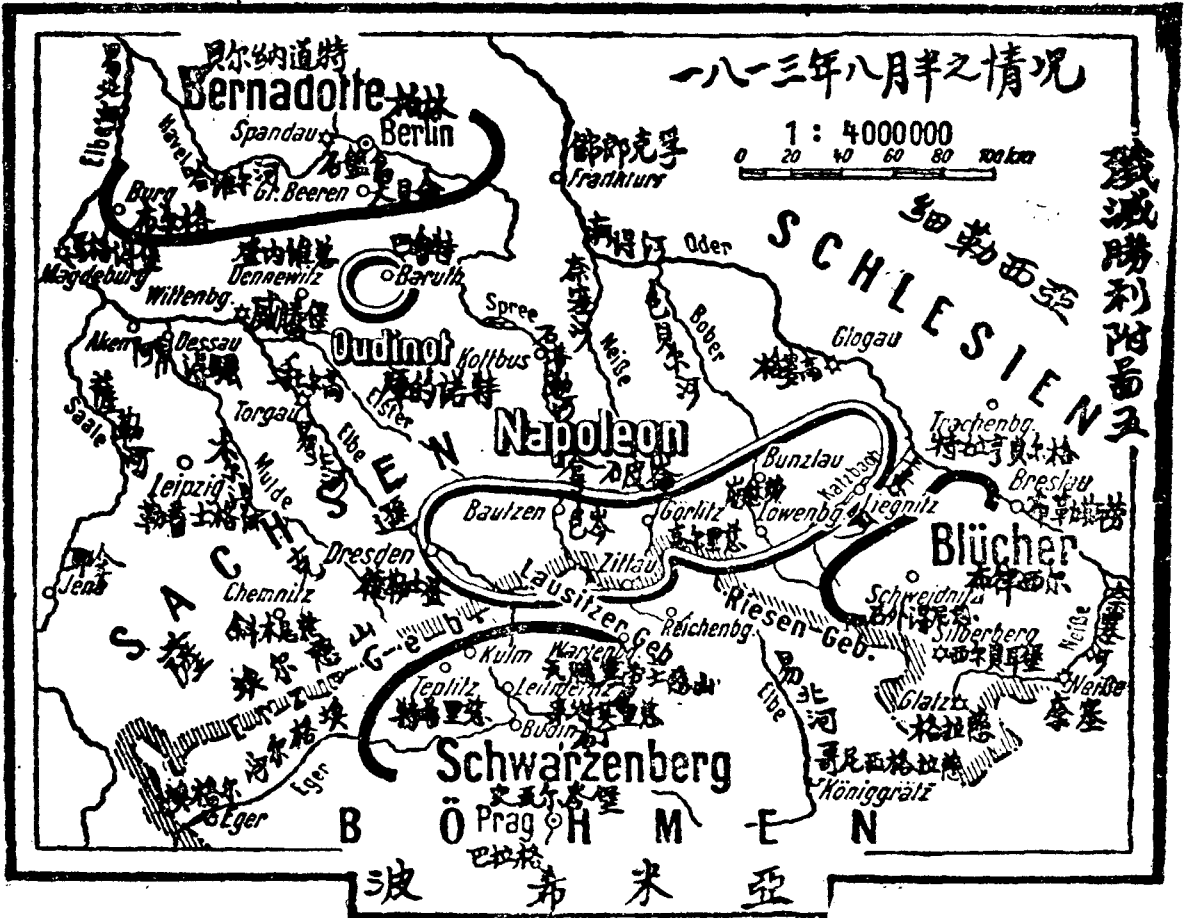


一八三年八月半之情况

1 : 4 000 000

0 20 40 60 80 100 k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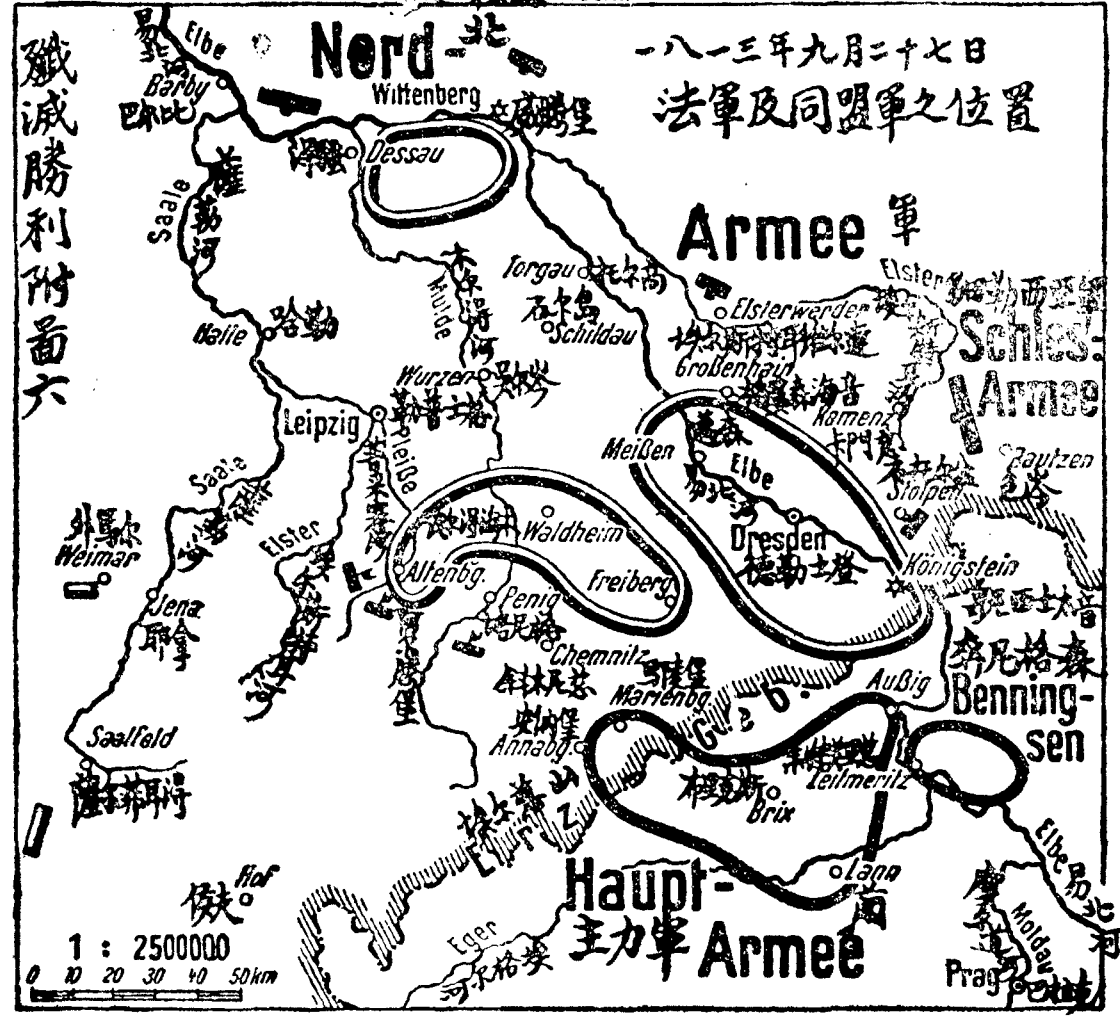
波蘭勝利附圖五



n. Berlin

一八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軍及同盟軍之位置

殲滅勝利附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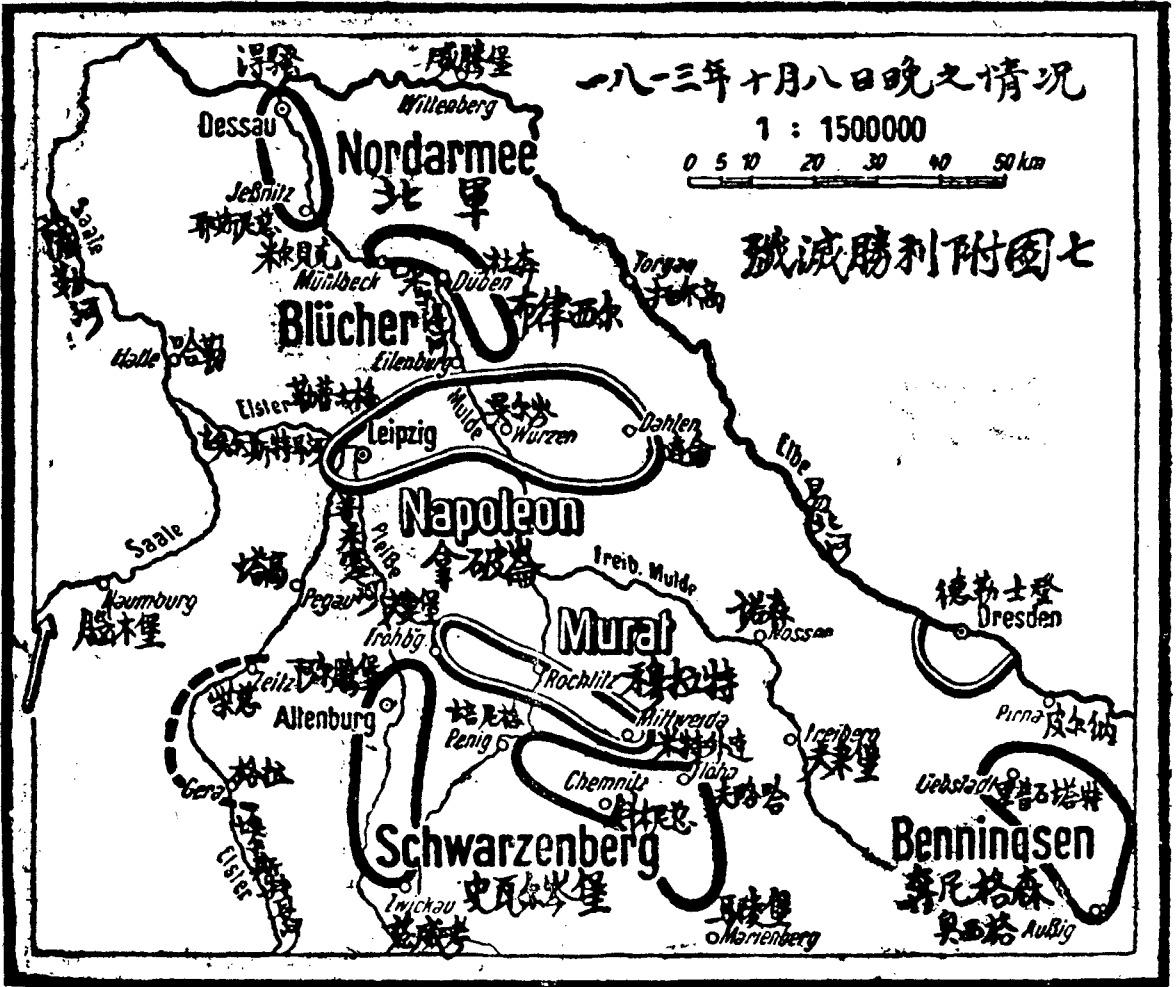
1 : 2500000
0 10 20 30 40 50 km

一八三年十月八日晚之情况

1 : 1500000

0 5 10 20 30 40 50 km

七图附胜利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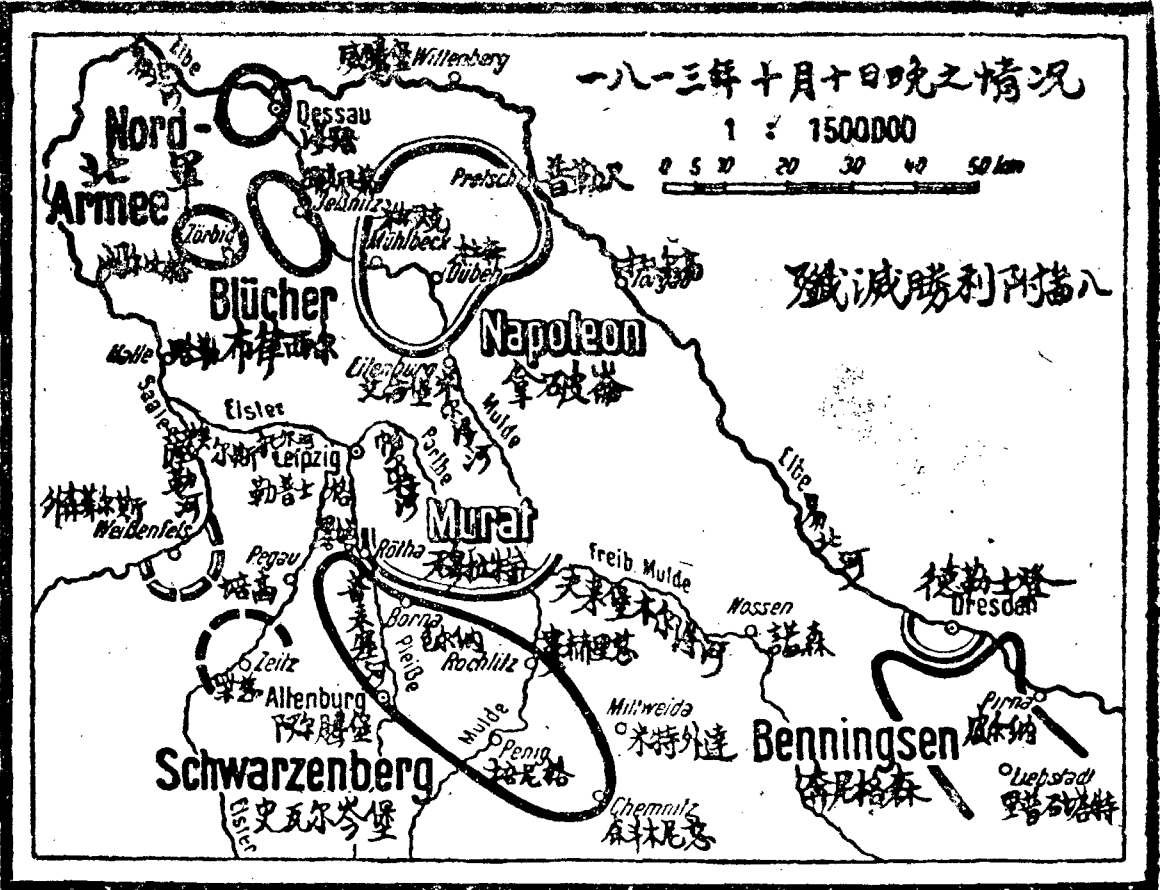


一八一三年十月十日晚之情况

1 : 1500000

0 5 10 20 30 40 50 km

俄滅勝利附圖八



Nord-Armee

Blücher

Napoleon

Murat

Schwarzenberg

Benningsen

Willenberg 威林堡
Dessau 德绍
Torgau 托高
Torbüch 托布希
Jahnitz 雅尼茨
Mühlbeck 穆尔贝克
Tübbau 图堡
Preitsch 普赖施
Eilenburg 艾伦堡
Mulle 穆勒
Leipzig 莱比锡
Pöhlitz 波利茨
Weidenfels 维登费尔斯
Pegau 培高
Rötha 罗塔
Freib. Mulde 弗赖堡穆尔代
Nossen 诺森
Zeitz 采茨
Altenburg 阿滕堡
Borna 博纳
Rochlitz 罗希利茨
Mulle 穆勒
Penig 佩尼格
Chemnitz 舍尼茨
Elbe 易北河
Dresden 德勒斯登
Pirma 皮尔马
Leipstadt 莱普施塔特

拿破仑胜利时之德意志

Nord-Armee

北军

Landsberg

Oelitzsch
浮里意

Düben

Lindenhayn
林登海音

Eilenburg
艾伦堡

Sennowitz
森内维兹

Halle
哈勒

Merseburg
美尔塞堡

Großkrugel

Schkeuditz
正德的斯

Blücher

布吕歇尔

Lindenthal
林登塔尔

Napoleon

拿破仑

Leipzig
莱比锡

Nordhausen
诺德豪森

Wachau
瓦豪

Brandis
布兰迪施

Schladebach
施拉德巴赫

Markranstädt
马尔克朗斯泰特

Elster
埃斯特河

Pleisse
普莱塞河

Parthe
帕提河

Naynholz
奈恩霍夫

Schwarzenberg
施瓦岑堡

施瓦岑堡

Lützenau
吕滕瑙

Köhring
科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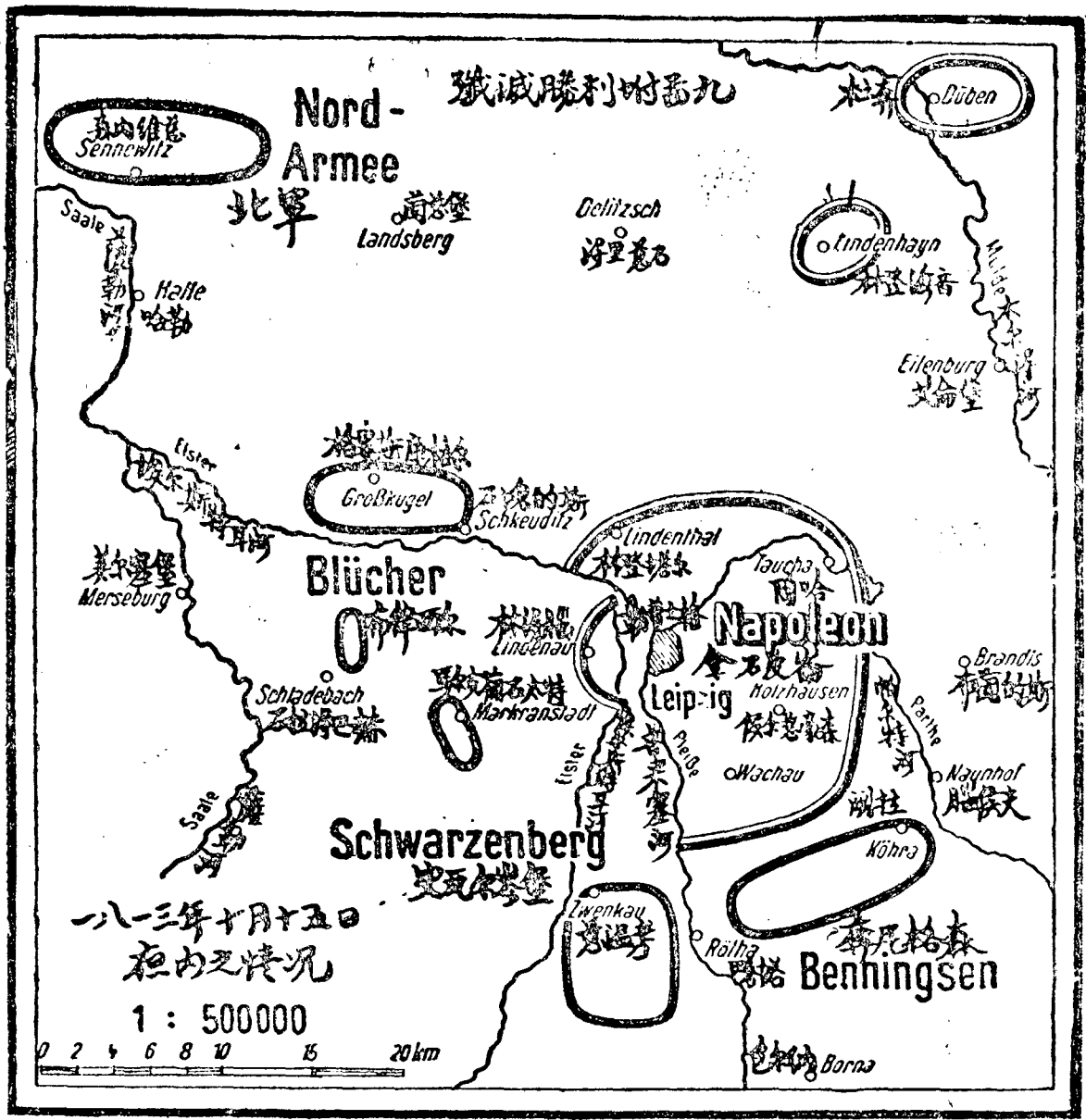
Benninghausen
本宁豪森

Borna
博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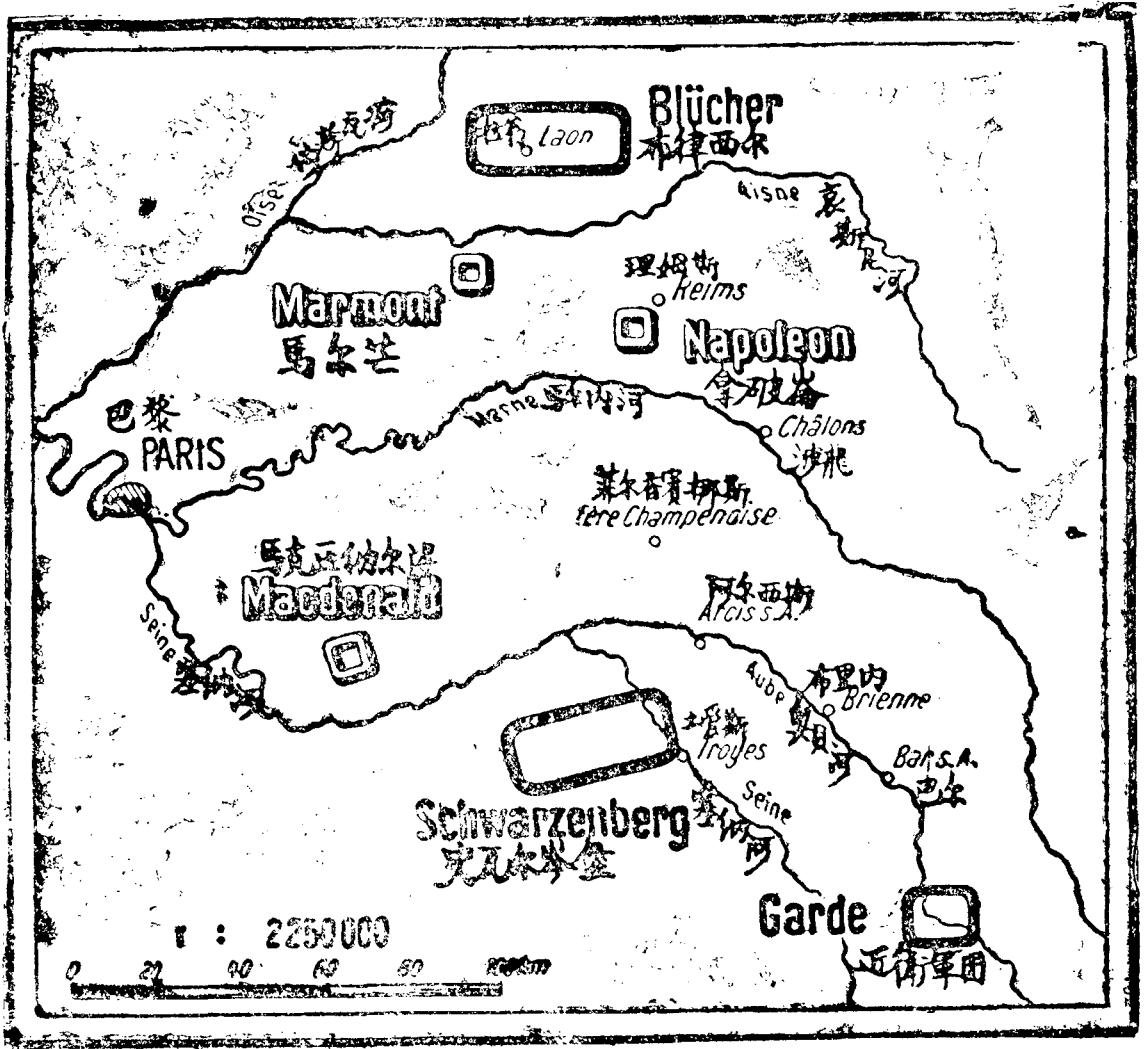
一八三三年十月十五日
柜内之情况

1 : 5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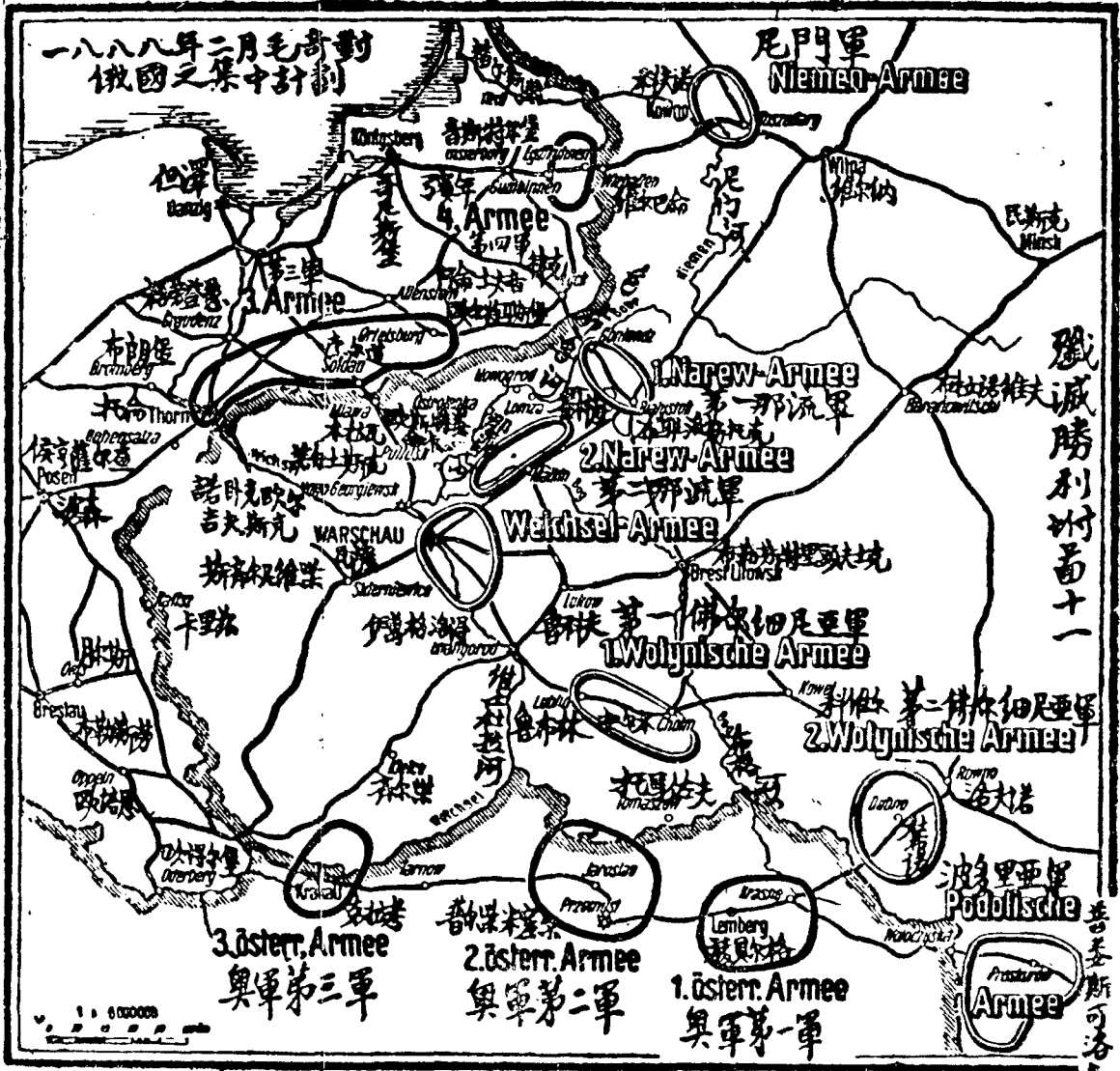
0 2 4 6 8 10 15 20 km



一八一四年三月半拉翁會戰後之情況



一八八八年二月毛奇對
俄國之集中計劃



殲滅勝利計畫十一

普魯斯可法夫

一八九五年美普答定
部之野戰中

普爾斯特

科倫

科倫

維也納

Niemen-Armee

俄軍

德國東方軍
Deutsche Ostarmee

OSTPREUSSEN

Narew

Armee

BOG-Armee

科倫

俄軍勝利地圖

Südwest-

Armee

西南軍

österr. Hauptarmee

奧國主力軍

Öster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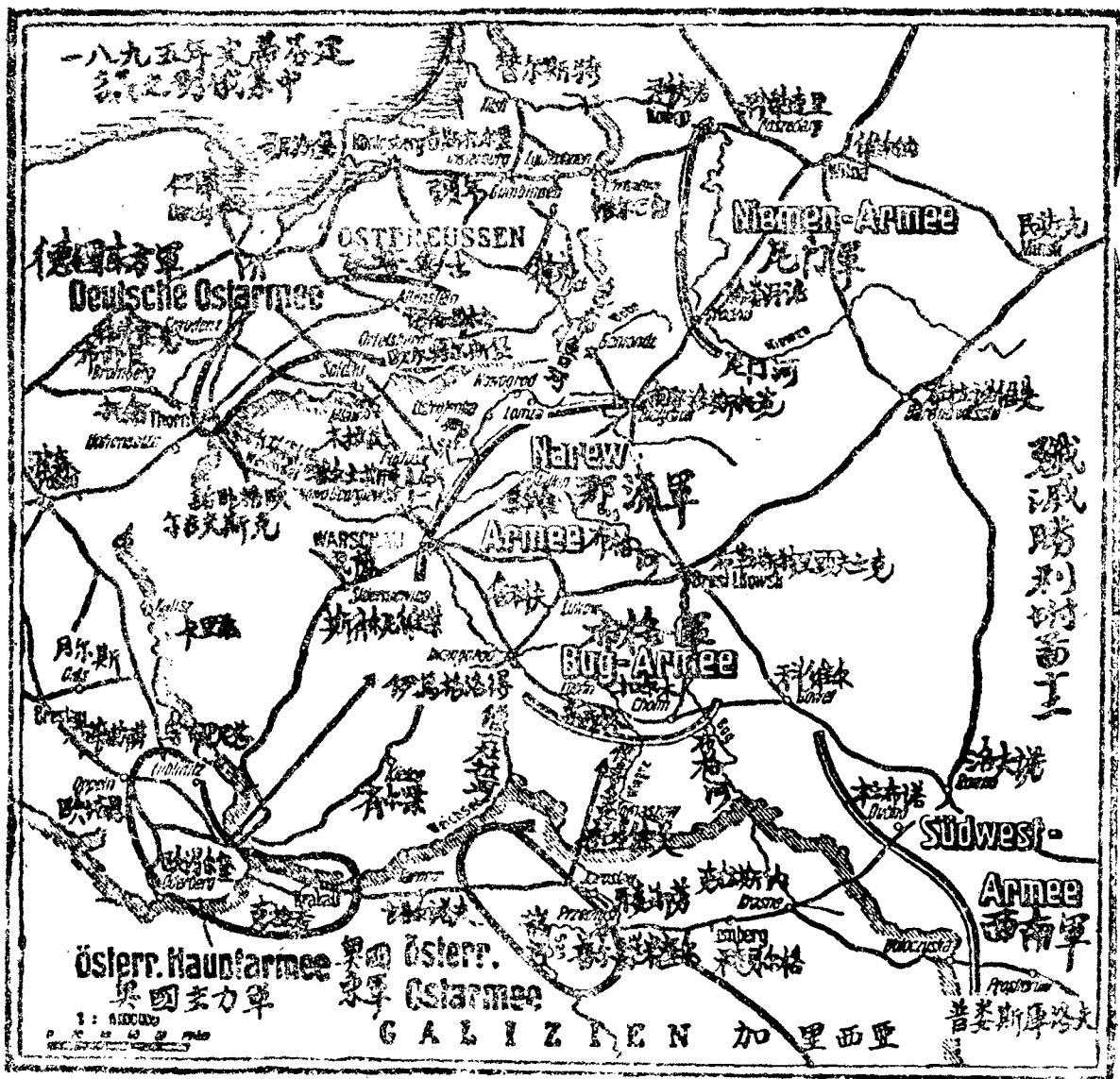
東軍

Ostarmee

GALIZIEN 加里西亞

普萊斯庫夫

1: 1,000,000



對俄正面

一九一五年六月廿二日之情況

殲滅勝利方面十三





一九一六年七月對羅馬尼亞戰役

戰滅勝利討苗十六

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九日之清况



馬肯孫方 第... 面軍



Bierätschew
Ukr. Res. Brig.
Etappen Komp.
烏克蘭預備旅
兵站連

步兵營
2 Baone
Pawloloisch
Pawlohrad
Pawlohrad

騎兵師
3 Baone
Matysze
Bjelaja Zerkow
布耶拉牙柴爾科夫

騎兵師
5 Baone
Skwirka
Antonow
Berezna

Kagarlyk
Olschonzka
Karapischi
Miranowka

Gr Jakir
牙基爾兵團

Karjew
Dnjepr
聶伯河

Tscherkassy
Korbun

Gorodischtsche
Suda
166 Km
60 Km

Starokonstantinow
Wojtowcy
Chmjelnik

Kalinowka
Janow
Winnitza

3 Kav. Brig.
13. J. D.
Pogrjebischtscha
Pogrebischtscha
第五步兵師三分

Novochinastow
Bob
Wolodarka
Tetijew

Stawischtsche
Opjatijory
Lipjanka

Boguplaw
Korbun

Lipjanka

Swjenigorodka

Kijemjentschug
Tschigirin
克里門楚克

135 Km
73 Km
41 Km
83 Km

Zmerinka
6. A.
第六軍

Lipowjetz
里波維茲
Lipowjeta

18. J. D.
第十八步兵師
Lintaj
林齊

Oratowo
Lukaschewka
Buki

5
裝甲列車第五隊
Monastyrischtsche

Swjenigorodka

Ljebjedin

80 Km

72 Km

72 Km

次美林卡
Zmerinka

布格河
Bug

12. J. D.
第十二步兵師
Bratzlaw
Talschin

Gajbin
Gubnik
Trobjantschik

63. Brig. 2. Sch. D.
21. Brig. 1. Sch. D.
第七步兵師第二旅

Est. chriptinowka
烏曼
Uman

Talioje

Szinjwcha

Jelisawjetgrad

80 Km

Wapniarka
Tomaschpol

Ukr. Tr.
烏克蘭部隊

Kijashopol
60. Sch. D.
第六十步兵師
Obodowka

8. Kav. D.
騎兵第八師
Tjernowka

Olwiopol

Balta

Olwiopol

Olwiopol

Olwiopol

Olwiopol

Jaruga
Jampal

Soroki
Dnjeper
聶斯德河

41. Sch. D.
第四十一步兵師

Balta

Balta

Balta

Balta

Balta

Balta

Balta

1 : 1000.000
0 5 10 20 30 40 50 km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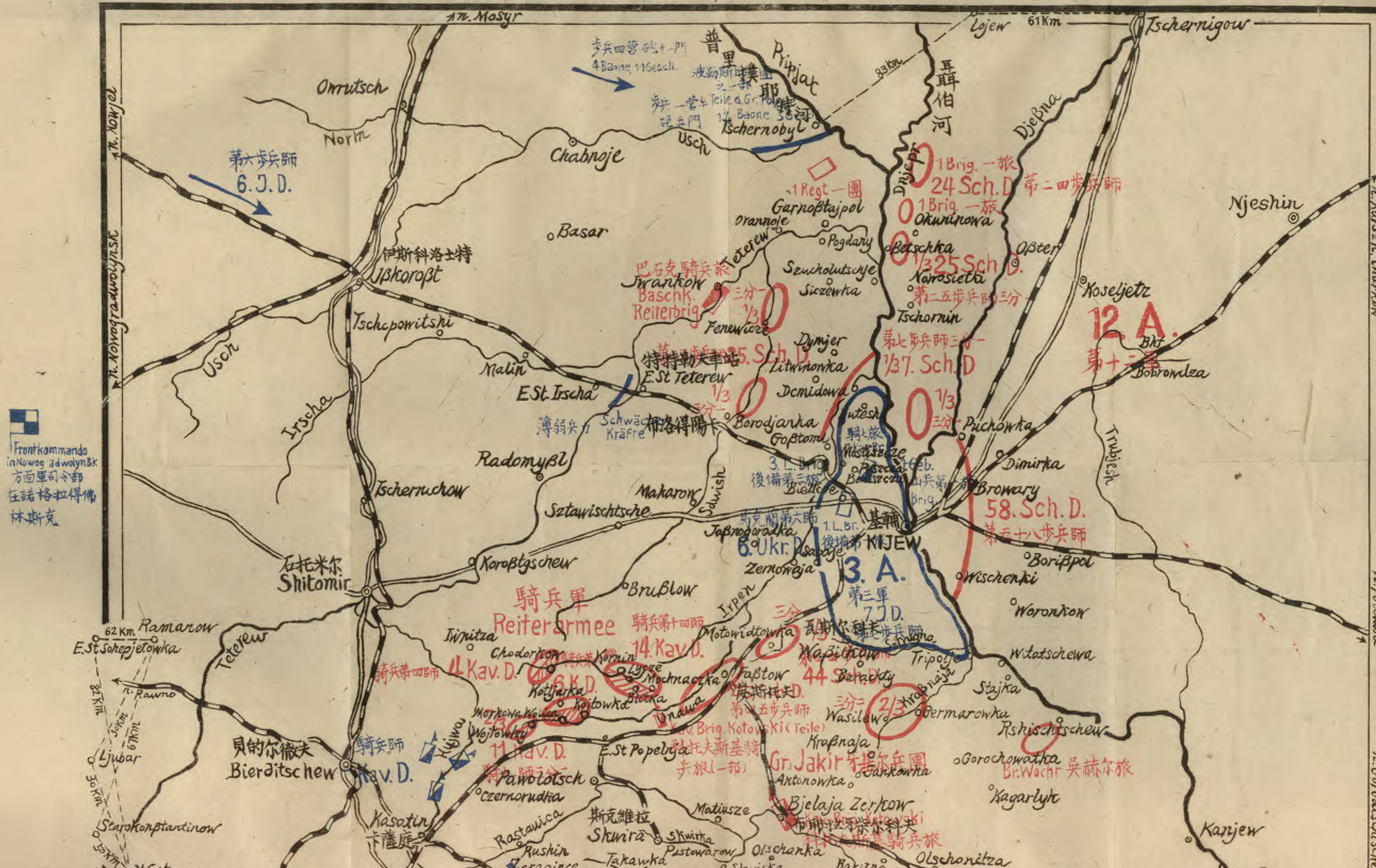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聶斯德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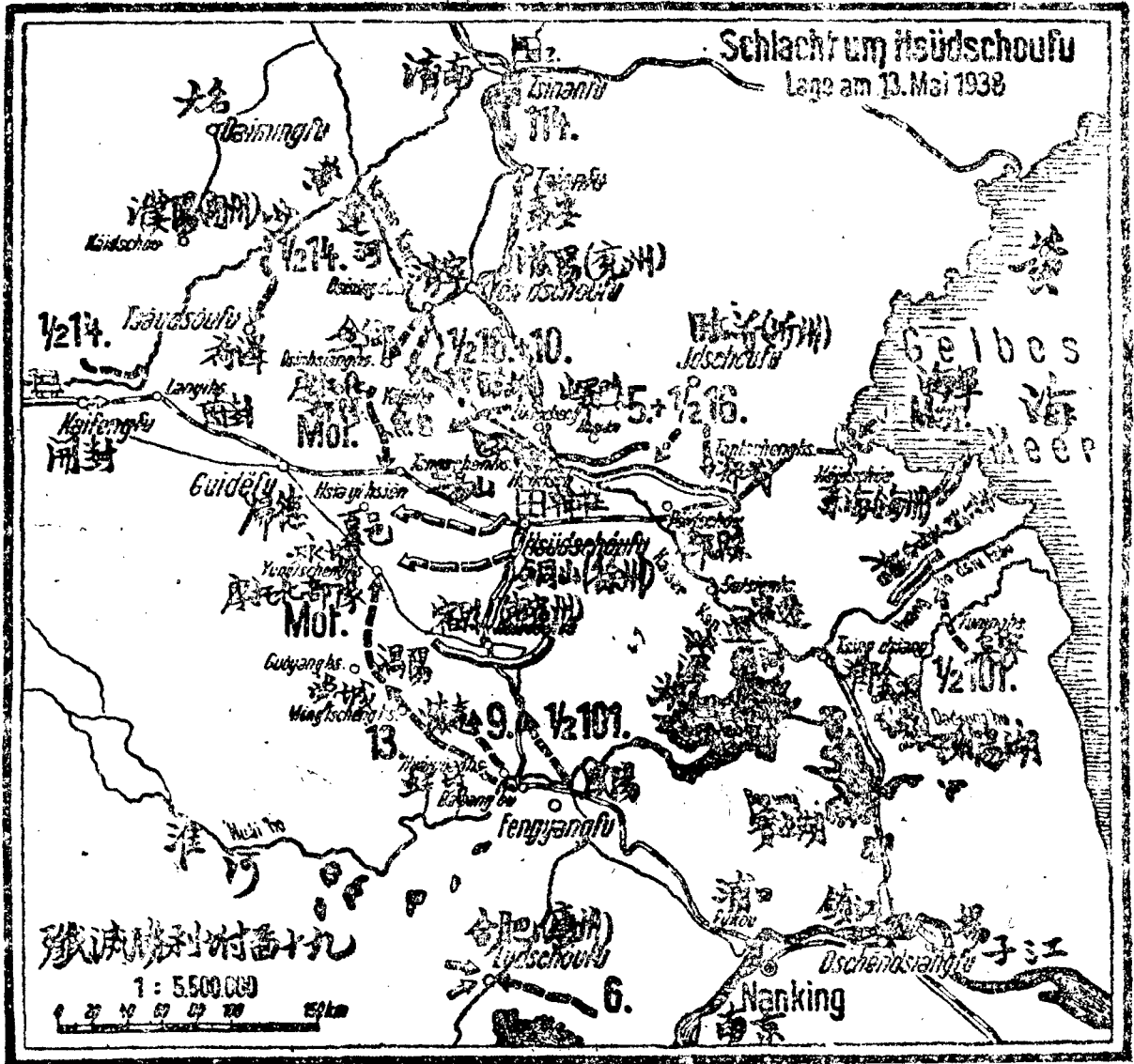
聶斯德河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日之情况





徐州會戰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情況



殲滅勝利正誤表

| 原敘第二頁 | 譯者序第二頁 | 頁次 | 行數 | 字 | 數 | 誤 | 正 |
|-------|--------|----|----|-----|---|----|----|
| 一 | 一 | 一 | 一 | 逆五 | 五 | 不明 | 解 |
| 一 | 一 | 一 | 一 | 逆六 | 六 | 不明 | 能 |
| 一 | 一 | 一 | 一 | 逆三 | 三 | 不明 | n |
| 二 | 二 | 二 | 二 | 七字下 | 七 | 應添 | 北 |
| 六 | 六 | 六 | 六 | 逆三上 | 六 | 〃 | 〃 |
| 七 | 七 | 七 | 七 | 五 | 五 | 鈕 | 〃 |
| 一 | 一 | 一 | 一 | 逆九 | 九 | 一 | 刪去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八 | 八 | 週 | 適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一 | 一 | 不明 | 各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四 | 四 | c | e |
| 一 | 一 | 一 | 一 | 逆一四 | 四 | ü | n |

六〇 五六 五五 五五 五三 五二 五二 五二 五二 四九 四九 四八 四六 四五 四五 三八 三七

一三 一三 一三 六二 一三 一三 四一 九一 九九 四四 五五 六三 七三 六六

逆七 一三 逆一 逆四 逆三 逆四 逆六 逆三 逆六 九七 逆一 逆一 四四 七

不期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決 充

迄諾 b 志收 驗教 級指 S 早到 所取 者亞 係訣 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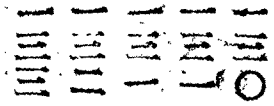
一三〇 一三〇 一二九 一二七 一二四 一二三 一一二 一一一 一〇八 一〇八 一〇五 一〇二 一〇〇 九三 八九 七〇 六三

一五二 一六一 一六七 一〇四 一七 一七 一〇四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逆一六 逆一六 逆四 逆七 逆二 逆二 八 七 八 逆三 逆二 逆六 三 一六 六 逆一五

欲 G 來 *Fasst* 鈕 c 教 礙滯 爲 不明 爾得 會諸 不明 佛 a r O

歎 C 家 *Fasst* 鈕 e 向 滯礙 如 識 爾得 會諸 卽 佛 O a S



三一九五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S41 212 0007 3127B

一一 逆 逆
五 八 八 二 八

會 則 G 背 e

H33686

離 最 C 軍 剔
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〇〇〇一—二〇〇〇）

殲滅勝利

原著者 德國艾福特中將

譯者 魏國 珽

校者 譚家 駿

發行者 陸大 出版社

印刷者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刷所

重慶磁器口斧頭岩五號

定價 每冊八十元
平寄郵包費 每冊一元
掛號費 每件二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3-156



陸大叢書第十種

H33686

80.00